



睿励人生
Right Thinking

启迪人生
智慧故事

原野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睿励人生

RUILIRENSHENG



启迪人生 智慧故事

睿励人生

RUILIRENSHENG

睿智的感悟 励志的信念



有时候生活显得无趣，那是你无趣；有时候日子显得平淡，那是你平淡；习惯是无聊的伴侣，改变是智慧的真谛。

© 原野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启迪人生 智慧故事/原野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 4
(睿励人生/王禹翰主编)
ISBN 978-7-5470-0780-8

I. ① 启… II. ① 原…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2745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博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

出版时间: 2010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春光

封面设计: 北京子之唐文化

版式设计: 张 莹

责任校对: 李守勤

ISBN 978-7-5470-0780-8

定 价: 1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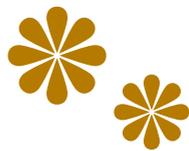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 a i 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前言



一篇篇励志故事，仿佛驾船双桨，助我们逆流而上；
一句句哲理名言，宛如驱车长策，让我们执著向前；
一缕缕感悟心语，如同智慧钥匙，开启心灵天窗；

……

品读隽永文章，体验百态人生；分享哲理故事，聆听心灵感动。《睿励人生》带给我们的是睿智的感悟，励志的信念。

本辑《睿励人生》系列丛书包括《启迪人生智慧故事》《激励人生成功故事》《思索人生哲理故事》《阳光人生心灵故事》《品格人生处世故事》《真情人生感恩故事》《坚强人生奋斗故事》《滋润人生温情故事》《品位人生经典美文》《感悟人生成长故事》十本书，包括了智慧、哲理、心灵、感恩、成长等多个方面，一篇篇意蕴隽永的哲理小故事，给心灵洒下明媚的阳光，让灵魂沐浴滋润的春雨，让年轻的我们畅游广阔的文学海洋，感受文学纯粹的美。

《启迪人生智慧故事》精选了近百篇经典的人生故事，启迪生命智慧，坚定人生目标，完善人生规划，使我们拥有更高更美丽的人生境界，在快乐的生命旅程中体验和享受智慧人生。

《激励人生成功故事》精选了近百篇经典的励志故事，弘扬理想，激励人生，励志让人生更有激情，让我们追逐梦想，穿越人生的风浪漩涡和曲折坎坷，抵达成功的彼岸。

《思索人生哲理故事》精选了近百篇意味隽永的哲理故事，为我们道尽人生哲理，拂去人生阴霾，享受朗朗晴空，铸造坚实的人生之路。

《阳光人生心灵故事》精选了近百篇积极向上的阳光



故事，似春风拂过心田，滋润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用灿烂的心情面对生命和生活。

《品格人生处世故事》精选了近百篇发人深思的处世故事，讲述人生的处世哲理，教我们领略人生之海的博大胸襟，体验人生之船的快乐前行。

《真情人生感恩故事》精选了近百篇充满真情的感恩故事，让我们学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生活，感恩是虔诚的敬重，是灵魂的感激，心怀感恩让我们珍爱生命、善待人生。

《坚强人生奋斗故事》精选了近百篇励志的奋斗故事，让我们学会坚强，努力奋斗，实现承载生命重量的理想，寻找青春生命绚烂的色彩，演绎青春美丽的梦想。

《滋润人生温情故事》精选了近百篇温暖的情感故事，让我们用心灵感知世间纯真的温暖与光明，品味幸福与温情，让爱情、亲情、友情浸润疲惫的灵魂，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释放。

《品位人生经典美文》精选了数十篇纯美的经典美文，如同一杯淡淡幽香的清茶，一位位睿智的哲人名家为我们拨开心灵的迷雾，让我们走进如痴如醉的美妙心境。

《感悟人生成长故事》精选了近百篇青春的成长故事，让我们用心体会成长路上破茧而出的痛苦，在孤独漫长的成长路上学会为自己喝彩，给自己鼓励。让青春的我们在阅读中成熟、稳重，勇敢面对未知的挑战。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睿励人生》系列丛书引领我们攀登知识的殿堂，帮助我们抚慰心灵的伤痕，开启心灵的智慧之窗，弹奏激昂的人生乐章……





Qi di ren sheng zhi hui gu shi

启迪人生智慧故事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伸手可得的苍茫

惊蛰·····	2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5
青海的云·····	8
这么小的小风·····	11
墒·····	14
伸手可得的苍茫·····	16
蜜色黄昏·····	18
河在河的远方·····	20
雪地篝火·····	22
幸福村中路的暖阳·····	25
星子缀满天空·····	28

过青龙桥·····	31
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	33
9月8日下午5点·····	35
四 季·····	38
凤凰号探测器报告：火星下雪了·····	42
放鹰记·····	45
分衣记·····	50
保姆记·····	54
服药记·····	58
回 家·····	62
送帽记·····	66

第二辑 谁动了我们的幽默

拖拉机配牛·····	72
萨如拉·····	75
取款记·····	78
姜汤记·····	82
猪笼草·····	85
冰 雕·····	88



对“哈哈”的敬意·····	91
孙艳梅·····	94
内 视·····	97
以吃论英雄·····	99
狐狸皮帽子·····	101
跟假话掰腕子·····	103
与杀虫剂无关·····	106
布袋记·····	109
花朵记·····	112
酥饺记·····	115
婆媳记·····	118
顽劣记·····	122
探亲记·····	125

第三辑 唱歌就是歌唱

唱歌就是歌唱·····	130
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	133
唯一的橘子 唯一的灯 ·····	136

公路边的多吉次仁·····	139
咋不跳舞啊? ·····	142
信任开花·····	145
寻人记·····	148
头发记·····	153
废墟下面的信 ·····	156
琥珀发卡·····	160
花有话·····	163
在雨中跑步·····	166
湘杂记·····	169
彩裙记·····	175
电梯记·····	178
父 亲·····	182
继 母·····	185

第四辑 碗不翻

碗不翻·····	190
雪里的火·····	192



勋 章	196
花瓣手	201
苹果籽	204
谁的羽毛	207
美丽的葡萄	209
曹大营长	212
鸡冠花	215
大 枣	218
宝音三	221

第五辑 南西伯利亚故事

甘丹寺的燕子	226
爱听二人转的狗	229
大 清	233
转经筒边土	237
花朵开的花	240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	245
金道钉	249

婚礼记·····	253
灵魂潜入向日葵·····	257
对岸的云彩·····	263
谁是天堂里的人·····	267
他乡月色·····	272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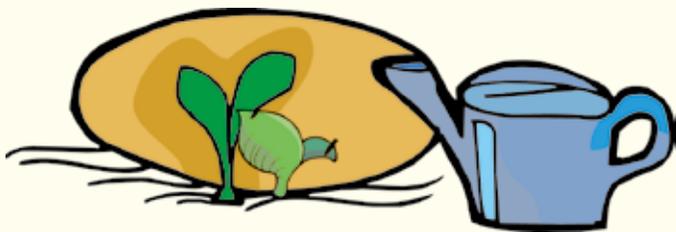
伸手可得的苍茫

SHEN SHOU KE DE DE GANG MANG

我抱膝面对西天而观。
太阳的每一次落山，云霞都以
无比繁复的礼节相送，场面铺
排，如在沧海之上。在山顶观
霞，胸次渐开，在伸手可得的
苍茫中，一切都是你的，乃至
点滴。



惊 蛰



“惊蛰”两个汉字并列一起，即神奇地构成了生动的画面和无穷的故事。你可以遐想：在远方一声初始的雷鸣中，万千沉睡的幽暗精灵被唤醒了，它们睁开惺忪的双眼，不约而同向圣贤一样的太阳敞开了各自的门户。这是一个带有“推进”和“改革”色彩的节气，它反映了对象的被动、消极、依赖和等待状态，显现出一丝善意的冒犯和介入，就像一个乡村客店老板凌晨轻摇他的诸事在身的客人：“客官，醒醒，天亮了，该上路了。”

我极少大段引述别人的作品，这回则不同，上面的文字，出自苇岸^①笔下《廿四节气·惊蛰》，写于1998年3月6日，农历二月初八；天况：晴；气温：

^① 苇岸，本名马建国（1960—1999），北京市昌平县人，著有《大地上的事情》等作品。



14℃—2℃；地点：北京昌平。抄在这里为的是纪念我的朋友，一位故去六年的优秀的中国散文家。

苇岸喜欢大地。大地虽然如此之大，但许多人早已感到陌生。他们的相关记忆是：道路、地板、车、写字楼、卧房和厕所。大地在哪里？人们影影绰绰觉得它在乡下，或者藏身于五十年之前的诗集里，它的一部分暂存在公园，其余的被房地产商人暗算了，至少给修改了。

如果不记得大地，人们上哪儿去体会惊蛰、雨水的含义与诗意？农历的节气，仿佛谈天，实则说地，说宽广的大地胸怀呼吸起伏。节气的命名非在描述，而如预言，像中医的脉象，透过一个证候说另一件事情的到来。

苇岸写道：“连阴数日的天况，今天豁然开朗了。……小麦已经返青，在朝阳的映照下，望着清晰伸展的绒绒新绿，你会感到，不光婴儿般的麦苗，绿色本身也有生命。而在沟壑和道路两旁，青草破土而出，连片的草色已似报纸头条一样醒目。”

而在我的居住地，惊蛰时分，草还没有冲出来用新绿包围从冬日里走出的人们。盘桓已久的街冰却稀释为水，像擦一个东西擦不住漏汤了。南风至，吹





在脸上，是风对脸说的另一番话语，不止温润，还有情意。天气暖了，人们仍然喊冷。此际“冻人不冻水”，人的汗毛眼开了，阳气领先，反而挡不住些微的春寒。汗毛眼是人体九万八千窍孔之一，何故而开？因为惊蛰嘛。

惊蛰不光是雷的事情。雷声滚过来，震落人们身上的尘埃，震落草木和大地身上的尘埃。惊蛰不光是小虫的事，虫子终于在这一天醒了。谁说冬眠不是一种危险？醒不过来如何？以及到底在哪一天醒呢？惊蛰有如惊堂木，握在天公手里，“啪”的一声，唤醒所有的生命。

其实这一切是为春天而做的铺垫。春天尊贵，登场时有解冻、有返青、有屋檐冰凌难以自持、有泥土酥软、有风筝招摇、有人们手里拿着白面饼卷豆芽、有杨树枝上钻出万千红芽。是谁摆这么大的排场？

——春天。而惊蛰不过是迎接它的候场锣鼓，好戏在后边，像苇岸说的：“到了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人只有感受并敬畏大自然的恩赐时，才能从心里热爱生命，所以热爱大自然吧，那是洗涤灵魂的源泉。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到了夏至，雨水不再是陌生人，它们像投奔故乡的游子，踩着云彩回到夏至的土地上。

夏至，雨的声音大过河水声、庄稼拔节声、蛙声。雨说给土地的话，要在夏至这一天一夜说完，土地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对雨水而言，春秋冬三季造访土地只算做客，夏至才回到自己的家。

草毛了，从春天开始，草在雨水的定额里断断续续生长，属于计划经济。而到夏至，草逢豪雨，尽情挥霍，一边喝一边生长，还有富余的水分洗一洗



脚丫缝儿的泥。水有的是，草在风里甩去袖子上的水。白天，城里的草呆观街景，在夜里像冲锋一般疯长。以往如城堡一般的云朵全向夏至投降，化为宽大的灰筛子筛雨，减轻天空的重量。

二十四节气里边，夏至是第十个节气。公历6月22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90°，此为天文学之夏至点。这一天，按照旧学说法，阳气极至，阴气始至，太阳北至。夏至之时好像十二时辰中的午时，11~13点，阳鼎盛而催阴生。这个月，属十二生肖的午马当令，奔腾暴烈，下点雨只是小意思。卖弄一点中医学说，午时或者夏至，归于十二正经中的心经。心为火脏，刚烈蓬勃。火与心、马与午、夏与阳，都说生机勃勃之至，乃至夏至。

雨下之不够，始于夏至。雨从春天开始一天天降价，像姑娘变成妇女。春雨因播种而贵，到夏至，雨回归大众，为野草、榆树、赖毛子、青蛙、蝌蚪下到冒泡。该长的全长出来，青苔亦随之厚泽，每一寸土地都长出植物。至于花，开遍了城乡大地。雨水充沛，花是草木对天的谢忱。大地无所有，聊寄一

伸手可得的苍茫



枝花。河南的锁呐曲牌，一曲名为“一枝花”。

《素问》曰：“心主夏。”养心的人于夏宜安，食苦味，助心气。对大地来说，心是生长，是让所有的植物尽性勃发。如果有什么东西到了夏至还没长出来，就永远长不出来了。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大地母亲一手拢过雨水的子女，一手拢过草木的儿孙。这时候，大地最高兴，像看见满院子孩儿乱跑，天真无邪，比秋天的成熟还好看。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雨水让大地润泽，也让万物生长，同样只有经过汗水的锤炼才能长成坚实的臂膀。





青海的云



青海的草原像一块被雨水淋湿的毡子，太阳升起后，开满鲜花。白色的道路和毡房兜在上面，像刚刚打开的一幅地图。小鸟儿翻飞，挑选地面上哪一朵花开得更好。河流四肢袒露，是大地脱去衣衫露出的银白色肌肤。

大地洗浴时，身体在阳光下闪光，它波浪的肋骨里藏着鱼的秘密，沙蓬和旱柳走到岸边看石子底下的金属。

我开车去扎陵湖，路边草滩站着两个小女孩，手里拿野花。她们用腼腆节制笑的热烈，原来是鲜艳的衣裤被太阳晒褪色了，而腮边如胭脂那么红。这里没有人烟，两个孩子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这里的土地生长着异乎寻常的生物，



包括胭脂红的孩子。她们如同欢迎我，虽然不知我之到来。看到这样的孩子，为之情怯，仿佛配不上她们的清澈。

所谓“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句歌词在青海极为写真。大城市的人不会对外来者生出这样的邀约。纯朴的牧民，特别是孩子们笑对远方的来客，敬意写在脸上。茫茫草地上，不需要问谁是远来的人，一望即知。

说起来，想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尊敬与爱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呢？

这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关。牧人们在草场支蒙古包，地上钉楔子系绳。搬走的时候，拔出楔子，垫土踩实，不然它不长草。不长草的泥土如同有一处伤口，用蒙古人的话说——可怜，于是照顾土地。他们捡石头架锅煮饭，临走，把石头扔向四面八方，免得后来的牧民继续用它们架锅。它们被火烧过，累了，要休息。这就是蒙古人的价值观，珍惜万物，尊重人，更尊重远方的来客。

在湖边，我下车走向拿花的女孩。她们犹豫一下，互相对视一下，扭捏一下，突然唱起歌来，是两个声部，蒙古长调。

如此古老的牧歌，不像两个孩子唱的，或者说不像唱出来的。歌声如鸟，





孩子被迫张嘴让它们飞出来。鸟儿盘旋、低飞，冲入云端。在这样的旋律里，环望草原和湖水，才知一切皆有因果，如歌声唱的一般无二。歌声止，跟孩子摆摆手上路，这时说“你们唱得真好”显得可耻。

脚上的土地绿草连天，没一处伤口。在内蒙古，由于外来人垦荒、开矿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使草原大面积沙化。沙化的泥土不知去向，被剥掉绿衫的草原如同一个丰腴的人露出了白骨。失去草原的蒙古人，不知怎样生存。八百年来，他们没来得及思考放牧之外其他的生活方式。

青海的云，是游牧的云。云在傍晚回家，余晖收走最后的金黄，云堆在天边，像跪着睡觉的骆驼，一朵挨着一朵，把草原遮盖严密。不睡的骆驼昂首望远，是哨兵。到了清晨，水鸟在湖面喧哗，云伸腰身，集结排队。云的骆驼换上白衣，要出发了，去天庭的牧场。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无法用人类的渺小智慧来揣摩大自然
赐给的恩惠，我们只有投入她的怀抱才能知道
她的美。



这么小的小风

最小的小风俯在水面，柳树的倒影被蒙上了马赛克，像电视上的匿名人士。亭子、桑树和小叶柞的倒影都有横纹，不让你看清楚。而远看湖面如镜，移着白云。天下竟有这么小的风，脸上无风感，柳枝也不摆。看百年柳树的深沟粗壑，想不出还能发出柔嫩的新枝。人老了，身上哪样东西是新的，手足面庞、毛发爪牙，都旧了。

在湖面的马赛克边上，一团团鲜红深浅游动，红鲤鱼。一帮孩子把馒头搓成球儿，放鱼钩上钓鱼。一条鱼张嘴含馒头，吐出，再含，不肯咬钩。孩子们笑，跺脚，恨不能自己上去咬钩。



此地亭多，或许某一届的领导读过“醉翁亭记”，染了亭子癖。这里的山、湖心岛、大门口，稍多的土积之成丘之地，必有一亭。木制的、水泥的、铁管焊的亭翘起四个角，像裙子被人同时撩起来。一个小亭子四角飞檐之上，又有三层四角，亭子尖是东正教式的洋葱头，设计人爱亭之深，不可自拔。最不凡的亭，是在日本炮楼顶上修的，飞檐招展，红绿相间，像老汉脖子上骑一个扭秧歌的村姑。

干枯的落叶被雨浇得卷曲了，如一层褐色的波浪。一种不知名的草，触须缠在树枝上。春天，这株草张开枣大的荚，草籽带着一个个降落伞被风吹走。伞的须发洁白晶莹，如蚕丝，比蒲公英更漂亮。植物们，各有各的巧劲儿。深沟的水假装冻着，已经酥了，看得清水底的草。我想找石头砸冰，听一下“噗”或“扑通”，竟找不到。出林子见一红砖甬道，两米宽。道旁栽的雪松长得太快，把道封住了，过不去人。不知是松还是铺甬道的人，总之有一方幽默。打这儿往外走，有一条小柏油路，牌子上书：干道。更宽的大道没牌子。



看惯了亭子，恍然想起这里有十几座仿古建筑，青砖飞檐，使后来的修亭人不得不修亭，檐到处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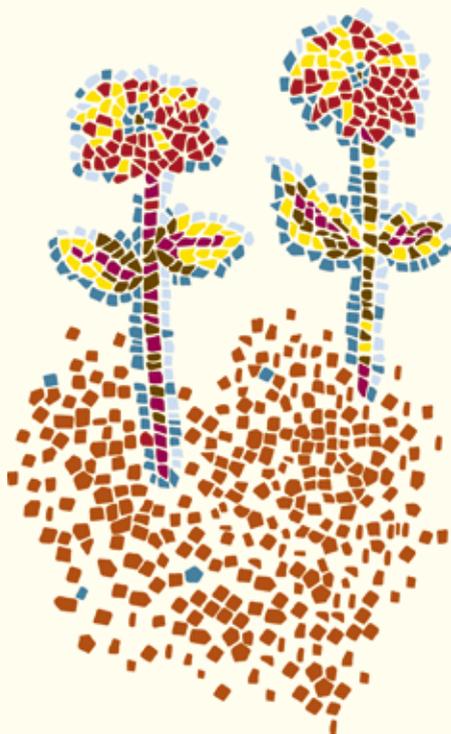
我想在树林里找到一棵对早春无动于衷的树，那是杨树。杨树没有春天的表情，白而青的外皮皴裂黑斑，它不飘舞枝条，也不准备开花。野花开了，蝴蝶慢吞吞地飞，才是春天，杨树觉得春天还没到。杨树腰杆太直，假如低头看一下，也能发现青草。青草于地，如我头上的白发，忽东忽西，还没连成片。杨树把枝杈举向天空，仿佛去年霜降的那天被冻住了，至今没缓过来。

鸟儿在上空飞，众多的树，俯瞰俱是它的领地。落在哪一棵上好呢？梨树疏朗透光，仪态也优雅，但隐蔽性差；柏树里面太挤了，虽然适合调情；小叶柞树的叶子还不叶，桑树也未桑。小鸟飞着，见西天金红，急忙找一棵树歇息。天暗了，没看清这是一棵什么树。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人只有平静、踏实、坚定时才能发现万物之美，那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实世界。



墒

某天，我扛一把铁锹走进地里，一脚踩下去，“咔嚓”，锋刃切断了土地的肉。土壤若是致密的，就是活的，有血管神经，也痛。假如它们散漫飞扬，便死了，像窗台马路上的浮土，松手了。它们去世之后，可以不负责任，到处乱走。地不是这样——有生命的土，手腕扣着手腕组成的家族。把锹插入春天的地里，随着“咔嚓”，握着榆木锹杠的双手，分明感到地的战栗，一激灵。

我蹲下，捧起土。自打去年秋天分手，又一年没见了。土用湿润的宽掌和你握握，最近怎么样？一想，真是春天啦，土潮乎乎的，大地都黑黑的被滋润了。地也会运气吗？抵住地心引力，把珍藏一冬天的水分提到嗓子眼儿。我把



土放回去，踩实，不然一会儿水分就蒸发了。农民知道这个，最心疼地表这层水气，这叫墒。

庄稼人对土地叩首，说您真是大德，这点水分自己舍不得用，让五谷生长。地垂下眼帘微笑，心想人怎么老不开窍呢？我让庄稼生长，也让你们认为没用的青草生长。

土地的法则是生命的法则，只要有生命，就让它活。这里无功利。

再过几天，地里会长出葱郁的禾苗和各种各样的草，没有限制和甄别。土地的宽容不止于此，它上面还活着吃草生存的牛羊。草是土地的子孙，当牛羊吃掉它的生灵，土地不心疼吗？不心疼。人类不也吃掉庄稼的种子吗？牛羊和人类也是土地的子孙。对土地来说，被人收割的庄稼没有白白生长，没白长的理由也并非它养育了人类。

我听到了土地广阔沉缓的呼吸。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已大不如前，但这确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热爱脚下的土地吧。



伸手可得的苍茫



我有一个或许怪诞的观念，认为霞光只出现在傍晚的西山，而且是我老家的西山。我没见过朝霞，而在沈阳的十几年，亦未见过晚霞，或许这里没有西山污染重以及我住的楼层过矮。

晚霞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傍晚，我和伙伴们在炊烟以及母亲们此起彼伏的唤儿声中不挪屁股，坐在水文站于“文革”中废旧的办公室的屋顶上观看西天。彩霞如山峦，如兵马之阵，如花地，如万匹绸缎晾晒处，如熔金之炉，气象千变万化，瑰丽澄明。我们默然无语，把晚霞看至灰蓝湮灭。有人说，晚霞并不湮灭，在美国仍然亮丽。在“文革”中，此语已经反动。美国那么坏，怎会有晚霞呢？说这话的大绺子脸已白了，我们发誓谁也不告发，算他没说。而



他以后弹玻璃球时，必然不敢玩赖。

观霞最好是在山顶，像我当年在乌兰托克大队拉羊粪时那样。登上众山之巔，左右金黄，落日如禅让的老人，罩着满身的辉煌慢慢隐退。我抱膝面对西天而观。太阳的每一次落山，云霞都以无比繁复的礼节相送，场面铺排，如在沧海之上。在山顶观霞，胸次渐开，在伸手可得的苍茫中，一切都是你的，乃至点滴。

此时才知，最妙的景色在天上，天下并无可看之物。山川草木终因静默而无法企及光与云的变幻。此境又有禅意，佛法说“空”并不是“无”，恰似天庭图画。天上原本一无所有，但我们却见气象万千。因此，空中之有乃妙有，非无。然而这话扯远了。

昨天我见到了晚霞，在市府广场的草地上方，那里的楼群退让躲闪，露出一块旷远的天空，让行人看到了霞舞。当时我陪女儿从二经街补课回来。我对孩子说，你看。她眺望一眼，复埋头骑车，大概还想着课程吧。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我们都忘记了抬头，去看一看蓝天和晚霞，以使我们觉得仍然生活在地面上。



蜜色黄昏

从东村回来的路上，我突然看到夕阳中的胡四台村像油画一般典雅。

那些破烂的房屋全都穿上了镀金的衣服，静悄悄地站在白杨树边，温柔或许还可以说成羞怯。村边的湖泊热烈地盛满西天的堂皇，连鸭子也不敢下去嬉戏了。这条在绿草中露出难看的白色的公路，也变成暖色，像爬满橙色的小甲虫。色·拉西平时遭人讥笑的土屋也显出了艺术情调，屋檐探出的椽木如镀上一层铜色，屋顶的青草左右摇晃，像为羊圈里仅有的两只羊表演土风舞。此时正宜有一支四重奏乐队，比如“塔卡斯”，坐在村口演奏一支雅致深婉的曲子，鲍罗丁或斯美唐纳。



在余晖下面，白杨树不再是那个朴素的、穿着补丁衣服的牧羊人，而变成深情脉脉的少妇，丰盛的枝叶如眼波烁烁，树身如滚烫的面庞。在黄昏中，村里的屋舍草木都成了准备外出约会的盛妆的情人。湖泊要和蓝紫色的晚霞约会，杨树和被鬃发遮住眼睛的白马约会，色·拉西家里那头白肚皮的小毛驴要和谁约会呢？它总站在栅栏里向公路那边遥望，每当开过一台拖拉机，它的耳朵就像劈叉一样变成平的。

岗根·哈日阿像雕像一样站在门口，这是我堂兄为了比赛而买的一匹洋马。它的高脚丰臀和微翘的尾巴，使它的动作像舞蹈一样轻佻。岗根·哈日阿从不套车干活儿，尽最大的力量高昂着头，削尖的血管密布的耳朵精巧警觉。它的眼睛如纯黑的水晶，雅净而无尘。我觉得，马比其他动物都更像雕塑，好像保持着汉朝时的姿势，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凸现分明，使人忍不住想摸一摸它宽厚的脖颈。在晚风里，马转过头来的身态，最让人心动，未剪的鬃发在风中披纷，它聪慧的眼里似有无限心事。

如果马会开口说话，吐露的必是诗一般的柔情，关于河流、草地和郭日郭山那面的马们的爱情。我曾经看过两匹马在夕阳的草场上漫游、吃草，然后交颈伫立，蜜汁一样的暮色流淌在它们饱满的肢体上。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在这个世界上，不光只有人能感受自然的美丽，万物皆有灵性，用心对待万物吧。



河在河的远方



对河来说，自来水只是一些稚嫩的婴儿。不，不能这么说，自来水是怯生生的，是带着消毒气味的城里人。它们从没见过河。

河是什么？用“什么”来问河，什么也得不到。河是对世间美景毫无留恋的智者，什么都不会让河流停下脚步，哪管是一分钟。河最像时间。这么说，时间穿着水的衣衫从大地走过。这件衣衫里面包裹着鱼、草和泥的秘密，衣领上插着帆，流向了时间。

河流览历深广。它分出一些给子孙缔造粮食，看马领着孩子俯身饮水。落日在傍晚把河流烧成通红的铁条。河流走到哪里，空中都有水鸟追随。水鸟以



为，河一直走到一个最好的地方。

天下哪有什么好地方，河流到达陌生的远方。你从河水流淌的方向往前看，会觉得那里不值得去，荒蛮、有沙砾，可能寸草不生。河一路走过，甚至没时间解释为什么来到这里。茂林修竹的清幽之地，乱石如斗的僻远之乡，都是河的远方。凡是时间要去的地方，都是河流的地方。

河流也会疲倦，在村头歇一歇，看光屁股的顽童捉泥鳅、打水仗。河流在月夜追想往昔，像连续行军几天几夜的士兵，一边走一边睡觉。它伤感自己一路上收留了太多的儿女，鱼虾禽鸟乃至泥沙，也说不好它们走入大海之后的命运。也许到明天，到一处戈壁的故道，河水断流。那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河流被埋藏。而河流从一开始就意气决绝，断流之地就是故乡。

河的辞典里只有两个字：远方。远方不一定富庶，不一定安适，不一定雄阔。它只是你要去的地方，是明日到达之处，是下一站，是下一站的远方。

常常的，我们在远方看到河流，河流看到我们之后又去远方。如果告诉别人河的去向，只好说，河在河的远方。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本身又何尝不是一条河，从源头流出
不知下一个转弯在哪里，但我们从没停止经历，
停止赞美。



雪地篝火

我想起以前在雪地燃起一堆篝火，离林子不远。

那时节，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已经忘记了。燃篝火是在事情的开始，也许是结束之后或中间，但这与雪和火无关。

天空郁郁地降雪，开始是小星雪，东西不定，像密探，像飞蛾，像悲凉的二胡曲过门前扬琴的细碎点拂。散雪试探着落在河岸的鹅卵石上，落在荒地如弃尸般倒伏的衰草的茎叶上，落在我脸上甚至凝不成一滴露水。

我坐在杨树的树桩上，看天空越发阴沉的脸色。雪成片儿了，急急而降，像幕侧有梆子骤催。鹅毛雪应该是这样，使人看不出十米外的景物，邮票大的雪片一片追着一片，飞钻入地，像抢什么东西。不知一片雪由天而落需要多少时间。地面白了，因而不荒凉。树枝分叉的角度间也垛着雪。秋天翻过的耕地，如半尺高的白浪头。

我到林里捡干柴火，找一处开阔地拢火。我把皮袄脱下来当扫帚清理一块地，掏出兜里的废纸引火。初，火胆小，不敢燃烧，经我煽动鼓吹，慢慢烧起来。干柴火啪啪响几声，火苗袅娜扭捏，似乎与雪天有什么不妥。火苗的腰身



像印度人笛声下蛇一样妙曼低迴，我不断扔干柴，火像集体合唱一样坦荡地烧起来，庄严典雅。

在篝火的上空，仿佛有一个拱形的金钟罩，把雪隔开了，疾箭似的雪片仿佛落不到这座火宫殿上。我默默看着火，透过火的舞蹈竟看不到雪的身影了，如同透过雪的身影看不到树林的背景。

想起一位法国人说的话：“火苗总是背对着我。”当你在野外观察篝火时，的确觉得火苗是背对着你。它们手拉手跳呼拉圈舞，最得意那束火苗扭着颈子。

篝火不时坍下来，炭红的树枝挂一层薄灰。火堆边缘的泥土融化了，黑黑的如感动的面孔。土地也许认为春天来了，因而苏醒，用潮湿的眼睛看我。

潮湿的土地和雪形成圆的边缘，彼此不进不退。我的篝火仍然不知深浅地高扬，它们也许幻想可以把雪止住吧。





在火周围，雪片仍然肃穆降落，仿佛问题很严重了。虽然惹不起火，但该下还是要下。那些不幸跳入火里的雪片，是惊是喜呢？但雪们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大地上竟有一堆火。那时，我穿着白茬羊皮坎肩，腰扎草绳，坎肩里是志愿军式的绗竖线军棉袄。我坐在树桩上，用木棍扒拉着篝火，也许在想家，也许在揣测爱情。总之，我现在已经忘了，那是知青时候的事。

火势弱了，火苗一跳一跳。雪片压下来，落在炭上遂成黑点，伴着微小的声音。我懒得再去弄柴火。雪最后把灰烬覆盖，一切归于平静。

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雪已淹没了大头鞋。抬眼，身后不冻的茫古木郭勒河在夹雪的两岸流成了黑色，它沉缓涌流，间或浮溢白雾，仍有广大的悲凉。

许多年之后，在办公桌前填什么表时，面对“业绩、贡献”一栏，我真想填上：“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

下雪时，我仍有这样一种梦想。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点滴的成就感会让人有种异样的幸福，毕竟我们体会过了一种叫努力的东西。



幸福村中路的暖阳



北京冷透了之后，比如一月份的中旬，每天下午两点去古墙下面体会阳光的暖，有大乐趣。老北京的“老”字，在其中也能透露出一点。

北京最冷天中的午阳，暖得让人微醺。这和火盆、热炕、暖风以及电褥子都不一样。午后天晴风止，时间有如停滞，人的视野全晴朗了。阳光照在脸上，像喝了二两半花雕，打里边往外暖。一位中医朋友说，冬天的阳光最有营养。他把阳光也当药看待。心松开了，宽宽绰绰的，舒展。这种光线只有腊月天才有，天冷不透，午后的暖阳也晒不进人的心里头。



这时候，如果到紫禁城下的公椅上坐一坐，闭上眼睛听听马路上的车声，感觉阳光像小虫子争先恐后地从脸上爬进心里，睡意堆积。再睁眼看看匆匆的行人，合眼让睡意泛滥。想人忙我偏有闲，得大自在。这都要依仗午后的冬阳。

说睡，实为一阵小迷糊。这阵小迷糊就了不起，占据片刻的物我两忘，心胸过滤了一遍。醒了，觉得眼睛更亮了，看看北海滑冰的人、岸边褐中有黄的干柳枝，都有趣。所谓“老北京”，除去建筑、掌故之外，还有平民与时令下的享受，晒太阳（西安话叫晒暖暖，说得更好）就是其一。

我住的地方离北海远，也不值得为这么一点事儿去那儿晒太阳。此事在幸福村中路同样可以享受。这儿没城墙，有超市的大山墙，一样。街上的公共健身设施上，老头、老太太在做摇的、转的动作。他们的皱纹白发和设施的鲜艳油漆形成好看的对比。

伸
手
可
得
的
苍
茫



坐在这儿的椅子上摄取冬阳，看胖红脸男人搂着瘦皮草小姐从酒店出来，看工人蹬板车送蜂窝煤，看人下象棋，都不耽误享受阳光的和煦。坐久了，没觉着自己睡着，但被路人的谈话声惊醒，还是睡了。听到喜鹊叫，抬头却找不到喜鹊。杨树枝上蹲着三个冬鸟，不是麻雀，像朱雀。它们并排蹲着，像回忆，又有出席古典音乐会的表情，也可以说是守纪律的士兵，可爱极了。在人之前，它们就知道北京的午后有这么一种乐趣，于是出席枝头。

我喜欢冬鸟的理由是它们胖。鸟儿胖了之后，憨而又拙，往泥塑玩具方向发展，比人胖好看多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温暖的阳光就这么照下来，让人们有种被上天宠坏的感觉。



星子缀满天空

星星对我展示一种人格化的亲近姿态，是在达里湖畔的一个夜晚。

达里湖形似牛肩胛骨，位于克什克腾草原的西北边缘。我们到达之时已届仲秋，湖边遍生红草，像一堆堆暗燃的炭火，驱逐已经逼人肌肤的寒意。达里湖在蓝得刺眼的天空下悠然映出远山的倒影。在人迹罕至的蒙古高原，此湖安闲丰腴，像赋闲的天神。远眺湖面，鸥鸟起伏，浪挽涟漪，无意中领会到达里湖的女性化气息。难怪当地有传说，把湖神秘地称为“达丽娘娘”。

看达里湖，你要调动好精神，一口气儿把它看够，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心若一软，贪图眼福回头再看一眼，就难免又看上半天。所谓“流连忘返”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到了什么呢？无非湖光山色，它如亘古不移又似瞬息万变。造化和人工的区别就在这里：人之手下无论多么巧妙的制品，刺绣也罢，园林也罢，总是极尽复杂，然而观者一目了然。自然展示的是单纯，好像啥也没有，浑然而已，给人以欣赏不尽和欲进一步了解却又无奈的境界。譬如看达里湖的蓝，令人惊羨，宛如在蓝中还有什么更美的东西。想起了一本台湾畅销



书：《最蓝的蓝》。

入夜，我们几个不怕冷的人决意在湖畔的蒙古包下榻。蒙古包的样式设施均好，但这宜于夏夜里睡，离地半尺无遮拦，冷风自由去来。十多个人盖着被子和大衣挤在一起，在烛光下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近子时，我出外解手，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

满天的星星肃然排列，迎面注视着你。他们好像在蒙古包等候了多时。在这里看星星，星星们在你眼前亮起，一直亮到了脑后。你仿佛把头伸进了一座古钟里面，内里嵌满活生生的星星。我顿悟《敕勒歌》中为什么有“天似穹庐”的句子。在这里看到，天原本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屋顶，很低很矮，始终伏在人的脚底下。好像一抬脚，哪里都可以去得到。这儿的屋舍牛栏也是谦逊的，绝无都市大厦的傲慢。

站在夜风中的达里湖畔，脚下是地，遥遥与地相接的远方就是天了，因





为那儿星斗闪烁。在草原看星星，无须仰头，可如观壁画一般平视。李白诗云“云傍马头生”，不是虚言。在这里，星星会像铃铛一样系在马鬃旁。先人称“天圆地方”，不错不错。以往看星星，觉得他们清冷遥远。在沈阳，几乎无星星可看。这里的星群太生动了，每颗星都像伸着头在观察我。这里的星星多得很，它们拥挤嬉笑，它们矜持沉思。看到它们，我想起了“摇摇欲坠”这个不太重听的词。星星和达里湖里有一步之遥了。也许它们已经看清了人间的事情，便不欲进一步深入了，台湾诗人郑愁予将星星亲昵地称为“星子”，我看到的真是一群有灵性的星子。星子们，你们是别在哪一位酒醉的天神衣襟上的徽章吗？他踉踉跄跄地把你们携到了达里。这位天神一定是英雄，不然怎么会拥有你们这些精灵。银河在头顶簇然一束，怕会是天神从肩上滑下的薄薄的羊毛围巾吧。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空旷的原野总会有星星散落，宽广的胸怀
总会有美景丛生。



过青龙桥



青龙桥车站位于燕山长城的豁谷之间。如果说长城是龙，在青龙桥看长城，不如说此处的山是龙。山的这边那边就是塞外与中原。山势起伏如痛苦挣脱，像把脚踝磨出白骨来淌着血水的大锁链。长城修在这样的山上令人惊心动魄，或者说只有这样的山上才应修长城。修了长城，就像天神一鞭子抽到北方的脊背上，这疼痛永不消失。静下心看青龙桥的长城，在仿佛连山羊都攀越不过的山上怎么能修出这样高峻的城墙呢？

旅客在换车头的时候下车徜徉，月台边上堆着一垛垛方正的青石条。这时，天上飘下小清雪。在苍凉雄峻的群山城堞之间，小清雪们极其羞怯，落在



地上蹑手蹑脚，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人。然而，犹犹疑疑的小清雪还是结成疏松的白网，洒在地上，毛茸茸的。有的雪花化了，也只是湿了那么一小点的地方。

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寻常了。上车往前走，我才知道不寻常之处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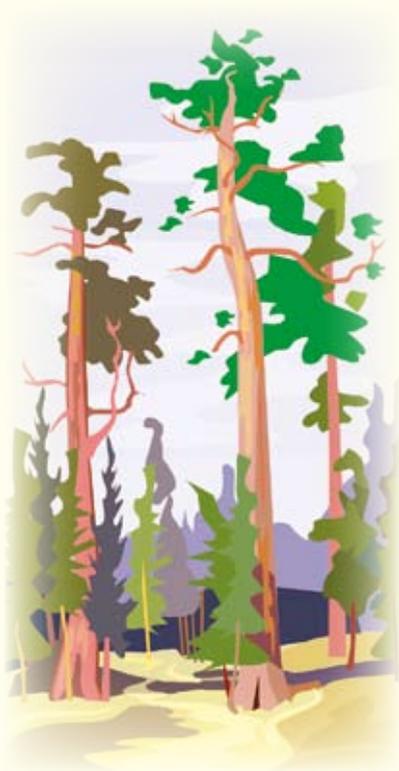
那是在山坳中，有两株杏花开了，一红一白，我大为惊奇。在北方，杏花不同南方的梅花，与雪绝不同一时令开放。雪中看杏花，令人说不出话来。杏树只有人的肩膀那么高，是灌木似的山杏树，枝桠横逸。杏花只有十几朵吧。温婉的清雪在树干上融化了，树干变成湿润的深黑色，而仰着脸的杏花显出娇贵。这都是列车掠过那一瞬的印象。

在这雄浑的流了几百年的血的山里，仿佛应有锋镝过耳，马蹄把石块踏出火星。让苍凉的胡笳声飘在俯身而死的战士们的脊背上久久不散。在这里看到清雪中的杏花，令人触目惊心。

再次停车的时候，窗边的石壁已变为干燥的土崖。这是一个忘了名字的小站，土坡上露出新鲜的黄土，那是庄稼人用马车拉走填猪圈积肥用的。在没被挖走的土坡上，长着一片片寸把长枯干的小草。草色黄得如油画一般典雅，毛茸茸的。有一块草被野火烧了有磨盘大的地方，野火熄灭处一圈锯齿似的焦黑。似欲进欲退，那黑色非常触目。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路过每一个生命驻足的土地，感受当时的美丽，让顽强的生命洗涤我们的灵魂。



乌鸦站在 秋天的大地上

从格日僧往东，一直到新苏莫，秋天的大地仿佛沉浸在往事中。早晨的白雾八九点钟才散尽，牛毛黄的荒草被雨浇过，贴在泥土上。褐色的大地延伸到地平线的雾霭里，好像在想一件事。大地如果想一件事，四周变得静悄悄，像在帮它想。夏日的牛群和野花去了哪里？雨水去了哪里？野鸭子和像踩一双滑雪板飞翔的蓑羽鹤都无影踪。大地失去了这么多的东西，势必要闭上眼睛想一想。

乌鸦第一个闯入草原的早晨，即使没有人，它们也“呱呱”叫着，听取从远处传过来的回声。仔细辨析，乌鸦们叫得短促，似半句话，等待别的乌鸦



来接续，咕——呱。像说相声有捧有逗，嗯啊那是。它们的音长，刚好跟扇动翅膀的频率符合，也像借力。过一会儿，乌鸦站在了泥褐色、带着白霜的大地上。

乌鸦赤着双脚，结霜的泥土上留下它们的足迹，像国画所谓皴，钉头皴、拖泥带水皴。动物都赤脚，而在秋天看到赤脚的乌鸦，让人感到它们一年当中一无所获，甚至没得到一双短靴子。草原上没有粮食，乌鸦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抬颈看，似乎对不长庄稼的土地感到气愤。

我一步步朝乌鸦那里走，不知哪一步让它们起飞。走到很近的地方，瞧见乌鸦翅膀有几根大羽闪蓝光，像高级的漆，黑里暗藏着深蓝。如果不是乌鸦，连宝石都放射不出这么神秘的色泽。人说乌鸦聪明，像水里的海豚。我觉得海豚更友善一些，乌鸦显得傲慢。它一定高估了自己的智力和嗓音，也高估了黑色的高贵含义，因此跟其他的鸟类格格不入。看不到乌鸦有什么朋友，譬如乌鸦在枝头跟黄鹂对唱，没有的事。

乌鸦在岑寂的大地行走，感到秋天的荒凉，像一只大空篮子，里面的好东西都被拿走。乌鸦其实很善良，知道大地的疲惫，来到这里散步，是为了与大地做伴。大地在秋天没有伴儿了，喜鹊到村里杀羊的人家报喜，麻雀飞到收割粮食的地方，草已经休眠，只有乌鸦来这里散步，想引发大地的对话。乌鸦赤着脚，一抬一放，在大地身边走来走去。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鸟儿盘旋于大地的上空，俯瞰了所有的美景，停留某处必是感受到了它的苍茫。



9月8日下午5点



凝望每一个地方，金色都在增加，房檐的旧木熠熠生辉——秋天。

秋天，只有在黄昏才出现在西边的天际，这是9月。放学的孩子鼻梁和手拎的小壶都被勾上金色。戴墨镜的女人、士兵、卖背心和卖葡萄的人顶着金色走路，眼窝很深。

宿雨使桑园的土地黧黑，夕阳又把它们变为金色。仰面看，万支金箭从桃树的枝叶间冲过来，好像一个人在画好了的苍翠花园的油画上拿笔甩了许多晃眼的黄颜料。

秋天这么明亮，使人忧伤。谷神戴着手编的草冠，拎一束庄稼站在天边。



本来可以闻到秋天的气味，从池塘、草垛、鹅的食盆、玉米胡子和子夜的大地上汇集的气味，这里却没有。

我突然感到，巴赫当年曾目睹过秋天突如其来的金黄，长久沉思。我觉得这么一种景色和其中包含的上帝的语言，已显露在巴赫的作品里面。我刚刚听过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二：F大调第2协奏曲。亮晶晶的小号、优美的小提琴与雅致的长笛，它们交织缠绕——从水面浮起然后下潜。巴赫17世纪的传记作者施皮塔说这首协奏曲的首乐章令人想起骑士挥旗奔走，盔甲闪亮。我感到其中“闪亮”的是秋天。

羽管键琴和大提琴如无边的土地与森林，醇厚、缄默；双簧管和长笛细致地说出秋天的气味、光线与温度，仿佛说，在人的境遇之外存在着的永恒，静美而让人敬畏——巴赫的音乐常常浮现这一主题。尽管巴赫潦倒、暴躁，但他的音乐最为静美。

为了倾听管风琴家布克斯胡德的演奏，巴赫向所在的阿恩施塔特教堂请假4周，前往吕贝克——这是在1706年的10月。路上，巴赫从北德意志的日出和日落之间获得了与上帝交谈的机会，天空、河流和树木向巴赫显示世界的和谐与静穆。这机会如此之多，巴赫过了16周才返回阿恩施塔特，并受到斥责。

从阿恩施塔特到吕贝克，距离是420公里。巴赫步行往返。

德国作曲家策尔特在1827年6月向歌德谈起巴赫时说：“无论你怎么把他往坏里想，巴赫仍然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一个既清晰又难以解释的奇迹！”

仅仅如此善走就是一个奇迹。善走的原因是穷，巴赫雇不起马。而巴赫的音乐又是如此之好。他在魏玛的艾内斯特公爵的宫廷内担任风琴师时，写下了大量赋格、康塔塔和古钢琴作品，件件足称不朽，以至当巴赫1717年要离开时，公爵竟把他投入监狱。

听巴赫的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听不到他对糟糕生活的抱怨，也听不到明晰的赞美。只有人会对生活发出赞美，如同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在神那里，只有和谐或由不和谐构成的和谐，巴赫即如此。



世上有一些可以跟时间抗衡的东西，如古罗马竞技场、长城、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几乎不能用“风格”来限定，它永远不会过时。

我有时想，如果跻身人类能够占什么便宜的话，便宜之一就是与巴赫等同类，可以分享他们的创造。因为无论怎么想，牛顿与巴赫等人似乎都不应该属于这一种群。而由于什么秦始皇之流的存在，人类还是不占便宜的地方多。动物、天空、海洋和植物由于人类的存在，更是一片便宜也没占到。

时间像水银一样，向四方流走。而巴赫哪儿也不去，成为音乐的钟乳石。夕阳的披风从桃树间一点点上提，树干的金色攒于树梢，最后暗了下来。在桑园里下棋的人，愈发俯首，手下“啪啪”地摔响。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万物、建筑 and 音乐，他们并不曾因为强权和奴役而改变。



四 季



秋 天

用读《论语》的眼光看秋天，它干净而简洁，枝条洗练，秋空明净，这是谁都知道的。老天爷只在秋季拭手一擦晴空。白杨树，干直而枝曲，擎着什么，期待或其他；河床疏阔，一眼望尽。

秋天，场院丰盈但四野凋败——由于人对土地的掠夺。我不愿意看到玉米叶子自腰间枯垂，像美人提着裙子。割去吧，用锋利的镰刀把玉米自脚踝割断，它们整齐地躺在垄上，分娩一样。谷子尚不及玉米，斩过又让人薅一下，头颅昏沉坠着。

在乡下，我爱过我的镰刀。不光锋利，我在意刀把的曲折，合乎“割”的



道理。镰刀把握在手，是一种不尽，一种生存与把玩的结合。

在北方的秋天，别忘了抬头看老鸱窝，即钻天杨梢上的巢。细枝密密交封，里面住着老鸱的孩子。老鸱即乌鸦，虽然不见得好看，小老鸱喙未角质，鹅黄色。

拎着镰刀抬头看老鸱，或拾土块击其巢（当然击之不中），是秋天的事情。老鸱扇翅盘桓，对你“呱呱”，没责备，也许算规劝。

若说场院胜景，最好的不是飞锨扬场——粮食在风中吹去秕糠，如珠玉落下；在集体的场院里，电灯明晃高照，和农村老娘儿们剥玉米才是享受。电灯一般是200W的，红绿塑料线沿地蜿蜒。这时，地主富农坐一厢，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坐一厢。谈话最响亮的是大队书记的年轻媳妇，手剥玉米说着笑话。夜色被刺眼的光芒逼退了，剥出的新鲜玉米垛成矮墙风干。

乡道上，夏天轧出的辙印已经成形，车老板儿小心地把车赶进辙里行进。泥土干了，由深黄转为白垩色。芨芨草的叶子经霜之后染上俗艳的红色。看不到蚂蚁兄了，雁阵早已过去。怎么办呢？我们等着草叶结霜的日子。

总有一些叶子，深秋也不肯从枝上落下，是恋母情结或一贯高仰的品格。然而，当它们随着风声旋转落地时，人们总要俯首观看，像读一封迟寄的信。

冬 日

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出门前要提系裤子再三，因为棉裤毛裤云云，整装以待发。

这时，我在心里念一个词：“凛烈。”风至、霜降、冰冻，令我们肺腑澈彻无比。冷固然冷，但我们像胡萝卜一样通红透明。真的，我的确在冬天走来走去，薄薄的耳朵冻而后疼，捂一捂又有痒的感觉。鼻子也如涅克拉索夫说的“通红”。但为什么不享受冬天？冬天难道不好吗？

冬天！这个词说出来就凝重，不轻浮。人在冬天连咳嗽亦干脆，不滞泥。窗上的霜花是老天爷送你的一份薄礼，笑纳吧。当你用你的肉感受一种冬天的



冷时，收到的是一份冰凉的体贴。比较清醒，实际比较愚钝。因为冬藏，人们想不起许多念头。我女儿穿得像棉花包一样，在冰上摔倒复起，似乎不痛。

想我的故乡，我的祖先常常在大雪之后掏出一条通道前往其他的蒙古包。在这样的通道上走，身边是一人高的雪墙。他们醉着，唱“A ri Ben Ta Ben Nie SaRi ……”走着，笨拙却灵活的爱情，相互微笑举杯。

冬天听大气的歌曲，肖斯塔科维奇或腾格尔。不读诸子，反正我不读诸子，因为没有火盆，也没有绍兴老酒。唱歌吧，唱外边连霜都不结的土地，连刨三尺都不解冻，而我们还在唱歌，这不是一种生机吗？

冬天的女人都很美丽，衣服包裹周身，只露出一张脸。我们一看：女人！不美丽的女人亦美丽。爱她们吧，如果有可能。她们在冬天小心地走着，像弱者，但生命力最强。

春 时

春天无可言说，汗液饱满，我们说不出什么。如果我们是杨树枝条，在春天就感到周身的鼓胀，像怀孕一样，生命中加一条生命。



说“春——天”，口唇吐出轻轻的气息，想到燕子墨绿的羽毛，桃花开放的样子，不说了。虽然人们在春天喜悦。我暗想又添了一岁生齿。不说了。

夏 季

夏天在那边。

我感到夏天不是与冬季相对的时令，如棋盘上的黑白子。我知道夏天是怎么回事，它累了，如此而已。在四季中，夏天最操心，让草长高，树叶迎着太阳，蜜蜂到花蕊里忙活。刚到秋日，夏天就说：我不行了。

夏天是毛茸茸的季节，白日慵懒，夜里具有深缓的呼吸，像流水一样的女人穿着裙子。跟春天比，夏天一点不矫情也不调侃，走到哪里都是盛宴。

如果我是动物，就在夏天的丛林里奔跑，跑到哪里都可以，用喉音哼着歌曲，舌尖轻抵上腭，渴了停下埋头饮泉水。啦——啦——啦，我认真地准备过一个夏天。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四种不同的风景，四种不同的心情，一年中我们总会被某些故事感动。



凤凰号探测器报告： 火星下雪了……



下雪，像说火星离我们很近。雪花从哪里下到了火星上？哪一颗星辰洒的水滴落在火星上变成了雪？雪到火星上还化吗？

凤凰号探测器没说这是火星第几次下雪，如果这不是第一次降雪，火星上会不会有像喜马拉雅那样的雪山？如果这些雪化了，河流会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火星。

河流？如果火星上有河流，我们想看到河流里的鱼和水草。火星鱼的长相不像地球的鱼，不一定长着梭子头、大嘴。它们的鳍应像翅膀那么宽阔，头和



尾巴上长着眼睛。火星上的船帆像扇子一样打开。行船时，火星人也唱歌，看落日满江（可以看得到太阳吗？如果没有落日，就辜负了满江的波光）。火星如果转得慢，河道会比地球的河道直；转得快，庄稼和树都长不高，苹果比牛顿看到的掉得更早。

合众社岁末消息：凤凰号探测器报告：火星下雪了。我拿着这张《参考消息》，看完不知该存放在哪里。

火星，金木水火火的火，上面没火。况且，我们说的火——由白变红的火焰——在外层空间可能是另外的形态。水可能也是另外的样子。我觉得火星是一个高级的地方。不高级的地方不会下雪。被雪包裹的火星如同一个茧，却是一个星。比土星洁白，比水星凝聚，比金星明亮，比木星遥远，比天狼星寒冷，比大熊星座脚印更深。

火星竟会下雪，真是想不到。雪——虽然并非人类施力降落，虽然雪也不属于人类——但我们习惯了由雪想到人类。如同说，有人类的地方才有雪，尽管北极没人类只有雪。从此，我们开始惦念火星上的雪人，火星上的树的雾凇和火星上的圣诞老人。如果火星上没有雪橇，地球人理应送过去。灯笼谁送？雪地的夜晚，拎灯笼走路才有趣，脚底吱嘎吱嘎响。如果不送灯笼，胡萝卜和煤块一定送上去，它们是雪人的鼻子和眼睛。更应送地球上的雪，洒在火星的雪上，它们互相观察、问讯、拥抱，彼此打听比人类更关心的事情。地球的雪可能比火星的雪先化或不化，把它堆在一起，标明：“地球雪。”

至于地球……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奶粉里面有肾结石的原料、老李耳鸣又犯了……地球上无数的事情发生，火星只做一件事：下雪。

凤凰号探测器还发现了什么？监测录像每天在美国国土局大屏幕上24小时播放，是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们。火星上的雪是不是细腻？抓一把慢慢从指缝淌出水。雪速多少？地球的雪飘得很慢，沉思的慢板。火星雪的化学成分是水吗？有没有金属？



火星下雪了，从此，火星好像成了我们的亲戚。夜晚出家门的时候，朝天上亲戚那个方位看上一眼。既然火星已经下雪，就没有什么不可能。有水，就有生命体与智慧生命体，最好别像地球人类这么奸诈，别这么闹。在这个小城，十字路口有两个人打架，揪着对方脖领子。在红旗剧场，有人踢了乞丐一脚。我想告诉他们：别闹了，火星下雪了。

我用短信把这个消息发给朋友，不怕他们笑话。短信是：“火星下雪了，我们庆祝吧。”即使不庆祝，先把地球上的事放在一边，想：火星下雪了，心里异样的清新，还有一些缠绵。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生命，以至于任何生命特征的出现都让孤独的人类满心欢喜。





放 鹰 记



几天前，我回一趟老家，坐大客。大客行驶时间六个小时，司机声明除服务区停车一次，途中不停车。

与我邻座的是一位南方女人——她身上穿了许多层毛衣和一件不合体的男式羽绒服，三十多岁。

说来好笑——车开两个多小时，一对农村夫妇要下车，说上错车了。司机答复：怎么能上错车？你买的是这个地方的票，上的是这趟车，怎么能错呢？

其夫说：我们不上这个地方，我们要上××，亲戚把票给买错了。

司机说，车上有监控录像，不许停车，我必须把你拉到终点。



车上人哄笑。其妇说：求求你了，把我们拉到终点干嘛呀？你不就点一脚刹车的事吗？

司机叹气说，我要被罚钱了。车停，这对夫妇作着揖下车。邻座的南方女人跟着下车，售票员不让，她说看车下的行李。我感觉车下面有她一份重要的行李。

到了服务区，人都下车活动，南方女人盯着车下面的行李舱，最后一个上车。

一瞬间，我想到她行李里是否夹带毒品之类，况且她沉默寡言。

车到终点，天快黑了。我取行李时，看一眼南方女人的行李。是个旧纸箱，缠胶带，上有窟窿眼。她双手抱着纸箱，东张西望。

我问：你需要帮助吗？

她问：这儿离草原有多远？

我老家是内蒙古的小城，从这里到草原，中间隔着上百公里的农业区域。





一个南方人，在陌生之城的薄暮时分问“草原还有多远”，蛮搞笑。

我说了之后，她显出失望。我说，你肯定先要找旅店住下，就算草原只有10里远，也要先住下。明天坐大客到巴林右旗、翁牛特旗，那里都有草原。

她说：“哪个旗好？”

这句话也挺搞笑。旗和县一样是行政建制，说不上好不好。我问：你要做什么？

她摇头。

我想到这个纸箱的神秘。这次回家，我和朋友约好去翁牛特草原，我们叫牧区。我告诉她明天有方便车去草原，如愿搭乘把电话留下。

她问：什么旗？

我说翁牛特旗。

她思索，翁——牛——特，今年是牛年。好，跟你一起去。

翁牛特旗是蒙古语，跟牛和牛年都无关。第二天上午，我接她上车，一同上路。

开车的是我的朋友Y，这情况我事先说过，把她捎到一个可以称作草原又有人烟的地方。

路上，Y问她：你上草原干啥？

她答：放飞一只鹰。

Y：你从南方到内蒙来就为放飞这只鹰？

她说对。

我问：纸箱里边是鹰？

她说是。

Y：你放飞之后就回南方了？

她说对。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并且简练，一点没留让我们遐想的空间。上车时，她用手机通过一次话，告诉对方我们这辆车的车号，怕遇上坏人。



Y小声对我说：放生，做善事还愿。

我点头。

Y说释生在哪儿都能放，跑这么远干啥？

她听到这些话，但不加入我们的谈话。我从后视镜看到她怀抱纸箱，目光坚定。

我们的车到达乌丹镇已经是目的地，然后东行，专门送她。在一处荒野，Y停车对她说：这就是草原，都沙化了。放飞鹰之后，我们把你拉到乌丹镇。

她下了车，不满意。说：这算什么草原？草呢？波浪似的绿草和羊群呢？

Y哈哈大笑，说：这是冬天，你脚下的枯草夏天就绿了。牛羊在牧民家里圈着呢。

她脸红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是冬天了。我以为还有穿蒙古袍的牧人骑马奔驰呢。

我说那是MTV，现在他们在家歇着喝茶呢。

她打开纸箱，铁笼里有一只小鹰，目光犀利，爪钩坚利。

Y说，在这儿放生好，前边是湖水和树林，有野兔什么的，鹰方便生存。

她说，好，这是缘分，掏手机，跟一个人说话。我看到这是可视对方的3G手机。

鹰出笼却不飞。她把鹰扔到天上，鹰落下，与我们对视。

她对着手机说：你跟小鹰说吧。

手机屏幕上有一个男人，穿病号服，头上插着管子。我听到他虚弱的声音：飞吧，小鹰，好好飞吧。

说来也怪，鹰打开翅膀，像一把大黑扇子，笨拙地往前碎步走，趋快，拍打翅膀飞起来，翅膀张开有它三个身体大。它在我们头顶盘旋，半径越来越大，远去。

她用DV录像。

回车里，我们开往乌丹镇。她开口说：我老公是飞行员，出车祸，这儿



天双腿就要截肢，上不了天了。他让我到内蒙古把鹰放飞。这只鹰是他战友送的，养了三年。

他到过草原吗？我问。

她说：他在内蒙古的天空飞了五年，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他飞的时候最羡慕草原的鹰，老是想念……

她声音哽咽了，头转向窗外，擦泪水。

以后，辽阔的草原上将有一只不停飞翔的鹰，飞过山冈和湖泊。看到这只鹰的人想不到，它带着别人一颗想飞的心，从天空上看到夏季的草原开不败的花朵。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从出生就注定了漂泊，然而漂泊中我们找到了理想、爱情和家，可当我们无法继续这个理想时，那放飞的就是我们的寄托。



分衣记



在我大伯的孩子里面，格日勒并不是最穷的。她已经盖了房子，而且有房顶（吾侄保明的屋顶则不全，让暴雨浇塌半边后，一直没修复）。格日勒的家里，除了几床被子和地上的黄狗带点鲜艳的色彩外，其余一律是土色，墙、炕和窗台。

我爸环视一周，说：“挺好，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下回带点蒙文报给你们糊墙。”

格日勒脸色红扑扑的，张着大嘴傻笑，同时用右手使劲扭着左手的指头，仿佛那指头犯了什么错误。她根本不在乎糊不糊墙，只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格日勒的财富都在外面，即房前屋后的已长出几片叶子的黄豆。她在北山后还有几亩玉米。



“哎哟，格日勒还能种黄豆呢？”我姐塔娜惊讶地看着这些豆苗。格日勒住在塔娜家里的时候，是最懒不过的。

格日勒笑着，扭手。她是我大伯最小的女儿，在赤峰住过几年。她个儿高，身架像外国模特一样，长得也像，大嘴尤似索菲亚·罗兰。无论你怎么说她，格日勒都不改笑，皮实。但说大劲儿了，她鼻尖也浮一层细密的汗珠，不断擦去不断浮出。对格日勒的各种毛病，我爸一般抢过话头先说几句，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别人再说她。

“种树。”我媳妇说，“格日勒你种树，种树最好了。”别人家的院套大多有树，气脉旺盛的样子。格日勒的房子像古堡一样孤零零的，被几寸高的小黄豆苗簇拥着。

格日勒笑着听。她心里一定说，我也不是傻子，种树干啥？种树当年也收不上什么。

我们这次到胡四台，带来一些旧衣服，分的时候如我妈所说“平均一下，免得他们闹意见”。“他们”是我的堂姐妹们。但我媳妇还是上街选了一些新衣裙，送给格日勒，还悄悄告诉她：“你别一下子穿出来。”

要是“一下子穿出来”，我堂嫂灯笼就会生气，我们住在她家。这几天，灯笼已讲了格日勒不会过日子的种种缺失。她不懂，感情是在人的优缺点之外的一种顽固的东西。就在我们刚下车的时候，那个傻傻地站在门口的格日勒，飞也似的跑过来，搂住我媳妇，脸埋在她肩上哭出声来。虽然她并不知道我妻偏心眼给她多带了东西。

我们来到之后，西屋就像公社一样热闹。兄弟姐妹们带着孩子和狗川流不息，甚至连大堂姐斯琴的猪也姗姗而来，但被灯笼撵跑了。我们的确也没给猪准备什么礼物，譬如项链或口香糖。孩子们身体黝黑，肚皮紧绷绷的，似乎准备随时飞奔。他们在静默中接着我媳妇一一送出的包裹，里面是旧衣服、鞋或其他，回家。不一会儿，他们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西屋，这实在有趣。譬如格日勒的丈夫、眼窝深陷的宝莲穿着我跑步时的一件T恤，他身旁的哈萨的丈夫、



笑容可掬的乌力吉穿着我的另一件T恤，他们并肩而立。那些孩子们穿着我女儿鲍尔金娜各时期的衣服，表情各异。鲍尔金娜惊呆地闭上了眼睛。

而最为光彩照人的是格日勒，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十分惹眼，可惜她没生在巴黎。不一会儿她又换了另一身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洁白的牙齿粒粒可数。

我爸叹一口气，说：“格日勒没心。”灯笼开始在窗下骂狗，声音冷冷的。我的另一些姐妹仿佛想用目光敲折格日勒的腿，省得她一趟一趟回家换衣服。她们从鼻孔里出气，鄙夷老格——这是塔娜的叫法——浅薄。老格家离灯笼家不远，家里门窗洞开着，她、宝莲和六岁的女儿萨如拉以及名叫巴达荣贵的黄狗，在深绿的草地上不时朝这边走来。宝莲是个孤儿，带灰色的黄眼珠极为深湛。他常常是惊慌失措的，正如他的黄头发东倒西歪一样。他仿佛自知配不上格日勒，在家族聚会时谦卑地站在后面。但这并不妨碍常常被我堂兄朝克巴特尔揪出来数落一通。在牧区，一个成年男人如果没畜群和自己的房子，似乎对任何人都要带着歉意。格日勒和宝莲的房子去年才落成，是我堂兄无偿为他们建造的。

在格日勒穿着城里的衣裙飘然而至遭遇各种目光时，她大姐斯琴的笑容是始终不变的。斯琴五十多岁了，当了奶奶。我父亲在内蒙军区的时候，接她赴呼和浩特读到高中。每天早饭前，她盘着光洁的头发，领着所有的孙男弟女，蹒跚着从她家房后的墙豁儿迈过，朝灯笼家走来。我每天都去公社买一些果蔬，分给孩子们。当斯琴的六七个孩子领到自己的一份时，她就满意地笑了。过去，她总是隔一会儿就把烟袋锅点燃，双手捧献给炕头的我爸。如今我爸戒烟了，她只好自己吸，也减少了场面上的隆重。我们无论说什么，斯琴都用“哦——”来应答，这是用吸气来完成的表示谦卑的语气。有时，我们说的话跟她不搭界，斯琴也“哦——”着，笑容是不变的，眼睛在看里外屋各家的孩子的项链和手镯——这是我媳妇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小工艺品——谁的更值钱。对格日勒的大红大紫，斯琴就这么笑着，宽厚而大度。



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在窗下纳凉。格日勒的女儿萨如拉用裙子的一角遮住脸，唱了一首《云良》，声可裂帛，缭绕入云。墙边的木桌上，一头开膛的肥猪仰面卧着，这是吾侄保钢订婚用的。宝莲单腿跪在猪旁，用碗岔子刮它身上的毛。猪身白得耀眼。这时格日勒把萨如拉的塑料项链给其狗巴达荣贵戴上了。巴达荣贵黄毛高脚，轻佻而胆怯，也有格日勒式的天真，一看即知涉世不深。它有些怕斯琴家的狗，又跃跃欲试。斯琴家的狗是稳重的，不屑巴达荣贵的高脚。就在后者进退飘忽时，斯琴的狗一口咬住巴达荣贵的红项链，然后向一边拖。巴达荣贵立刻麻爪，张着嘴却叫不出来，几乎要被勒死。格日勒跑过去，对准斯琴的狗扇了一记耳光。

“咄！”斯琴大吼，我看到她一脸怒容。只有骂牲畜才用“咄！”，她显然对格日勒打她的狗不满意了。见我们在看她，斯琴脸上已堆满了笑容，恭顺地垂下头，“哦！”

格日勒从小就没妈。我爸曾经说：“等你大伯死了，更没人拿格日勒当玩意儿了。”大伯今年春天已与家人永诀。他们来信说，朝克巴特尔与斯琴两家互殴，住院并报官了。我媳妇给格日勒的华丽衣裙怕已被胡四台毒辣的日头和绊脚的荆棘晒褪色并撕为条缕了。不知她今年种黄豆了没有？宝莲畏缩着，萨如拉在一边洗小手绢一边尖声歌唱，大伯死了，格日勒站在孤零零的泥屋前面，扭着手指，她那天真的笑容该向谁展露呢？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苦难最多的人往往容易让人同情，但是笑容最多的人往往更容易让人记住。



保姆记



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当节目嘉宾，听到一对母女讲述下面的故事。

母亲今年六十多岁，二十六年前她生下双胞胎女儿，满月就送人了。送人的理由是养不起，家里儿女太多，其实这是借口。她老伴怀疑女儿是别人的“种”，不让养。老伴前年去世，她开始找两个女儿。

找也不好找，现在城市变化大，棚户区早没了。她记得大女儿小晶送到于洪明渠一带，户主是个瘸子，姓崔。这一带早变样了。派出所的警察通过户政中心找到了姓崔的新住址。他七十多岁了，腿还瘸着。一问，气得她真跺脚。原来，他们把孩子又送人了。也不怪他们，姓崔的原来不生育，女儿送来之



后，却生了个儿子，就把小晶送走了。崔瘸子说，收养她女儿那家住哪儿、姓什么都记不清了。人家其实有承诺，不透口风。大女儿找不到了，找二女儿小莹。小莹找得挺痛快，还在老地方，养父母都去世了。她离婚后自己过，没工作。找到小莹后，娘俩儿搬到了一块儿。

母亲一见小莹，劈头就说：“你那个苦命的姐啊，她在哪儿啊？我活着能见一面也行啊！”说得小莹坐立不安，天天出去找“姐姐”，终于找到了，此中艰辛不可尽言。原来，姐姐小晶是献血志愿者，小莹的同学是血站护士。护士看她俩长得太像了，偷着把小晶小莹的DNA样本做了检验，证明了同胞关系。接着，母亲准备见大女儿小晶。这个话儿传过去，小晶断然不见，一点余地都没有。

母亲悲从中来，对小莹说：“还不如找不到你姐呢？活着都见不到，死了就更见不到了！”

小莹聪明，能在这么大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姐姐，不是一般人。她巧施一计，让母亲见到了小晶。





小晶童年坎坷，不止被人送了两家，而是三家。第三家视她如掌上明珠，豪宅、名车、铺面，都是娘家送的。小晶生了一胎之后，偷着又怀了一胎。这一胎生下，竟是双胞胎。她寻找60岁以上、用传统方法带孩子的老太太当保姆。

小莹把这个上岗机会给她妈争来了。她把真相告诉家政公司经理，经理听得手绢哭湿一大片。母亲入选保姆，条件是不许透露真实身份。

母亲到女儿家当保姆，百感交集。吸引母亲的不是越层住宅、贵重的家具和她家的钱，是女儿和女儿的双胞胎女儿。

小晶不知保姆是自己的亲妈，指手画脚。母亲身体好，能应付一对双胞胎的生活料理。她看小晶，俨然是自己年轻时代的翻版，脾气、说话声音都一样，连打喷嚏都是一气儿打三个。夜深人静，母亲眼看睡着的双胞胎，泪水簌簌。她想的是，俩孩子叫一声“姥姥”，小晶叫一声“妈”。白天，她尽力劳作，其实也干不动了，岁数在那儿。只不过想，干一天能在女儿家里多待一天。

一天晚上，小晶的丈夫很晚回家，两人在客厅争吵，声音越来越大。母亲从育儿房出来，看这两口子正厮打。他们常有争执，但动手是第一次。小晶端起鱼缸，“哗”地泼她丈夫一身水，丈夫回身搥小晶一记耳光。小晶手捂着鼻子，血从手指缝流下来。这时，母亲像母狮一样扑过去，把她丈夫扑倒在地，双拳齐下，“咣咣”一顿捶。

他们俩傻了，丈夫结结巴巴，问：“你，你……”

“打我女儿，我和你拼命！”

你女儿？她丈夫瞅小晶，傻掉了。

小晶一瞬间明白，扭头回到卧房。

母亲话说出口也惊呆。这节骨眼儿，石头也会开口说话，娘俩儿嘛。

第二天清早，母亲见厨房餐桌上放一信封。里边有一万元钱和信。信只七个字：你走吧，越早越好！



母亲抹着眼泪走了，有言在先，不可强留，钱没拿。她在七个字下面写了十四个字：你也是母亲，知道想儿是什么滋味。临署名，左思右想也没署“你的母亲”这四个字。

几个月过去了，小晶没来找过母亲。母亲在小莹的陪同下，现身这个亲情节目。

节目播出了一个月，我打电话问制片人此事的下文。

制片人说，小晶认了母亲，节目又做一期。小晶对她妈说：我恨过你，一辈子不想见你。见到后，心里的冰河融化了。我是你和我爸生的吗？她妈说：和谁生的，我都是你亲妈。我认你这女儿不图钱，就图你叫一声“妈”。小晶憋了半天，小声叫一声“妈”，娘俩搂着呜呜哭。

制片人又说：“妈”是多么平凡的称呼，有人想叫，没妈了；有人有妈却叫不出口，太沉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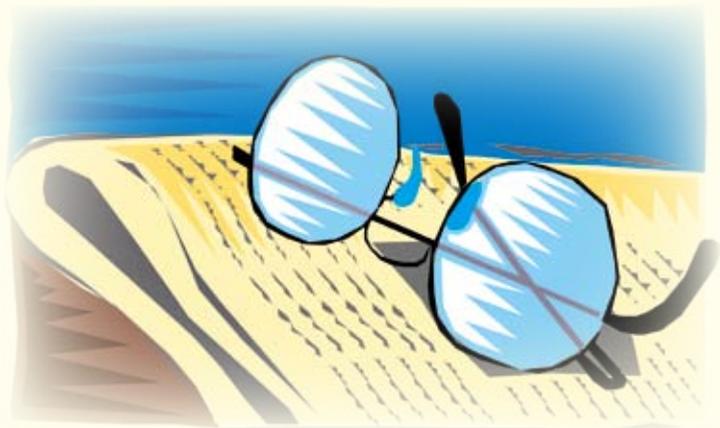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母爱是一种天生的情感，这个世界什么都可能是假的，但母亲是唯一真实的。



服药记



我去桑园的时候，常看到一单元的平奶奶坐在条石上，自言自语：

“药也不知吃了没有？”

平奶奶有白内障，眼快失明了。偏又喜欢看看对面是谁。有时候凑到了人家鼻子下面，使对方不高兴。

头几日，她坐在条石上落泪，听到什么人的脚步声，就抹一把鼻涕，说“哎呀，你说咋整……”说着就哭起来。她担心微弱的光感一点点消失，成为完全的瞎子。往常，没什么人与她说话，包括同住的儿女。她熟识我的脚步声，早早打招呼。



我说“平奶奶，眼睛最怕哭了。你没听讲评书的人说，谁谁活活哭瞎了双眼……”

“嗯”平奶奶茫然望着远处。“我不能再哭了。”过一会儿，眼泪又流下来。

白内障不难治，熟透了能够手术，但平奶奶没有钱。实话说，有些钱。她老伴死后，单位送来五千元抚恤金。这堆钱放在床上，平奶奶打着滚儿哭。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老伴死了给这么多钱。而后办理丧事，亲戚摆桌吃饭。这钱只剩下两千元。可是——

“他们老寻思还有三四千元呢！”平奶奶忧虑地说。“他们”是儿子、媳妇和女儿等。

平奶奶跟扫院子的王婶聊天，倾吐另一番内容。

“老伴知道我眼睛不好，临死前用缝纫机扎了这么一擦鞋垫……”

王婶转述的时候，用手上下比画半尺距离。

“……我在三十四中学敲钟、热饭盒。一到中午，我老伴就站在边上看我，一句话也不说。你说我咋不想我老伴……”

王婶抬手擦眼睛，接着说，“她然后就哭。”

平奶奶每天一早过马路到小市场买便宜菜。等卖菜的收摊之后，买一堆菜叶子才花几毛钱。但平奶奶犯愁过马路，怕车。

儿女看到她慌慌张张过马路，不高兴，说：“你也不是没钱，非得买那些破菜。”

平奶奶说：“他们哪知道就剩两千元了。”她跟王婶商量，打算分给儿女。

“不行。”王婶坚决，事后又向我转述：“越分，他们越寻思你的钱多得是呢。钱你留着看病！”王婶问我，“我说的对不？”

“对！”我回答。

后来，平奶奶开始看病。托人从齐齐哈尔买来五百元钱的中药。碾粉，我



和王婶一起帮她摊成小包。

“早饭前20分钟服，午饭后30分钟服，晚饭前40分钟服。”王婶时不时地向她宣传。这药也太神经，又前又后。我从她窗前走过时，也能听到平奶奶的孙女用稚嫩的声音念：“早饭前……”

平奶奶被前多少分钟，后多少分钟弄糊涂了，不仅记不住时间，甚至搞不清一天应该吃几包。有一天问我：

“哎呀，你说我吃没吃药？”

昨天傍晚，我和媳妇到桑园散步，平奶奶从条石那儿跑过来，小手上下扇乎着，拍我一下，“我看见你了！”

我一愣，见她脸上皱纹都笑开了。

“你还挺好看的呢……”

药管事了。原先我对它前多少分钟，后多少分钟的玄奥有些怀疑。但穷人身上常常会有奇迹出现。而且药效好到让平奶奶觉得我“挺好看呢”，这是副作用。



平奶奶有一些手舞足蹈的意思了，又问：“这是谁呀？”

“我媳妇。”

她第一次看见我媳妇，不久前她曾向王婶打听过我媳妇长什么样。我们已经在这里住四五年了。

“啧啧！”平奶奶击掌，“挺漂亮的……”

好药啊，她不仅发现了我媳妇“漂亮”，更可观者，云彩、小鸟和鲜花，也可以过马路了。

“还哭不？”我问。

“看着了，我还哭什么？”平奶奶击掌，笑。

桑园的美丽，以前对平奶奶来说并不存在。如同列那尔说的，“夏天，对盲人不过是一个苍蝇嗡嗡乱飞的季节”。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当我们年老，花儿带给我们的不是艳丽而是芬芳；亲情带给我们的不是关怀而是陪伴。



回 家



我去消防部队看望朋友老胡，他当支队政委。中午上食堂吃饭，老胡指对面走来的军人说：“这是你同胞，蒙古人，海山，警务参谋。”

这个人立定敬礼，胖，一看就出操了。他眼里的笑意比脸上多，牧区常见这样的人。

老胡说：“我接了一千多兵，像海山这样的就遇见他一个，训练、作战、唱歌，支队第一。气人也第一，差点把我气死。他现在笑嘻嘻。”

饭桌上，老胡讲起了海山的故事。

海山的家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山南麓。草原上，到处都有泉眼。小鸟儿、



野花更多，好地方。海山到了部队，见什么都好奇，什么事都争第一，白天训练，晚上学汉文汉语，干部们都喜欢他。

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像一朵花焉了，晚上独自坐在篮球架子下面。老胡凑跟前一看，海山垂着头，眼泪从鼻尖一滴一滴往下落，地湿了一片。他想念母亲。老胡当时是中队长，星期天领海山逛商场、看电影，分散他的乡情。海山白天还好，一到傍晚就坐篮球架子下垂泪。有时候，拔一把青草，用指甲掐成寸节，不回屋睡觉。老胡劝慰，海山只说一句话：

“我想我妈。”

老胡说：“海山一抬眼睛，泪水汪那么多。一颗追一颗往下落，我都不敢看，真可怜。”

海山这么想妈，但不能给假，条令不允许。没几天，海山没影了。

战士没了，在部队是大事。找吧，四处不见。胡中队长一猜测，海山肯定回家了。他带着两个兵上罕山脚下把海山带了回来。当然，老胡拿礼物送给海山的母亲，在那里又喝酒、又唱歌。一上火车，老胡面露凶相，把海山暴训一顿，说：应该给你处分！这次免了，不准有下次。





海山回部队后，样样争先，获嘉奖一次。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又回篮球架子下面，泪水满地。而后他又跑了。

海山被“抓”回来后，按条令规定可以给予除名处分，这和开除军籍的含义是一样的，失去入党、提干、复员的一切机会。老胡不忍心这么办，用另外一个办法代替。他把海山绑起来，狠狠揍了一顿。海山的屁股被打得不敢仰面睡觉。老胡问：还跑不？海山答：跑！老胡抄一块胶合板接着打。

“我知道不能打兵，打兵犯法。我想把他打过来，这是个好兵，孬兵早说‘不跑了’。这样的兵以后肯定有出息。”

海山屁股结痂之后又跑了。支队知道这件事后下令：一、海山十五日内不归队，除名。二、不许寻找。三、海山如不归队，老胡野蛮带兵，记大过一次。

老胡沮丧，等着处分。

第五天头上，海山归队。他满面春风，对阴沉沉的老胡用笨拙的汉语问：“胡中队长，我妈妈，你看到了吗？”

老胡不明其意，上哪儿看海山他妈？这不是说胡话吗？海山带着自豪、焦急的表情摊开双手，问指导员、班长和所有的战友：“看到了吗？我妈妈？看到了？”

原来，海山回家，家没人。邻居说妈妈看他去了。他急忙返回，坐火车、换汽车，归队。回到中队，他把擅自离队的事忘了，到处找妈。

老胡派出10名战士，到本市驻军单位找海山的妈妈。后来在空军雷达团找到了。

老胡说：“你们蒙古人太有意思了。海山见到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蹲下把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我们都被感动了。”

原来，海山母亲知道儿子的“思母”病三个月一犯，她把牛羊卖了，房门也没锁，上部队给儿子做伴，说：“不能让国家（意为部队、政府、组织）缺一个人。”海山一逃跑，国家就“缺”了一个人。



海山见到妈，如虎添翼，多苦多累都不怕。支队给老太太租了一间房，没给海山处分。不久，他进教导队、提干。现在如鱼得水。

在我的请求下，老胡领我去了海山家。老太太笑着迎着我们，边上站着儿媳。母亲相貌慈祥，额上、嘴角和眼窝的皱纹深长通展，环绕着明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海山的气质已经城市化了。

老胡故意问：“还跑不？”

海山笑答：“你打我就跑。”

胡政委让海山唱一首歌，海山不扭捏，闭上眼睛，用蒙古语唱起来：

“妈妈的肩膀啊，是一个枕头
梦里我见到一片鲜花
妈妈的心啊，是一个枕头
醒来我远走天涯……”

海山母亲笑得脸上鲜花开放……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母亲是我们永远眷恋的记忆，她让我们勇敢、无畏，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勇直前。



送帽记



买帽子

沈阳今年的冬天最冷。报上说60年来最冷。60年前，我未降生，不知道这个结论对不对。但对我的耳朵、手和鼻子而言，确实冷。这是在跑步时感到的。鼻子漏了，像下水道一样。眼睫毛结霜花，眨巴一下能粘上。手从双层手套取出来，半天暖和不上，真冷。

我最冷的时候想到的每每是乞丐。为什么想到乞丐，我也觉得怪。跑步时候脸冻僵了，伸手捂捂脸。手又冷的受不了。这时想到无家可归的乞丐，俗称



“叫花子”。他们没棉帽子，没手套，这个冬天够受。

看天气预报，零下34℃、零下35℃的天气接踵而来。我在屋里转磨磨，觉得他们挨冻几乎是我的责任。我开始想，他们缺的东西——大衣、棉衣裤、棉鞋。何止这些？他们什么都没有，连裤衩都不一定有。我没这么多钱把他们打扮得像新郎似的。算了，不想了。但脑子还想，一看天气预报就叹气。一天，我心里灵光一动——何不买一些皮帽子送他们。帽子不分大小号，比鞋袜什么都好安排。妥了，我连上哪儿买都想好了。

宁山路有一片卖劳保用品的小店，在靠街的阴暗的楼底层。在最后一家找到了帽子。太好了，草绿布面羊剪绒帽子，里边的标签是“辽宁省沈阳制帽厂”，电话五位数。我二十多年前来沈阳，电话就六位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些帽子仍然簇新地堆在这里，没被虫咬火烧，显然是为了迎接这个最冷的冬天。

卖帽子的是一对七八十岁的老两口，动作迟缓得像电影慢动作一样。我问完价钱，说买十个帽子。老头问我戴得过来吗？我说我自己戴八十年也戴不了这些帽子，送人。老人说，送礼送帽子了？这帽子式样不好。我说送要饭花子。他盯我半天，没表扬也没批评，说别买十顶，八顶你都送不出去。我问为啥？他说你找不着他们。事实证明老人说对了，他虽然关节强直但洞明世理。

找花友

买了八顶帽子，我挺兴奋。傍黑天，我把帽子塞进双肩背包，去送给那些叫花子。这时代爱称“友”，跑友、麻友、养猫的叫猫友，但养狗者彼此不叫狗友。我找的是花友。然而不顺利。

其一，零下30℃的气温，很快把我冻透了。羽绒服、登山靴和皮手套完全形同虚设。这不怪它们，我骑自行车，四面寒风。我在心里跟花友比，他们穿的比我薄多了，整夜在外面又如何？其二，我事先没想过花友们在哪里，想也白想，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在大街上骑行，人少，都给冻回家了。我盼着



路灯下看见一个花友手捂耳朵，跺脚御寒，没有。我想也是，他为啥在路灯底下站着呢？路灯也不能取暖。他可能在没灯光的胡同的遮风处躺着，或在桥洞子下面躺着。我沿黄河大街、西塔的大街小巷找，一位都没遇到。找找养成了毛病，专盯不戴帽子的人。见到几个，近身看，人家衣衫俨然，不像花友。见到一位衣服略破又没戴帽子的人，我下车问讯：干啥去？他答上老丈人家喝酒去。我一听心凉了，连老丈人都有，哪是花友啊。忍不住说一句，我有帽子，你要不？他答，不要，我冬天从来不戴帽子。说完他又补充一句，你这人心挺好。我心想你遇见这么好的人也不配合一下？又问，你真不要啊，来一顶吧？他摆手，真不要，你快忙吧。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上老丈人家喝酒的人后，不知上哪里去，挫败感浮上心头。在街上，我已经溜达了两个小时，毫无成绩，别人都上老丈人家喝酒去了，唯独撇下了我。我告诉自己，上繁华的太原街转一圈，这是最后的尝试。如果见不到花友，明天把帽子送给百鸟公园的跑友，就说捡的。

送帽子

太原街不愧为商业街，亮如白昼，楼宇霓虹明灭。穿裘皮的娘儿们牵着小狗溜达，小狗有鞋有背心。我突然发现一人翻垃圾箱。

天佑吾人。我跑过去说，你好！他从垃圾里抬起头，眼睑和嘴唇边上都是白的，剩下地方全黑。干啥？他愤怒地问我。我说明来意，他拿过帽子，看一眼，扣在头上继续翻垃圾。他虽然无言，我还是挺高兴，开张了。第二个花友挺好找，他在银行关闭的金属门下边躺着，身上盖七八层大衣或棉被。我问给你帽子要不？他熟练地毫无感情地说好人一生平安，接过帽子看一眼，戴上了。第三个花友是老太太，用绳拽着一堆垃圾往前走，头围单薄的纱巾。我送上帽子，她里外看看，说还是新的呢，夹腋下走了。我问她为啥不戴上，多冷。她回一句，给我儿子。

这是我遇到的三位花友，他们全翻帽子朝里面看一下，看新旧。他们全



不看人，好像我不值得看。第四位花友也在翻垃圾箱，不过是在马路对面。我给他帽子之后，他竟伸手跟我握了握，眼边浮上一层泪，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哪？我说多了，是你没碰上。这个人六十多岁，有酒气，脸上的惊讶半天回不过来。他问我住哪儿，我说皇姑。他问皇姑哪儿，我瞎编了个地方。他问哪楼哪号？我问他干啥？他答我得看你去，你这人这么好，我得看你。我说用不着，上车走了。

他拽我车后架，说我也有东西送你。他衣服分好多层，每层都是外衣，合在一起穿。他掏出一个带狮子头的旧打火机，给你。我说不要。他接着掏，掏出一个折成方块的画报，打开，里面印的照片是裸体女人，啥都没穿。我说不要。

他摸一把脸，你咋啥都不要呢？我给你好的。他从另外的兜里掏出一个扁瓶，有半瓶琥珀色的洋酒。送你了，比你帽子贵，这都是我捡的。

我说谢谢你，我不喝酒。

他说你咋也得要我点东西呀？要不我不让你走。

我说你都有啥？

他把衣服一层层脱下来，我说这么冷，别脱，他倔犟，全脱下来，只剩一件衬衣。从这七八件衣服里掏出不少东西摊地上，没开盒的安全套，小包装的番茄酱，酒店小瓶洗发水，唇膏，木梳，还有一个夜光的，一弹老高的塑胶球。我说我要这个球。他说你真有眼力。咱俩交个朋友，哪天看你去。他把我车后架松开了。

第五个花友其实不是花友。他年轻，剃光头，双手揣棉衣袖子里站街边。我问他干啥呢？他说等人呢。我说送你个帽子吧，他接过来戴上说正好。这时飞跑过来一个人，他俩钻进一个四轮车开跑了，来饭店拉泔水的。第六个花友唯一带职业特征，他在人行道上晃荡搪瓷茶缸子乞钱。我送他一顶帽子，问：你们这伙人都在哪儿？他反问哪伙人？要饭的。他说不知道。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敷衍。我把帽子从他头上抢过来，你说。他一指，南站票房子。我把帽子又



给他扣上了。此友不愿让他同仁得一个帽子。

南站票房子？对，票房子暖和。我进了南站候车室，这时候是晚上十一点。长椅上旅客东倒西歪。我发现一个肥胖的小伙，脸也不脏。他身边一堆棉花套子证明他是花友。给他帽子，他鄙夷不屑，说我用不着，一冬天就在这过了。说完哼着小曲，上下打量我，问，你干啥的？

我真答不上来自己是干啥的，我的职业或事业跟帽子没关，但此刻我只是个送帽子的，我说送帽子的。他说不像。

在我继续地找花友的时候，刚才那个胖子领来个威严的人，也许是便衣警察，也许是协勤。

威严者问我：你干什么呢？声调横。

我说不干啥。

你背的是啥玩意儿，倒地下检查。

你凭什么检查，你是干啥的？

此时又来了三四个他们的人，拽住我肩头，让我出示身份证。我没办法出示了警官证（凑巧带身上）。他们看了大为惊慌，说对不起，咱们这儿经常有人打着送东西的幌子搞诈骗。说完他瞪那个胖子一眼。

出了候车室，我还剩两顶帽子。我送给一个迎面走来的衣衫褴褛的人，对方回声谢谢，才知她是女的。剩一顶帽子，还在家里放着呢！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疯狂的事，但正是这些疯狂的事让我们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

第二辑

谁动了我们的幽默

SHEI DONG LE WO MEN DE YOU MO

“拖拉机配牛”矗立在一座灰色的5层楼房的顶上，每个大字镶着电灯泡的边儿。从这里走，乍一看到这几个字让人大吃一惊。拖拉机配牛？过一会儿才想到“牛”原来是一个“件”字。如果是初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可能会相信这座灰楼里面正在“拖拉机配牛”。高科技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拖拉机配牛



“拖拉机配牛”矗立在一座灰色的5层楼房的顶上，每个大字镶着电灯泡的边儿。从这里走，乍一看到这几个字让人大吃一惊。拖拉机配牛？过一会儿才想到“牛”原来是一个“件”字。如果是初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可能会相信这座灰楼里面正在“拖拉机配牛”。高科技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我每天从辽大操场回来，路过崇山立交桥的转弯处，一行字映入眼帘：婚礼喜庆一条龙，下面是传呼号。人们当然知道，这是招徕装饰花车、摄像等



结婚礼仪的生意。但在清早，冷不丁见到这句话使人玩味不已。婚礼喜庆竟然会是一条龙，何其可喜。从那儿走得久了，觉得此话少一上联。越日，得白居易句：“试玉须烧三日满”，缀饰“婚礼喜庆一条龙”不亦悦乎？这也算一种“拖拉机配牛”的手法。

中国人多有刻石留念的怪癖。在校园或风景区的优美之处，劈面立一块大石，上书“松风”之类的话。这种没有前言后语的蠢话貌似文雅，实在是污染环境，而且毫无意义。汉字作为一个结构独立的字，以书法写出，还过得去。如果在美国的一些绿地上突然立起怪石，上刻“Virtue”（好的德行），Confidence（自信），有可能会被看做是前卫艺术。我常去的那座校园，最近在绿地立起大量怪石，刻词已经不够，向全校师生征集。有一位匿名提供者的献词为“武运长久”，讽刺这种刻石癖。

哈尔滨一位朋友说，她印象最深的一条标语叫做“美好婚姻斜对面”。这里又有玄机。为什么“美好婚姻”会“斜对面”？对此如何领会以及操作呢？事实如此：前者是一家婚姻介绍所的名称，后来搬迁到斜对面的房子里。谁说老百姓不知汉字简洁的精髓？虽然不明白的一直不明白。但明白的——如征婚者——一看就明白了。大街上还有一些标语：洗车、盒饭，一望即知，而用不着写成“我们会洗车”、“这里有盒饭”。

在一家妇产医院的墙上，写有“无声破碎——传呼号”。后来，我一看见妇产医院，包括妇幼保健院，就会想起“无声破碎”。有一次，去那里探望一对母子，我竟念出声来，让同行者吓了一跳，她问：“你说什么？”

“文革”笑话中，有一则是这样的：四川某县城贴了一幅标语，“打倒”两字写在墙的拐角处。至于“打倒”什么，要拐过去才能看到，而转过去写的是“邓小平好”。这幅标语在两个方位看出两种意义，传达人们潜藏的心声。中国有许多金圣叹式的人物，聪明，对生死大事仍抱有趣味的态度。

刚学写字的小孩最喜欢在公众场合写字，发布自己的见解。但他们文化浅，不知写什么。一般是“小兰是好人”或“阳阳是坏蛋”。我住的这座楼



的孩子写赋了这些后，在一家门口的墙上写着“从这个门进去第二家是姚晨家”。对门则有“从这个门进去第一家是刘明家”。姚晨与刘明均为二年级，住对门，互相写的。这句话虽无哲理文采，但发表出来已给孩子带来莫大快乐。人从小就有发表欲。

辽中一座城市在入城处两厢的石壁上写到：“欢迎您到××做客，一定搞好计划生育”，仿佛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生孩子的城市。想起马克·吐温写的，一个人在台上演说时，一群年龄相似肤色不同的孩子拥上抱他的腿叫爸爸。说到计划生育，我还看过这样的标语：少生孩子多养猪。仿佛孩子与猪都由一人主打。

去年，我跑步由黄河大街经中医学院，再由北陵大街返回。快到终点时，不想跑了。这时，有两个字一点点在视野里放大：加油。这时你跑还是不跑？只好跑。“加油”是一家空军加油站的招牌，出现在跑步者的终点，如有天意。

生活的沉闷，多少会由于这些标语广告而变得神秘与有趣一些，虽然它是社会文化符号的一种混乱。谁也不相信拖拉机配牛，它们彼此都没有这样的冲动。但在抬头一怔的同时，笑意已经浮上心头。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生活中的幽默是要发现的，你笑对生活，
生活就会给你无限的惊喜。



萨如拉



我无论做什么，身旁总有萨如拉目光的追随。一旦定睛与她对视，她反而不好意思了，撩起破裙子遮脸，只露出眼睛热烈地望你。她的嘴，一定在破裙子里大笑着。

萨如拉是我堂妹格日勒的孩子，只五六岁。

虽然萨如拉学着大人的腔调厉声喝狗，以砖头勇敢地砍别家觅食的猪，敏捷地翻墙摘豆角，但你看她时，她还是羞涩。

她还不知道为自己家里的一贫如洗而难堪，她腿上久不洗濯而形成的黑



渍，那件颜色褪到无以名之程度的裙子，都没有使她感到不妥。

当我用眼光抓她时，萨如拉先“哦”地尖叫一下，惊慌而幸福，然后两脚蹬地、弯腰架臂，准备跑。

有一次，我对着架上的豆角秧假装自语说：“萨如拉老是跑，肉都是竖丝，蘸酱油肯定好吃。”

我的声音不大，但已被蹲在外屋洗小手绢的萨如拉听到了，警惕地直腰观察左右，然后偷着把酱油瓶藏起来了。

她也许真的认为我将把她按到锅里，填满水，煮了吃肉。

在胡四台村，我由于是城里人而被亲友们认为是有钱人，他们谦卑地谈吐，唯恐说错什么话，这使我难过，感到对不起他们。

孩子却不是这样，他们照样得意洋洋。你给他糖么？给吧。孩子们在品咂糖果的甜蜜时，其专注如一位教士读《圣经》，心里只有快活，而不是别人的恩典。孩子们聪明，知道世间之乐乃与生俱来，何须谦卑？

萨如拉爱洗小手绢，这一点已引起众人的议论。她一有空就用肥皂洗那个带小鸭子图案的手绢，扯在手上飞跑一圈，已干了，然后塞到鼻子下面，嗅阳光与肥皂的气味。

她一洗手绢，就要唱歌。其嗓子之嘹亮为整个家族所首肯。在我们的八度之上，她仍能唱两个八度，从容婉转，像鸟儿在云层里翻飞：

“弥漫着白雾的鄂托克西边，
牵连着我希望，
真想和他见上一面啊……”

这是一天午睡时，萨如拉在窗下所唱。我静静地听，间或还有清水撩拨的声音，她又洗手绢了。

我坐起来往外看，见到她母亲格日勒对着我笑，大手大脚的，衣服后背



让汗打透了。我们来到之后，亲友们轮流杀羊请客。我这个堂妹也随着大拨人马，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拣一块骨头啃着吃。她没有羊，请不起我们，惭愧着。仿佛对不起我媳妇送她的鲜艳裙子。

但是，当她发现我注意并赞赏小萨如拉的所作所为时，就非常高兴，如同送给我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萨如拉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条件允许，我很想把她送到北京的朋友赵世民身边，让他给请一位像沈湘那样的老师教歌唱，也许会培养出一位玛丽亚·卡拉斯或迪丽拜尔。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孩子所接受的并不是华丽的衣服、丰盛的大餐、新奇的玩具，而是鼓励 and 爱护，他们给予我们的才是纯真和美丽。





取款记



我到邮局取款。排队，排在我前面的姑娘汇款。她左手攥着钱，钱折叠攥在手里，露出一条红边。她一会儿把钱揣进牛仔裤兜，用手捂着，一会儿掏出来攥着。手攥着踏实，这是我在心里说的话，没告诉她。她忽然回头看我。看，是看你是不是偷钱的人。我在她目光之下，尽量做出非偷钱人的表情。我也不知道偷钱人该是怎样的表情。而从她的表情看，我正是偷钱而且是偷她钱的人，因为她把钱从左手转移到右手，攥得更紧。我眼看远方，嘴里哼歌，哼



的旋律是《阿里郎》。然而，你被认为是偷钱分子，与哼什么歌无关，就算哼《东方红》都不能让人放松警惕。

这个姑娘交办汇款手续，把300元钱交给营业员。她回头看我，松一口气。我也松一口气。

她办完，该我办了。我递上取款单，取300元。营业员给我300元，钱皱巴巴、汗津津的。

我拿钱刚要走，姑娘问营业员：你怎么把我的钱给他了？

营业员和我都被问愣了。

营业员说：这不是你的钱。你的钱已经汇过去了。

姑娘说：我明明看你把钱给他了。

她脸涨红，把钱从我手里抢过去，说：每张钱上我都做记号了。你看，这个，这个，这个，三个铅笔画的五角星，你还不承认这是我的钱。

营业员无奈，闭目想了想，说：这是电子汇款。我一点鼠标，钱就过去了。已经到你汇款的地址：朝阳县西牛波罗村二组王金才名下。邮递员把汇款单送给王金才，王金才拿单子在乡邮政所就把钱取出来了。

姑娘举着已经是我的300元钱，问：是这300元吗？

营业员：不是。

姑娘：不是？那你把谁的钱汇去了？我们家不要别人的钱！我们汇自己的钱。

营业员：哎呀！怎么跟你说呢？钱是个概念。怎么才能跟你说明白呢？

姑娘：钱就是钱，怎么能是概念？你领工资能领概念吗？

营业员被问住了。

姑娘说：这钱我不汇了。她把钱揣进牛仔裤兜里，往外走。

营业员站起来，哎，哎！钱是他的，把钱给人家……

我拦住她——不管怎么说——这钱是我的。我不是吝啬的人，但这钱是我的。



姑娘说：大叔，他（指营业员）刚才一派胡言。你说说这个理，我的钱，他不给汇走，私自留下，又给你了。你俩是不是一伙儿的？

这件事牵涉到货币的流通性以及汇兑性，说不明白。我说：姑娘，你上商场买一台电视，花2000元。你把钱给收银台的收款员了，对不？

姑娘点头：对。

我接着说：你交完钱把电视拉走了。你那2000元钱到了收款员手里之后，又上哪儿去了？

姑娘：不知道。

我说：对！你手里有了一台电视，就可以不管你交的钱了。一样，你把钱交给邮局营业员之后，你手里有一张收据。如果对方收不到款，你拿这张收据找他，对不？

姑娘：对。

我告诉她：所以，这钱是我的。

姑娘惊讶：什么？

我说：我的话省略得太多了。这么说吧，你拿了收据就不用管你的钱了，这钱跟你交给商场的钱是一样的。

姑娘不做声。

我跟营业员说：你另外再找300元给我吧。

营业员：我没钱，就这300元。

我说：这钱我不取了，我明天来。姑娘，你把钱交给营业员。营业员，你务必把姑娘这300元钱汇到指定地方，行不？

姑娘和营业员都同意，营业员大笑。

我走出邮局。不一会儿，姑娘追上来。她说：大叔，我觉得你是好人，跟他不是一伙儿的。

我说：姑娘，你冤枉人了。不说了，你放心走吧。

再解释我也迷糊了。



姑娘：大叔，你别生气。这点钱在你们城里不算啥，可我们挣得不容易。我在小饭店打工，早上五点起来买菜，接着择菜、洗菜、切菜、和面、包饺子，晚上十二点上床睡觉，手脚都是肿的。老板娘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讲好每月给600元钱，找个理由就扣，到手不足400元。平时连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我爸病了，给他汇300元，想多汇也没有……

这姑娘双手粗糙红肿，眉心出了皱纹，刚强的眼神仿佛看到了病床上的父亲。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的钱一定能汇到你爸手里，一定的。

姑娘朝我鞠一躬：大叔，谢谢你！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无法揣测别人的心理，却可以试着理解别人的痛苦；我们无法帮助别人生活，却可以给予别人一个微笑。



姜汤记



过去，渤海边上有一个姜国，产姜。该国的人忽视姜，爱说“简直像姜一样微不足道”。

有个聪明人，叫鲜于姜。他听说海对面有一个翠国，产翡翠，却没有姜。鲜于姜雇了一条船，满载姜，准备赴翠国。离岸前，戍兵告诉他：如果你回来的话，身上要带姜，否则不准入境。



鲜于姜想：这算什么？“简直像姜一样微不足道”。

到翠国，这里的人起初不懂姜，以为是无刺的黄仙人掌。鲜于姜演示：泡姜枣茶，治妇女妊娠恶心。姜沫与扇贝同嚼，简直妙不可言。所以说，姜成为翠国的贵重之物，人们见面先问：今天你吃姜了没有？国王巴图翠经常说：“简直像姜一样重要。”许多人改姓姜，女人的名字变成姜女、姜兰、姜梅。

姜给鲜于姜换来翡翠、祖母绿和琥珀。至于他手里的黄金，“简直像姜一样微不足道”。浪漫的事是，他用五公斤干姜娶来一位美女，腰围只有67公分。他身上最后一块姜缝在裤腰上。一次，有人用夜明珠乞求换他腰里的姜。怎么能违背市场经济的法则呢？换。他的财物里又多了夜明珠。

鲜于姜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没多久，他开始怀念祖国，眼里常含着泪水。终于，他准备回美国。鲜于太太可能吃姜太少或腰围太细的缘故，不想同往。鲜于姜怒曰：“你以为你是谁？我有这么多珠宝，回国能娶八个像你这样的媳妇。”

珠宝装满船，启程前，鲜于姜向送行的国王和人民发表演说：“我日夜听到祖国的召唤，这并非幻听。像姜离不开土地一样，我要回国。再说也挺长时间没吃姜了。我会想念你们，美丽的翠国。”他用目光找到人群中的前妻，瞪了一眼。

国王说：“你的到来，简直像姜一样重要，希望你回国后多给我们运姜。”

鲜于姜渡海回到姜国，第一件事是跪下亲吻这片长姜的土地，然而被戍兵拦住，让他出示姜。姜？没姜了。他解释，自己祖祖辈辈是姜国人，说出自己父母姓名和绰号，用方言唱了三首姜国民歌。不行！戍兵手指墙上标语：非姜莫入。鲜于姜哭、闹、打滚儿和抽疯都没能打动戍兵的心。没办法，他只能返航回翠国。

谁也想不到，风浪打翻了船，珠宝沉入海底，鲜于姜与船夫抱着破船板漂流到荒岛，用三个月的时间扎了一条筏子，回到翠国。上岸后，他成了穷人，



“像姜一样微不足道”。更可怕的消息是，翠国人用姜芽培育出更多的姜，开始说“简直像姜一样微不足道”。

鲜于姜流落街头。一晚，他在庙里借宿，对和尚讲了自己的际遇。和尚说：“人生其实就是交换，用美貌换钱财，用才能换地位。但不能换出自己唯一的东西。唯一就是所有。”

鲜于姜听不懂这些话，问：“有姜吗？我煮点姜汤喝。”

和尚说：“嗨，姜啊，墙角多的是，随便煮。”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别人拥有珠宝，你也可以拥有；别人拥有金钱，你也可以拥有；你生命中那个唯一属于你的东西，才是你的所有。



猪笼草



我去邮局取包裹，在门口见一年轻女子从出租车下来，手里端一盆花，端不动。一般人都端不动稍大的花盆，为啥？花叶蓬张，不便近体。手伸着，肌肉力量不够。我帮她端花，进邮局。

她喊：邮花！

邮局的人笑了，说邮不了。

她不高兴，说：我不要了，扔你们这儿。

邮局人说：别放这儿，你拿回去。

她说：我拿不动，放你们这儿吧，寄存。



邮局人说：我们不寄存。在这儿养着也行，不承担责任。

年轻女子说：行，你们窗台那么多花，不在乎这一盆。她用目光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帮我打个电话。

她从衣袋里翻出揉皱的纸团，打开，说：这是号码，看清没？让他取。

我用老实的语气问她：跟他说什么？您姓名？

她答：一个字，取！别的啥也别说。说完，挺胸“瞪瞪”地走了。

我把花放在黑大理石的宽边窗台上。揣摩这盆花。叶子如橡皮树叶，有蜡质，叶中脉延伸一段卷须，发育成囊。这是什么花呢？囊垂如小瓶子，绿皮，带红筋。

我按她给的号码打电话，一个小伙儿接听。我说你到×街×邮局窗台取花，花不知叫什么名，有囊。他提出问题且语气粗鲁，取花干啥？什么囊？你是谁呀？我按女子所嘱，啥都没说。

回家睡一觉醒来，想起我儿时读的彩色连环画里有这种花，叫猪……什么？花囊有蜜腺，吸引小虫爬入，盖子关上。消化液把虫消化了。对，叫猪笼草。

电话响。取花的小伙儿在邮局打的，请我去一趟。我说花什么样，他说花找到了，对我有话说。

我老老实实去了邮局，见猪笼草边立一壮硕小伙儿，脸胖肚圆。他问，这是什么花？

我说一遍。

听完，他不爽：把我当虫儿消化了？花我不要了。

还是女子说的“啥也别说”对，说了就不对。小伙儿走了，我也走。才出门被邮局的人拽住：这盆花有白粉病，你拿走。

我……成什么人了？传话、搬花。我把花盆扛肩上回家，这时街上又有人问：这是啥花？

我“啥也没说”。



他三十多岁，自问自答：猪笼草，原产印度，著名食肉植物。多钱买的？
我摆手。

卖给我吧？

摆手。

大哥求你了，多少钱都行。我属猪，老婆属龙，多合适。多钱？

摆手。

他拦我：今天是情人节。卖我吧！

情人节？我说呢。你端走吧，不要钱。

这人用胳膊窝夹着花盆飞走，怕我后悔。

没几分钟，壮硕小伙儿赶来：我花呢？人家说猪代表发财，瓶代表平安。
我花呢？

我指前边那人：他抢走了。

小伙儿追他，那人上出租车，小伙儿在路边拦另一辆车追他。

晚上，我跟媳妇说此事，她点评，曰：现在的人哪，爱的不是人，是迷信
传说。还情人节，哪有情？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人们总希望用物质来表达生活的美好，有了车就代表不用步行，有了钱就代表不用辛苦，但有了什么能代表你满足了呢？



冰 雕

公园门口矗立冰块，集装箱那么大。问做何用，通时事的人说：冰雕。

有道理。罗丹说过，去除物体的多余部分，显示藏在其中的形体和灵魂。

我围绕大方冰使劲看，想：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呢？酒神、王母娘娘、张学友、长颈鹿？都可能。罗丹还说，那是能够呼吸的灵与肉的结合。这些已经包含在半透明的冰里，我们很快就看到了。

第二天，见长发的雕塑家凿冰，艺术刚开始，像破坏一样，看不出什么名堂，围观的人渐渐散了。下午，冰现出一雏形，大约是一巨狮，昂昂然。雕塑



家很满意，说上酒吧喝酒。

越日中午，巨狮大嘴和铃铛式的眼睛已暴露，左爪蹬一球。人说狮雕之公母取决蹬球之爪的左右，此狮约雄性。

后来，狮之病脊窄臀显现。狮与虎一样，脊如病弱，徐悲鸿之狮笔意亦此。狮头越发显大，不可一世。只有肚子上的冰还未清除。

再一日，我去观狮时，狮子变小，模糊多水，精锐气泄了许多。天变暖，阳光晒的。和狮头一样，雕塑家头上也流着汗，也有些沮丧。他正按比例把狮子变小，免得别人看不出狮子。

傍晚时，狮已改豹，写好“雄狮”的塑料牌也改成“猎豹”了。豹尾长身矮，头小得像西方的模特，没有大嘴和鬃毛。

晨，猎豹也缩水了，像刚从水里钻出来的狗。雕塑家沉思。

几个小孩说：“改哈巴狗吧。改猫吧。”

还说：“改烤鸭吧。”

雕塑家忍无可忍，骂一声，冲过去揍他们。小孩散了，天下最不容易捉到的就是小孩。他们远远地喊：“改耗子吧！改跳蚤吧！”





小儿哪懂艺术作品，由大变小，不等于才能的递减。猫未必不是艺术品，但有原来的雄狮比着，就不好办。

“改海象吧。”我向雕塑家建议，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海象光溜，咋晒也像那么回事。

雕塑家没言语。他一定也听过那个相声，扇面美人改成张飞，再改怪石。

这几天出奇地热，天天在0℃以上。因为这么一大块冰的融化，公园的空气比往常清新，扭秧歌的人多起来。

雕塑家对作品左观右察，长吁短叹。看来其形体和灵魂都被太阳收走了。他自语：“可别扯了。”举起锤子“咣咣咣”砸了一通，狮、豹、海象及猫、狗均告毁灭，收拾工具，大摇大摆地走了。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生活赋予我们的是一块冰，在漫长的生命也会用尽，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雕凿它。



对“哈哈” 的敬意

自从修车的老赵摆上象棋摊后，桑园成为楚汉之争的战场，多的时候有七八局，在树荫下“啪啪”的。而老赵，由于总有人找他修车补胎，失去了固定的下棋位置，惶惶地从这局走到那局指手画脚。我说“你比教练还忙”。他摇头，说“没办法”。

对天下之事的评价，老赵一律“没办法”，听着隽永，如悲观主义哲学家。

近日，下棋人中多了一位奇士。我还没有见到，是听出来的。我和他第一次相遇是在午睡时分。午睡时，我对棋子的“啪啪”已经适应。但那天在耳畔



震响的是“哈哈”，笑声响亮而光润，传得很远。从歌唱艺术上说，属于美声。不到一分钟，他已笑了两次，每次全都“哈哈”三声。也就是说，他的棋战之乐恰好与呼吸深度相匹配，用上海话说是“刚刚好”。

我想起大师关于歌唱的名言。

“简单地说，歌声就是具有能量的气息。”——艾地兹·布拉德

“对歌唱者来说，出气的方法比吸气更重要。”——佐尔伯格

“找出你声音中最好的部分，把它保持在头腔最高的位置，发音时感觉不出一点紧张。”——罗斯·班普登

正像大师说的，“哈哈”吐气干净，声音放松。睡不着，我又生出一个疑惑，就是他的笑声何以如此密集？我对棋不在行，但知道此物能给棋人——至少是赢棋的人带来喜悦。而“哈哈”无疑正在赢。依我的浅见，他收盘时“哈哈”一次就足够了，即使棋艺湛深，也不一定每步都“哈哈”。电视上，大师胡荣华仿佛也没有“哈哈”，相反他常常是蹙眉苦思。谢军以及与深蓝对弈的卡斯帕罗夫也没“哈哈”过。他们是思考者，思考者如哲学家一样，怎么会“哈哈”呢？

他下棋难道不思考吗？我有点“哈哈”了。

“哈哈”，声音穿过碧桃树密密的叶子传了过来。我感到他笑的时候气息从肋下向周围扩展，横膈膜有力地伸缩，有美声所说的“面罩感”。一个人频繁地在林间“哈哈”，对身体实在很好——内脏体操。

抑或他想把对方的思想搞乱？也不像。笑声是无法伪装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愉快，产生不出正确的发声方法，声音会干涩、瘪、缺少光泽。

“哈哈”实在太快乐了，他根本用不着去赚大钱当大官而后得意。他的笑声里还有狂喜的意味，即意想不到的快适，如在棋盘上看到了喜剧演员的表演。用老赵的话说，真是“没办法”。在他的笑声中，我回想自己值得“哈哈”的事情，委实不多。笑，无论出于成就因素或喜剧因素，对我们均很吝啬。而生活以其严峻面对人们时，为了什么发笑甚至是可疑的，如同轻薄，有



的人早就脱离了快乐。

常常快乐，意味着快乐之事的众多。快乐数量如此之大，必是一些寻常之事，但快乐的强度并没有因此减低。当我们说“乐观”这个词的时候，指向并不仅仅是买彩票得汽车那些人，还包括境遇已窘但还能不断发现快乐的人。就生活态度而言，我喜欢那些在路上捡一元钱而大喜的人。如果一个人在路上捡了100元钱仍无动于衷，必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也不是健康的人。

我一直想见“哈哈哈”一面，但他并不常来。有一天，他从下午4点一直“哈哈哈”到午夜1点。说实话，这已近无厘头了。我妻子被吵得睡不着觉，后来竟也大笑，因为她终于遇到一个在深夜里大笑的人。那天夜里，在他“哈哈哈”的间隙，附近一条狗应声吠和，但终于坚持不住，吠声弱下去了，带有一些委屈。

我想象“哈哈哈”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人，穿敞怀儿的短袖白丝绸褂子，摇蒲扇。他的牙齿和肺功能都很好，这从笑声中就能听得出来。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真正的快乐不是伪装出来的，也不分原因的大小，那仅仅是让你能放下尘世的苦闷，去一次天国。



孙艳梅



有一天，在辽大跑步的哥俩儿在篮球馆前跟一女孩说话。我刚跑完，正落汗，过去跟他们聊天。

女孩十七八岁，身矮，相貌如县级市饭馆服务员。她一看我就说：“啊，好看的胸脯。”

我想，怎么跟日本人说话似的，笑笑未语。

夏天在辽大跑步的人多光膀子，汗大，穿不上衣裳。

她又说：“啊！六个肚子。”边说边用手指我腹部。

众人大笑，我糊涂了，哪来的活宝。



老白告诉我，这是日本留学生，叫什么什么子。

噢，怨不得。我告诉她，不能说别人六个肚子，叫六块腹肌。

腹肌——我告诉她，不是烧鸡的“鸡”，也不是肯德基的“基”，更不是手机的“机”。

大伙起哄，让我教她汉语。好好，我应允。跑完步的人，大都精力充沛，焉有不好为人师之理。

先起个中文名，我告诉她，你那个名老师记不住。

好的，什么什么子说。

就叫孙艳梅吧。

好的，她谦恭地说。

为显示中华文化深不可测，我挑点难的教她。

这个中华文化呀，艳梅（梅拉长声，显出中肯）啊，博大精深。拿老师的名字来说，原野，这个野字在唐朝读墅，星垂平野（shù）阔，懂不懂？

耶！孙艳梅应和，又说：你就是袁术？

还曹操呢，我接着说。

这是野，而夜，读玉，随风潜入夜（yù），读夜就丢人了，别人说你在中国没好好念书。

耶！孙艳梅有点害怕了。

这个这个，发轫之作，这成语听过吧？

没有。

没有我也讲。这个轫，是古代挡车轮的方木。大干部坐车上说：发轫！车夫赶紧把轫搬开，走也。

为使艳梅思绪进一步乱套，我说，古代的少讲点，讲身边的吧。打仗懂不懂？

吵架。孙艳梅回答。

哎，对了。但我军将领管战争也叫打仗。这个仗怎么打呀？小鬼，等等。



还有打车，是招呼计程车，跟打没关系。

打车？孙艳梅委屈地重复。

还有，打酱油，跟暴力也没关系。打酒、打油，凡液体物品之购买行为，均可称之为“打”。

你们为什么不说买酒？孙艳梅以为这么说是专门欺负外国人的。

说呀，买酒，但也说打酒。

孙艳梅，边翻白眼边默记，嘴里嘟囔。

还有，打扮，指化妆；打赌，是两人预先推测事情结局的誓语，也和打没关系；打盹，指人发困。

睡觉？孙艳梅问。

不是睡觉，是说人坐着欲睡未睡之浑沌状态。

还有，上海人说打毛衣，是织毛衣。小孙同学呀，别着急，多虚心，好好学。

我看差不多了，搓搓手，说老师先讲到这儿，莎哟那拉。我回到操场练蛙跳和俯卧撑，看见孙艳梅还孤零零地站在篮球馆前，直眼望着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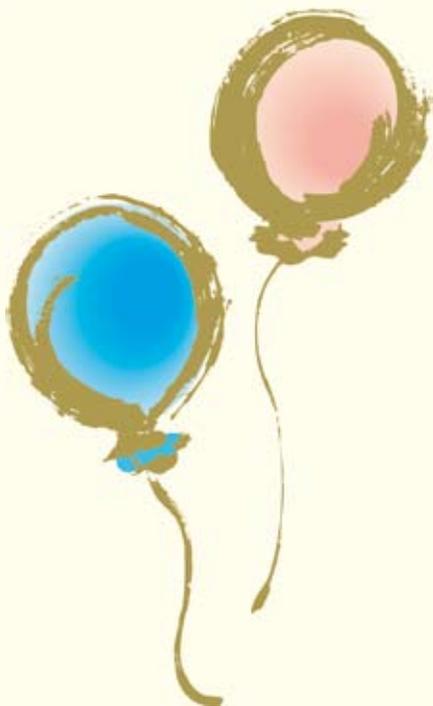
过了几天，孙艳梅悄悄走过操场。边走边偷着瞅我。我喊：“孙艳梅！”

她撒腿就跑，跑得比我还快。我一看，师生关系已至此地，就不追了。跑出一百多米之后，她才停下，还回头看。我估计，她以后不敢从操场走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生活中的乐趣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寻找的。



内 视

我十年前的朋友抗美最近有变故。

他斜视，即外白眼。家人劝他上医院看一下，他说用不着，这样视野更宽。他岳母看抗美总是心有旁骛的样子，说：“这是眼科最小的手术，一钩就正了。”

“钩哪儿？”抗美问，“是铁钩子吗？”

“嗨！你去吧，反正公费医疗。”

抗美去了医院眼科，一套手续后，仰卧在太师椅似的高凳子上待钩。他斜视桌上亮晃晃的刀子剪子，眼皮一个劲眨巴。



医生按程序实施手术，最后一钩，得了。

问题是医生钩得劲儿大了，把抗美黑眼珠全弄到后面去了。他的左眼现在已经不可能斜视、近视、远视与散光了，一片浑白。当他用这种眼睛看你时，别人立刻就把“茫然”这个词吃透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据说这是雨果说的。抗美一只黑眼仍是窗口，另一只是心灵的什么呢？大门？雪地？不知道，我不好乱讲。

问题是（这比前面说的问题更是），抗美并没因此离婚，也没加盟残联，更没被单位开除。他，李抗美藏在眼眶里的瞳孔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颅内世界，比赵忠祥的动物世界更好看。全人类谁也看不到自己的颅腔，抗美幸福地看到了！他看时，先闭上外边那只黑眼，后脑勺对着太阳或大探照灯。哇，血液缓缓而流，肌肉柔软光滑，抗美甚至想伸手摸一下。他的内眼在肉里咕噜噜转，看了自己大脑的情况后，又看看小脑，都挺好。

抗美去医院与为他手术的哭丧着脸的医生握手寒暄，又往他兜里塞一盒烟。

抗美被医科大学聘为颅脑科客座讲师，讲解解剖学。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颅脑模型，抗美用手一指：“这根血管的位置错了。”大家看着他那只白眼默默地点头。

他媳妇最近跟别人说：“抗美出息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黑色幽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你认清失败
其实没什么，换个角度也许就是一出喜剧。



以吃论英雄



我外甥阿斯汉信奉弱肉强食的道理，即天下英雄，只在乎谁能吃掉谁。狮子所以比狼英雄，是因为它能吃掉狼，而不在于狮子长了一个乱发纷披的大脑袋。当然，狮子食谱上是否有狼肉这道菜，就不必细究了。阿斯汉四岁，心里想的全是动物们，核心问题是谁吃掉谁。从另一种角度观察，阿斯汉做的是生物学家的工作，他把所知的动物悉数排为谁吃谁，是一条自然界的食物链。因此，他在看画报上的动物时，尤其留心其嘴与牙齿——英雄的根据。

不幸的是，阿斯汉把这条定律拿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是过去所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譬如，他多次比较我和他父亲究竟谁更厉害些，



并观察我们吃饭时、特别是吃肉时的姿势和表情。我很替他惋惜，其理论水准只停留在进化论上面，而不懂阶级斗争学说。这是自然界与社会进步的不同的定律。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他对其父渐渐起了敬意。原因很简单，他爹一日将一条蛇煲熟吃掉了。阿斯汉从此上百遍地景仰他爸：“爸爸，你敢吃蛇吗？”他爸微笑答云：“敢。”阿斯汉便欢喜地大笑四顾。

还有一次，他爸为阿斯汉表演了一次吃活虾。虾，在阿斯汉看来是虫子之辈，爪牙较多因而可怕。但他爸两下扯裂虾腿吞下。阿斯汉眼里冒出惊喜目光，大叫：“爸爸，你还能吃虫子吗！”他爸答得仍简洁：“能。”

有了这两次事之后，父亲在阿斯汉的心中高大完美无比，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无物不可吃了，便喜欢追随其后走来走去。偶尔，他父亲也答应阿斯汉的一些请求，譬如不吃小白兔与黄鹌等。

昨日，他们父子聊天，阿斯汉又以“你能吃什么？”开头，说过了蛇与虫子之后，他突然问道：“爸爸，你敢吃警察肉吗？”

他爸很尴尬，连说不敢。因为我是警察，而且穿着警服坐在阿斯汉身边，这分明是威胁。我狠狠地瞪了阿斯汉一眼。今早，我听他爸小声教导儿子“以后不能说吃警察肉，不文明”。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那么简单，可生活教给我们的却是如何失去这种简单。



狐狸皮帽子



春天的黄河大街，我看到一个穿短裙的女人戴着狐狸皮帽子骑车飞驰。我见而兴奋，自从告别童年时代，再也没见到戴狐狸皮帽子的人，况且是穿裙子的女人。

我骑车追她，用目光表达我的敬意。在花红柳绿的春天，戴狐狸皮帽子飞行，这是多么好的创意，时代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大胆、新潮又有民族特色。在我的印象中，戴狐狸皮帽子的多为两种人，一种是英雄，如杨子荣同志，他身入匪穴，戴的就是狐狸皮帽子；另一种是东北的车老板儿，他们也算英雄，驾驭四匹矫健的马，在冰天雪地之中飞驰。只有顶级的车老板儿才戴狐



狸皮帽子，尤以红狐狸皮为胜。其毛用气一吹，微微颤动，戴在头上威风凛凛。不管到了零下多少度，狐狸皮帽子戴在头上比顶一个鸳鸯火锅还要热。我虽然对穿戴动物皮毛的人历来不恭敬，特别是穿裘皮大衣牵狗的女人，但戴狐狸皮帽子的似可原谅。

狐狸皮帽子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帽子大而圆，好像没系带，在风中一颤一颤的。后遇红绿灯，帽子又远了。比狐狸皮帽子逊色的是狗皮，毛不蓬松，亦不鲜艳。还有人可耻地戴猫皮帽子。我小时候，有个人摘下皮帽子告诉我：“这是狼皮。”色灰，又带点草黄。我没信。那人说：“这是我在林西打的。”我更不信了，林西尽庄稼，哪有狼？那人看我不信，叹口气，戴上帽子走了。

绿灯，我接着追狐狸皮帽子。我奇怪，路上为什么没人纷纷向她投以敬佩的目光呢？在一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穿短裙、戴狐狸皮帽子岂不“哇塞”？人们太迟钝了，忙着赶路，想着工作和事业上的事，压力太大。

骑，骑，到跟前了。此女着石磨蓝牛仔裙、玻璃丝袜，挎带子很长的紫色小包。再看狐狸皮帽子——嗯？她这帽子全是毛，没帽耳。再看，嗯？毛带卷的，让火燎了？不对，仔细看——这女子焗发，红而蓬松如狐狸皮帽子。

我目睹假狐狸皮帽子在视野中渐远，最后变成虚假的小红点。我纳闷，偌大一个沈阳城，760多万人口，竟然找不出一个戴狐狸皮帽子的人，其情于我有戚戚焉。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传统在一点点逝去，我们并不在乎失去某
种东西，而是它带来的感觉。



跟假话掰腕子



我在兰桂坊认识一位贝蒂小姐。

兰桂坊只适合做两件事——跳舞与饮啤，做其他的事都唐突，诸如说话。当舞蹈和酒上升到一定纯度，言语是一种冒犯。在兰桂坊，什么不做也显得可耻，如不饮酒不跳舞。众人的目光如质问：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此际，不饮不舞如穿衣裤入浴池泡澡，太严谨。

因此，我和贝小姐说的话不多。嘈杂，只能像水手一样大声喊——能大声说的，必然是最表层的话语。知道她是加拿大人，会中文，现为摄影记者，喜



欢旅游。

分手时，她发出一个邀请：

“春节到加德满都去。你去不去？”

这个邀请太幽默了，我笑着回复：去，是一个美妙的建议。后来才知道，我的表现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谎言。

这是发生在圣诞节之前的事情。进了新年，我收到寄自印度大吉岭的明信片，上写：

“我距尼泊尔边境只有5英里。你到了哪里？请致函加德满都橡树岭中学，却金先生。贝蒂·詹妮森于大吉岭。”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以为是一个玩笑。仔细看过邮戳以及英文、印地文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贝小姐离尼泊尔边境只有5英里，而我离尼泊尔任何一个方向的边境线都有几万里，确切地说，从未准备往那个方向前进过。大吉岭，我难道是一个骗子吗？让贝小姐在那么远的地方等待音讯。

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错误。我没有说我们习惯于说谎，但对待事情的态度大不同。在兰桂坊，她说尼泊尔，我以为是脱口秀，没想到这是一个认真的建议。对那些无法实现的目标，我们常视为幽默，漫而待之，把认真与荒诞混为一谈。

我只好撒第二个谎(谎言从来都是连续不断的，否则无法圆全)，说有事务，未成行，致歉，祝云游快乐云云。贝小姐并不为忤，到了尼国，她每日给我寄明信片一张，叙见闻，以弥补我未能西游之憾。真是令人惭愧。

他们何其单纯，在言与信之间，从不揣度别人用心的真伪。在这种信任之下，别人只好把谎撒下去，并在对方的包容中感受芒刺。我每天接到贝蒂的明信片时，都在心里说10遍：“说真话多好！你这个骗子，内疚吧！”

贝小姐寄自尼泊尔的最后一张明信片说，游毕回国。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对尼泊尔的美丽有了很好的了解。过了半年，贝小姐来信，问我去不去肯尼

谁动了我们的幽默



亚。我赶紧告诉她，不去肯尼亚。以为就此无事了，她又来信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习惯在“不为什么”的情态下生活，可感而不可问。我们的文化态度是不愿说破。但念及前嫌，立即告诉她我不喜欢肯尼亚。为什么？贝小姐不仅问，还列举这个国家美不胜收之理由种种。我没法回答，因为对此一无所知，只好说，对此国之美已有认识，但足有疾，不宜奔走于东非大陆。

贝蒂回信，说等我的脚好了之后再去肯尼亚。到时候，卢加德斯瀑布进入盛水期，更加好看。

我想了好几天，想不出回信怎么跟她说。如果真话和假话掰腕子，假话永远也赢不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无法说出内心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伤害谁，可是你的谎言却真正伤害了对方。



与杀虫剂无关



昨日，我赴辽大操场行跑步之乐，步过五千米，多走了别人四五天的路，身体内各部分都活跃起来，不管它们叫肝脏、松果体与升降结肠。各部分闹闹吵吵地相互走动、开会、交流、发简报。我不管，说：你们弄吧，把新陈代谢的事搞好。尔后，单双杠、杠铃之类搞一下，无所不用其极。

这时口唇发干，即使叩齿呶舌也捻不出一个唾沫蛋儿。穿衣服回家。走到哲经楼下，见一水罐车，上写“绿化车”，但刷蓝漆。我听到——耳朵这时最灵敏——咕咕的水声。橙色的软水管从车上蜿蜒顺到松树边上，水在早晨的光线上如白花花的银子，光在水流上站不住，闪颤飞逸。而水声很小，像一个人



腹内唱歌或自己跟自己聊天。

我过去，捧水管痛饮。

“不许喝！”

才喝两口。一戴手套的人指着我：“放！”

放下？我跟松树抢水让他生气？浪费水？

“有药。”他痛心地图水。

有药？手马上捂在肚子上，后察觉，放下，“什么药？”

“什么药用不着你管。不能喝！”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什么药，好写遗嘱。”

“杀虫剂、灭菌药。”绿化车管理人员脸气得通红，“谁让你喝的？”

杀虫剂！“能活到五一不？”我问他。现在是四月初。

“你什么态度！”他像盯坏人一样盯着我，“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他拍腿（有尘土扬起）：“出了事怎么办？”

“我办！”

“你能负起这个责吗？”他用戴脏手套的手指我。

嘿！我也有脾气了，说“我喝杀虫剂了，不是你，你发什么火？”

他醒点腔了，蹲在地上抽烟。

“药的浓度多大？”我问。

“正常比例。”

正常比例是多少？一定是杀死虫子的比例，会不会药死一位跑步者呢？搞不清楚。我转头看水，水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听不出有药，清凌凌的水呀——小二黑的对象小芹唱的——蓝格英英的天。

我不能逗留了，这个绿化人脾气不太好，不能和他一般见识。道上，我想到洗肠等措施，觉得对不起肝脏，杀虫剂在肝里边转，多无辜。要少喝水，防止药剂扩散到血液。但太渴了，扩散就扩散吧。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完全不对。对我来说，生于大跃进，死于杀虫剂。但，这杀虫剂不一定是优良杀



虫剂。他们肯定舍不得多放，节俭，而且过期了。

回家先喝两气儿龙井（换一次茶叶），吃西红柿若干，苹果梨一只。太享受了，管不了什么杀虫剂的事。估计我身上的小虫正开始死亡，我只好说抱歉。肠道的良性菌群也在成批死亡，抱歉。然后困了，杀虫剂并没有镇静成分，这是跑的。枕上，睡意袭来之际，我睁眼提醒自己：我喝了杀虫剂。

醒后，一切正常（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正常？）。照镜子，发现了一些问题，平时疏于照镜子搞调查研究，这回对自己有了全面的认识。

1. 左眼下方有蜘蛛网形皱纹，与座机呼叫转移之“*”键仿佛。

2. 前额上方有白发。以往的白发在两鬓。我早就盼着前额有一绺白发，不管风怎么吹，这绺白发垂焉，不屑与黑发为伍。

3. 耳朵红如婴儿之耳。怎么搞的？有一个人说，耳朵如果发灰、干裂、掉渣，证明身体不好。我初听以为很神秘，还出去跟别人说，后想没啥。何止耳朵？眼珠、肚脐、舌头、腰椎、胆囊如果发灰、干裂、掉渣都不是啥好事，只有脚后跟除外。耳朵红好。

4. 这些变化跟杀虫剂都没关系。

5. 我没死。



生活太严肃了，调侃是唯一能让人们走出
这种困境的办法。



布袋记



故事说，一人娶妻，领媳妇回老家度蜜月。一个月过去，临走前，婆婆送给儿媳妇三个布袋。婆婆说，平时你不要打开，如果你们有了争执，生气的时候打开看一下。

儿媳回答：婆婆，我和您儿子永远也不会争执，不可能生气。这三个布袋永远也不会打开。

婆婆一笑未言。

小两口开始新生活，恩恩爱爱，媳妇把三个布袋全然忘记了。一次，他们俩因为一件小事发火。媳妇觉得丈夫小题大做，越劝火越大，后来丈夫竟摔起



东西来。媳妇气坏了，想不到他竟如此，简直不可理喻。生过气之后，她想起婆婆送的布袋，找半天才找出来。一个布袋外面写着：第一次吵架。她“哼”地打开看，棉花包着一个塑胶奶嘴，纸条上写着：“这是××用过的奶嘴，时在六个月。”

媳妇拿着这个旧的、深黄色的奶嘴看了又看，仿佛看到丈夫六个月的情形：穿开裆裤、叨着奶嘴咿咿呀呀地摆手。她“扑”地笑出声来，联想丈夫吵架的凶劲，越发觉得他可笑。媳妇是个聪慧的人，知道婆婆的用意——丈夫不过是个孩子。

是的，人虽然长大了——心理学家说——有时还会突然短暂地返回儿童期，很幼稚，不讲道理。如果你拿他当孩子看待，一切都迎刃而解。作为成人，他很快会从儿童期走出来，恢复成人角色。媳妇松了一口气，暗自感谢婆婆。又想，另外两个布袋装的是什么呢？想打开看看，领教婆婆的智慧。但她没有这样做，希望永远不打开才好。

后来，每当丈夫无端发火，媳妇就想起奶嘴，心里说：“奶嘴”，“孩子”，随他青筋暴跳，雨过天自然晴。而后，丈夫自会赔礼道歉。

有一次，丈夫喝酒，整夜未归，她急了，说几句引起丈夫恼怒。媳妇也急了：你喝酒，怎么还有理？这哪是奶嘴期孩子的行为？这简直是无赖。恼怒之余，她打开了第二个布袋，里面是一把木制手枪，纸条上写：“××的玩具。”

玩具？媳妇翻来覆去拿这把木枪看，悟道：丈夫是男人。在家里，他是丈夫，在社会上，就是一个男人。像这把小手枪所喻示的——童年的丈夫拿这把枪穷兵黩武，显示自己是个英雄。是的，像女人化妆掩饰真我，男人也用酒精伪装成一个英雄。虽然大部分男人都不是英雄，上战场多数会拉稀，但他们需要扮演这一角色。

媳妇为之释然，婆婆告诉她丈夫的另两重角色——孩子和男人。之后，丈夫凡是在外边“男人”的时候，她都一律支持并劝他少饮多餐。丈夫欣欣然。



第三回，她和他因为一个女人吵架。这个女人跟丈夫相熟，电话短信之类，令她很反感。她觉得表达自己的反感是再正当不过的权利，他却讥她神经过敏，自找烦恼。

她打开婆婆送的第三个布袋。打开前，她有些手抖。当年说永远也不会打开任何一个，现在却已经打开了两个。还剩一个了，再吵架怎么办？

打开布袋，棉花里包着一把剪子。

她脑袋“嗡”的一声，惊诧：难道婆婆让我们分开？第一次吵架，和好；第二次吵架，和好；第三次再吵，剪断尘缘，分开算了。媳妇想到这儿，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哭过，她认为没这么简单，哪有父母盼儿离婚的？找纸条却没有。剪子到底是什么寓意？她怎么猜也猜不出来。

婆婆家很远，没安电话。媳妇请假去了一趟，总该探望老人。到了那里，媳妇奉献礼物，梳洗歇息。婆婆笑道：是为剪子的事来的吧？

媳妇脸“腾”地红了，心想婆婆简直成了人精，说“是的”。

婆婆说：“孩子，剪子用时是分，用过就合了。剪东西时不碰对方的锋口，合在一起，彼此藏锋。吵架不要紧，就像剪东西，剪去七七八八，但总要合上啊。你悟吧，剪刀的道理多着哩……”

婆婆说完，媳妇恍然大悟，两人欢喜自不必提。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会在成长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时而坚强，时而软弱，但是到最后我们仍然需要藏起锋芒，笑对一切。



花朵记



入秋，我跟友人登青藤山。因泥石流路阻，借住半山腰的兵站。

兵站有十个小兵，每天跑步唱震耳欲聋的歌，饭前唱震耳欲聋的歌，临睡也唱震耳欲聋的歌。友人说，这地方没蚊子，是被歌声震跑了。回家后，电视里传出不震耳欲聋的歌，我竟受不了。我媳妇说，你跟火车司机的习惯一样了。

这里苍山环抱。我站在院子里仰望天空，盼望飞过一架飞机，好跟它招招手，太寂寞了。然而打破这寂寞的，是一小片花园。



营房南侧还有一幢房子，住着一个女军官。她穿蓝制服，是空军，跟穿绿军服的小兵不一样。她在这里做什么，咱们不能问。离房子不远，是她的花园。

这小片花园，花开鲜艳，有盆栽也有土栽。我发现女军官看花会用很长时间，以手抚弄花朵，像摸小孩脑袋。最奇怪的是，她好像跟花说话。

一次，女军官迎面走过来，身材修长，面带笑意。“你在跟花说话？”我问。

“是的。”她回答，“花需要有人夸它。”

我竟不知怎么回答，这个话题很陌生。

她走到花畦边上，“对正开放的花，你要挨个表扬它们，花才高兴。你认识这些花吗？”

我不识鸟兽草木之名，只知“红的花，蓝的花，黄的花”。

她谅解地笑了，“这是绣球花，像一捧雪，忍冬科。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希鲍德在日本发现了这种花，在拉丁学名后加了他恋人的昵称OtaKsa”。

“他恋人在日本？”

“对，叫楠木潼，日本女孩。你不是作家吗？你没读过皮埃尔·罗迪的小说《菊子夫人》吗？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希鲍德是《日本植物志》的作者。”

我只好说闻所未闻。

女军官并不在意我的无知，接着说：“这个花是单药爵床，开黄花，叶子是轮生，玄参科。这个大喇叭样的花是木本曼陀罗，它的长脖子叫距。这个花叫红千层，顶端叫花药，下面是花丝。开紫花的是地丁，堇菜科。这个你见过吧？马蹄莲。”

“见过。”我说，“马蹄莲。”

“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花。你知道吗？它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是马蹄莲的意思。1887年，曼涅里克二世请皇后给新首都起名，皇后就用漫山遍野的马蹄莲为首都命名——亚的斯亚贝巴。”



真是花里乾坤大啊！这个通晓植物学的女军官跟我说话时还夹杂对花说的话，如“你太柔美了，你太骄傲了”等等。

离开这里后，我对女军官和她的花园有一些萦绕于怀。女军官名字叫瞿麦。我查资料，这也是花的名字，在日本叫“抚子”，指纯洁美好的女性。

小小的一朵花，藏着人间的秘密。如果悉心欣赏，可以沉醉其中。人何必跑东跑西呢？我对花竟连一分钟都对视不住，辜负多少造化的美意。瞿麦脸上一直带着笑意，那是从花上传染过去的“意”。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自然赐给人类的不全是锦绣河山，沃野千里，而是每棵草、每朵花所蕴含的美丽和意义。





酥饺记



我来武汉参加一个活动，住在江湾的酒店，凭窗就见长江。江水没有白浪碧波，实如宽而长乃至无尽的水泥大道。仔细看，才看出轮船缓缓移动。

电梯里遇到一位外国小伙子，他羞涩地、欣赏地盯着我T恤上的字。笑，又看，接着竖起大拇指，说出一句令我惊讶的话——牛×！

T恤上的字是：RUN TO SAVE ENERGY，意为：“跑步节省能量”。上半年，这件T恤伴我在德国出尽风头。我爱好跑步，跑步怎么会节省能量呢？言外之意是身体力行节约能源。这对金融危机下的欧洲人来说，简直是济世箴言，德国人甚至跟我合影，以为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我不懂英文，



这15个字母有这么大的威力，始料未及。

电梯相遇的小伙子也是德国人，名蒂森，是“河面蜻蜓”摇滚乐队的键盘手。他来中国才两天，却会说十几句重要的中国话，包括牛×。我和他坐在长江边的展亭里聊天。聊天不如说哼曲——他和我各自哼唱自己喜欢的旋律，斯美唐纳的《我的祖国》、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还有邓丽君。他没听过，唱我更没听过的德国歌，有一首我熟悉，是舒伯特作曲、莎士比亚作词的《听，你听这云雀》。我们聊得很高兴。

回酒店，床上摊着会议发的茶缸、T恤和帽子，制作得很考究，鲜艳。这些东西我用不上，把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找来，送给了她。

女服务员四十岁左右，对这几件小礼物很惊喜。她扭捏地拿来一张纸、一支笔，说：“我们不能从酒店里拿出任何东西，请你帮我写个证明吧。”

她叫张爱梅。我说是恋爱的爱吧？她脸红了，说热爱的爱。我写了一个证明给她，张爱梅鞠躬致谢。

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大门外遇到一个女人对我笑，她可能认错人了。她穿一件白碎花纱衣，蓝裙子，是的，我不认识她。她也许是会议工作人员，我也笑笑。这个人突然递我一个塑料袋，说你尝尝。

见我不解，她说：“很好吃的，酥饺，我手工做的，几十年见不到的。”

我凭什么吃人家几十年见不到的手工酥饺？我问：“你是……”

她笑了，张爱梅。

我说恋爱的爱，她脸又红了，说热爱的爱。

她说，我女儿非常喜欢那件T恤和帽子。尝尝酥饺吧，我昨天专门做的，今天休班，特意送来，不能进大厅。

女儿多大？

十七，上高中。

你等了好长时间？

她点点头，一个小时吧。



我隆重地把酥饺捧进房间，打开。油炸的，金黄，裹一层白粉。白粉是用糯米和白糖一块儿磨碎蒸好的，张爱梅昨晚去乡下亲戚家取来的。这种武汉小吃几十年见不到了。

我尝了一个，其余送给蒂森。过了半小时，蒂森满面红光地到我房间，并排竖两个大拇指，说：太牛×了！好吃要你的命！

我笑了，没解释这事的来龙去脉，用旋律也唱不出来，除非是柴科夫斯基。蒂森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我，说：明天回国，这个送你。

这是一样电子产品，是互译发声十国语言的机器。我打算把它送给张爱梅的女儿。

问服务台她哪天上班，回答张爱梅请假半月，侍候重病母亲。

离开武汉的时候，我把这个互译通装进行李，不免怅然。我舍了T恤得了酥饺，舍了酥饺得了互译通。回去后，要把互译通寄给张爱梅，是她应得的。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我们用善良交换真心，用真心交换真爱，
又用真爱交换毕生的相守，一路交换一路成长。

启迪人生
智慧故事



婆媳记



我妈小的时候，其父出国读书，母病故。她成了流浪儿，只有三四岁。

那时，她就有了一个婆婆。

事情是这样的：我妈被寄养到一户人家。在旧社会，收养一个孩子，对哪个家庭都不是容易事。孩子要吃饭、穿衣，却没有什麼产出。不如养羊，羊还可以卖毛吃肉。所以说，收养我妈这家人也是积善人家。她去这家有一个名分——“童养媳”。他家并不缺儿媳妇，见小孩啼饥号寒，可怜，收做“童养媳”，成了一家人。

“婆家”的饭是干活挣来的。我妈也尽一个幼童的能力劳动，打水、洗



碗，帮大人推碾子。冬天，塞外的风雪遮天盖地，我妈没鞋穿，脚上的血口子到第二年夏天才愈合。她现在还常常热水泡脚。第二年，我妈的大爷爷接她过去，读书，直至参加革命。

我问她对“婆婆”的印象，母亲说：“那时候太小，记不清了。觉得她善良，在火盆上给我们烤土豆吃。土豆烤熟掰开，满屋都是香的。”

“当童养媳不得有‘丈夫’吗？”我问。

我妈回答：“嗨，都是三四岁的小孩儿，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这个“婆婆”，我妈记不住名字，也记不起那个村庄。

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没婆婆。祖母和外祖母一样，年轻就去世了。代替“婆婆”的是我曾祖母，蒙古语叫“帖帖”。

帖帖贵族出身，较腐朽，架子大。当年，她从牧区坐火车到赤峰找我父亲。下了车，她用拐杖指着车站工作人员说：“把我送到我孙子那儿，他是当兵的。”那时的人好，真把帖帖送到军分区，见到我父亲。

帖帖进驻我家，像上帝一样严厉地观察我妈的所作所为。我母亲把第一碗





饭双手递给她，给她焐被窝，满足她所有的繁文褥节。说话时，我妈眼睛看帖帖，双手握在胸前，毕恭毕敬。我母亲越恭谨，帖帖越看她像婢女，不交流，也不怎么注意她，和我们畅谈《格萨尔王》的诗篇，追忆旧日筵席的排场。我妈照样侍奉。

“文革”时，我父亲被抓走，死生未卜，帖帖忧思成疾。我妈里外支撑，对帖帖的照顾越发细心。帖帖看到我妈刚强坚韧，决不是婢女所能担当的，她开始像小孩一样围着我母亲转，要药吃，要水喝，和她说心里话并流泪。过去，贵族不在晚辈面前流泪。

我结婚了，我妈成了婆婆。她虽是离休干部，却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努力向别人学习。向谁学呢？我媳妇嫁过来成为她学习的榜样。我媳妇这人天性勤劳，把她过日子的程序全套引进。比如吃饭要有汤，洗碗要用洗洁精，擦地板要用蜡，水果在饭前吃而不是饭后，及时处理废旧物品等等，比一个小型企业的制度还复杂严谨。我妈认真听取，着手落实，觉得我媳妇代表着先进文化。除去偷着藏破烂之外，其余皆按儿媳妇说的办。

每年春节回家，我媳妇一进家门就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大干。我妈很不安，为让儿媳妇休息，她已经把想到的工作做到前面，如卫生、物品摆放等等。我媳妇挽起袖子后，指出：“这儿，还有这儿。”噤里喀嚓收拾。我妈边帮忙边埋怨自己没弄好。其实无所谓好不好，她们俩标准不一样。

二十多年来，她们形成了“师生关系”。师是媳妇，生是婆婆。我媳妇把她知道的一切健康知识告诉我妈，把我妈有可能需要的一切物品买到身边。知识类：木耳降血脂，山楂有益心脏，喝30°的白开水，吃维生素药丸，等等。物品类：运动衣裤鞋袜（我妈跑步）、洗衣机、DVD、洗头水以及去年买的（我们掏一半钱）新房和家具，让我妈和我爸追赶时代的脚步。

她们在一起谈心，如果不看年龄的话，分不出谁婆谁媳。我妈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我媳妇有啥说啥，肝胆相照。这么多年，她们之间没什么隔阂。有一年，我媳妇被误诊，我妈知道后哭了好长时间，视力急剧下降。她用碎布块



缝方帕，准备卖钱给我媳妇买药。那年，我从她床下掏出来一尺多高的方帕，手缝的。

有一年大年初一，我上街遇到多年未见的朋友高峰。他老家在宁城，路过赤峰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无处去也在逛，我把他们一家三口带回家。我妈听此情况，也不问他姓啥干啥的，煎炒烹炸弄了一桌，高峰感动得喝醉了。上车前，他妻子对我媳妇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婆婆啊！你真有福！”

我妈接话：“你说反了，摊上这样的儿媳妇，是我有福。”

我媳妇说：“我有福。”

我妈反驳：“你尽受累，有啥福啊！”

高峰妻子看她们争执，脸上的表情羡慕至极。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相爱的人组成家庭，也许在中国并不是为了过小日子，而是要融入一个更大的家庭，让这个家庭和睦壮大是所有人的责任。



顽劣记



诈尸——这个词的声音使我回忆起许多美好的时光，可惜现在听不到有人说了。在我家乡，一个小城市的大人斥责孩子胡闹时，称诈尸！一次，我们到前三栋的志勇家玩，我、我姐塔娜、爱华、爱华的弟弟、小二和小刚，加上志勇共七个人。玩耍中，我们突然间获得上帝赐予的灵感——演戏。志勇家西屋炕为舞台，我们全上了台。用枕巾、床单及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做道具，扮成阿拉伯人或海盗，蹦、尖叫与推搡。他家一人高的被垛被推翻，炕蹦塌了，一切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发生了，包括洋铁锅上炕、筷子变成箭——在竹片的弓上嗖嗖射向镜子，射志勇他爸的军官帽子和他妈的雪花膏瓶。在这一幕一场的



戏中，我们独白、歌唱、跳水兵舞，不受布莱希特、斯坦尼及梅博士的规范限制，风格介于百老汇歌舞剧和周星驰之间。词和曲都是即兴编的，谁编多少并不受约束，唱别人创作的歌曲也没有关系。志勇不会唱歌，在嘴边粘满一尺长的白纸条，不停地吹气。爱华弟弟太小，缺乏才艺，他把两只鞋举在头顶，一动不动，装兔子。小刚举着雨伞从炕上跳到地下，再上再下……这时，志勇他妈回来了，见此，手臂无力地趴在门框上，另一只手摘下花镜，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出一句话：“你们……诈尸啊！”

我以为这是赞美我们，点头称是。看到志勇蔫了，小刚、小二脸色发白，才知道到了谢幕的时候，跟着别人下炕穿鞋溜出。路上，我回想刚才的一幕，正愁没法总结点评，终于知道这就是“诈尸”，跟我姐说：诈尸多好！她兴奋地点头，脸上的红晕还没有褪去。

第一次听到“诈尸”是在志勇家，后来听谁家大人说自家孩子的顽皮都称“诈尸”，并且脸上带着笑意，又感到了“诈尸”的好。小时候，我们在词语的声音中生活，并没考虑写出来是怎样的字。而后见到“诈尸”（也有人写作“炸尸”）这两个字，虽阴森，还是觉着好，如写出“扎势”、“炸湿”都不太好。在吾乡，这个词专门用在小孩子的顽劣上面，说萨达姆诈尸，说拉丹在阿富汗诈尸都不妥。

还有一个词，我很久之后才找到词源，这是东部蒙古人说的骂人话，音译如“杆收”，形容一个人贫寒，或畏缩，或孱弱，或精瘦，也可以形容乞丐。另一个说乞丐的词叫“陶咪”。读东北土匪史资料，知此语从汉语来，即“杆首”，意为土匪头子。“杆”与“匪”同义。有趣的是，这个词到了蒙古语里，意转了许多。“杆首”也是骂人话，如“黑社会老大”。但并没有贫贱瘦弱之意。强横的坏蛋变成了被轻视的贱民。东部蒙古语喜欢借用汉语，公社、电视、雪碧等等。其实，蒙古语中也有规范的对应该语，但说起来麻烦，也有偏差。如英语中的“train”，当初被译成火车并不恰当，它还有培养、磨炼等含义，只在特定的语境中指列车。而汉语中的内燃机车、列车和火车这几个词，



火车用得最早，不准确也只好如此。如果少数民族语言顺着这个意思直译，变成“火焰的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借用汉语频繁的地区在哲里木盟和兴安盟一带，西部区和有文化的蒙古人在谈话中很少使用汉语词汇，要么用蒙古语，要么说规范的汉语，不掺和。而东部一些蒙古农牧民说夹带汉语的蒙古语，是炫耀自己见多识广，汉人有可能听不懂他说的汉语。有些汉语，如汉族文人爱说的后现代主义等，他也听不懂。同时，还听不懂深奥堂皇的蒙古文言歌赋。汉语中也有借用蒙古语的例子，多由元代遗留，如胡同、站等等。现今的济南口语中也有蒙古语，“赛”是好的意思，与蒙古语同音同义。但少数民族语言还是向汉族老大哥借鉴的时候多。语言这东西，实际比法律更决断，它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强硬地推介自己。这是由“杆首”想到语言的移植。另一个词“陶咪”也是汉字的变音。

“陶咪”在东部蒙古人的口语中是名词，指乞丐，词源应为“讨米”。前面说的“诈尸”，显见是汉语，指在神话和日常生活中尸体的异动，无他意，更没有说孩子们天真玩闹时的亲昵口气。我估计后一种寓意来自鲁西北，赤峰街里的汉人大多是济南一带的移民。他们的口音，是济南话和热河话（冀东北）口音之两合水，这是讲腔调。而词汇，竟有大量北京土话，不知其中源流。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语言的力量能塑造一个民族，我们在词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词语中看清自己的未来。



探亲记



去年夏季，我在天安门广场边上一家旅店小住。时逢周末，友人老马来玩，他由沈到京取装备。

说话聊天到后半夜，老马说去广场转转。夜静无风，天空像琉璃一般深蓝。老马说去地下通道，没准儿能碰见奇人。

我们进入东北口地下通道。

来自祖国各地的旅人，各式衣衫，各种相貌，大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睡了。一个外国女孩抱吉他，小声吟唱民谣。



“你看。”老马指一个小男孩儿。

小孩儿八九岁，靠墙坐着，怀抱破纸箱。他眼睛骨碌碌转，非但没睡意，似更警觉。

老马身材孔武，却是娘子心肠，关心他人疾苦。

“孩儿。”老马蹲下问：“在这儿干啥呢？”

小孩儿摇头。

“你饿不？渴不？你等谁呢？是不是找不到大人了？”

小孩儿连头也不摇，扭过脸。

老马站起身抖手：“你看看，这怎么整？”他迈大步走了。一会儿，捧来不知在哪儿买的矿泉水、面包和火腿肠。

小孩儿盯着肠，但不吃。

“怎么整？”老马说，“吃吧，没毒。”

小孩儿用脚尖轻轻把食品袋往外推。他穿的半袖衫已褪色，带窟窿眼儿，球鞋也带窟窿眼儿，脸蛋黑红，头发像松针竖立。

“吃点啊，孩子。”老马劝。

我说：“坏人在矿泉水和面包里下蒙汗药，吃完就让人扛走卖了。”

小孩儿点头，表示正这么想。

老马哈哈大笑，拧开瓶盖儿，喝一口；面包和肠都吃了一小口儿，说：“放心了吧？”

小孩儿摇头，这回是不好意思。

老马突然想起，从兜里掏出警官证，说：“孩儿，我俩都是警察，不会害你。”

小孩儿伸出手，摸警官证凸出的铝制警徽，放下破纸箱，狼吞虎咽一通猛吃，水喝干。

老马看小孩吃，痛惜地说：“你看看，饿成这样。慢点吃。咋整的？”

小孩吃饱喝足，抢过老马的警官证把玩，有问必答。小孩叫虎子，辽宁本



溪人，小学三年级，放假进京探望父母。父母都在北京当民工。

回旅馆，我俩入睡。似睡非睡之际，我被老马推醒。他说：“虎子为啥在地下通道过夜？”

我答：“不知道。”

“看升旗式，看完找他爹妈。对不对？”

“对。”

“上哪儿找去啊？”老马很冲动，“这么大个北京，对不对？马上就升旗了，我找虎子去，你去不？”

我谢辞，对老马的热心很敬佩。

晚上，约摸到十点钟，老马回来，带几分醉意。他像东北农民一样把腿盘在床沿儿，对我说：

“你不去可太遗憾了。我找到虎子，我们俩一起看了升旗式，开我那个吉普找他爸。费的劲就不说了，在望京二十多个工地其中的一个找到他爸。他爸姓许，在那儿栽草皮。人家爷俩到一起唠啥？感人哪！雨水、庄稼、学校的房子、路、桃子生没生虫，还有家里的大狸猫。虎子有妹妹，五岁，来不了，给他爸画了十张画——家里没相机，用画代替——有狸猫、房子、玉米、谷子，把老许看哭了，眼泪哗哗落。虎子给他爸的礼物是啥？你猜猜。你别猜了，猜不出来，是他奶奶缝的狗皮护腰。三伏天给人捎护腰，怕风餐露宿得风湿病。”

“见到虎子他爸之后，再找他妈。原来他爸妈不在一块儿，他妈在北湖渠一个工地做饭。他爸妈半个月都见不上一面，见面就蹲路边说说话，连饭馆都不舍得去吃。”

“我开车领虎子找他妈，到了北湖渠。工地乱七八糟的，找到了。他妈接他爸电话后在门口迎接。虎子给他妈的礼物是啥？一摞作业本，他自己的，上面全是对勾和一百分。他妈给他奖励，你猜多少钱？两块钱。一家人团圆了，我寻思走吧，虎子拉我手说：大爷，你是警察，领我找我爷去。”



“你看，他爷也在北京当农民工呢，在五棵松。我又开车上五棵松。虎子他爷是瓦匠，体格比咱们好。两人更亲，隔辈亲嘛。虎子给他爷带的礼物是他奶腌的咸菜。”

“哎！”马军严肃地说：“我这一天没白过啊！后来请他们一家人吃了顿饭，喝点酒。我特感动。你说这么大的北京，有多少楼是农民工一砖一瓦砌的。我一下想起了长城，也是老百姓修的。太感人了！”

说完，老马起身，“走！”

我问：“干啥去？”

他说：“再喝点儿去，太感人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小小的感动来自其他人的互相关怀，
在感动别人的同时更让自己永生难忘。

第三辑

唱歌就是歌唱

CHANG GE JIU SHI GE CHANG

蒙古女人的歌声，与其说唱，不如说迸发。其中的委婉和强烈交织在一起，响遏行云。她根本不在乎你听不听，径直唱着。她的眼光不在听者的脸上，而由墙壁穿出，落在山坡上如披蓑的松树上，树下泉水小声流过。我们都傻了，屏息倾听，像看到一只只花瓶从高处跌下，清脆地摔成碎片，却吓得不敢去捡拾。蒙古民歌的旋律像绸子一样在三尺高的地方飘起来，上面放着歌者所要寻找的东西：柴火、油漆的炕桌、盐、装奶的瓦盆、婴儿的手。这些以及她祖父慈祥的脸，全从歌声里飘了出来。



唱歌就是歌唱



我在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那里获得一句妙语：唱歌就是歌唱。

他说话时突然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唱歌？

所谓简单的问题其实最难回答。如惠特曼的诗：“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满满地摘了一把送给我。”

唱歌就是歌唱
彭康亮显然被自己难住了，在房间里大步踱走。外屋坐着彭的钢琴师，一位安静的先生。彭的妻子倚在钢琴上俯首修指甲，是舞蹈演员。他们都不介意彭康亮这个艰深的问题，显然后者的脸已经通红。

终于——彭歌唱家停下脚步，用广东味的普通话洪亮地宣称：



“唱歌，就是歌唱！”他的手臂扬起，像唱到咏叹调高潮处那样。

我受到感染，但还是觉得好笑。这话略有诡辩的意味：黑天就是天黑。我当时没有理解彭康亮这句话的含义。他出语铿锵，而且真诚。在那次谈话中，彭还讲过“唱歌不是做官，凭什么越高越好？”这样令人解颐的趣话。他是中国仅有的男低音歌唱家，而不是中音、次中音，是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唯一免试入学的考生。彭康亮谈吐诚恳，并无戏谑的意思，但越发令人开颜。我奇怪钢琴师和彭的妻子为什么不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句——唱歌就是歌唱。

有一次，我遇到阿鲁科尔沁旗一个女子，她用蒙古文写小说，神色宁静。我和她交流，她只用“是”与“不是”作答。我很劳碌，她仍宁静着。后来，她提到自己祖父的时候，话匣子打开，说着，站起来，好像要去找她祖父（她祖父已逝）。她快速说到草场、给马编的辫子、锡酒壶和玛瑙烟嘴、她祖父临终前瘦胳膊的皮能拉很长。这位女小说家突然默哑，眼望前方。前方只是这家饭馆的恶俗的塑料壁纸，但女作家的目光仍然穿透过去，唱起一首歌。

蒙古女人的歌声，与其说唱，不如说迸发。其中的委婉和强烈交织在一起，响遏行云。她根本不在乎你听不听，径直唱着。她的眼光不在听者的脸上，而由墙壁穿出，落在山坡上如披蓑的松树上，树下泉水小声流过。我们都傻了，屏息倾听，像看到一只只花瓶从高处跌下，清脆地摔成碎片，却吓得不敢去捡拾。蒙古民歌的旋律像绸子一样在三尺高的地方飘起来，上面放着歌者所要寻找的东西：柴火、油漆的炕桌、盐、装奶的瓦盆、婴儿的手。这些以及她祖父慈祥的脸，全从歌声里飘了出来。我们仿佛置身于草地上，潮湿的带有腐败气息的水草气息，像是从星星上面传过来的。听这样的歌的时候，我很想去抱住一棵树，把头靠在树上。内心有一个地方在痛，像树叶一样哗哗落下来掩埋一件美好的东西。

这时我想起彭康亮的话：唱歌就是歌唱！

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呢？那是表达生活的独有的语言系统，就像骨髓里的东



西和血管里的东西一样，它们是独特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歌唱呢？因为我们要给心灵一个诉说的机会。只有心灵的诉说才是歌唱。拉赫玛尼诺夫说：心灵是无法用力度符号标注的最高级表达的源泉。

而今天在电视上比比皆是的MTV当中，充斥的都是唱歌者而不是歌唱者。他们不是自己要歌唱，而是以唱歌谋食。他们的歌声里没有心灵的话语。而由于电视及晚会的原因，大量的还音（假唱）MTV以及画面演示，唱歌已经成了工业产品。像饮料瓶上的配方：果汁15%，黏稠剂2%，防腐剂2%，阿斯巴甜1%，水80%。现在的歌声也是由80%的水以及其他电子元素按百分比组成的。甜甜地糊在虚假的生活的表面。

而我们的生活失去了许多真纯的东西之后，最后连歌唱也失去了。那么一同失去的，必然包括真诚与朴素。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自己，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真诚，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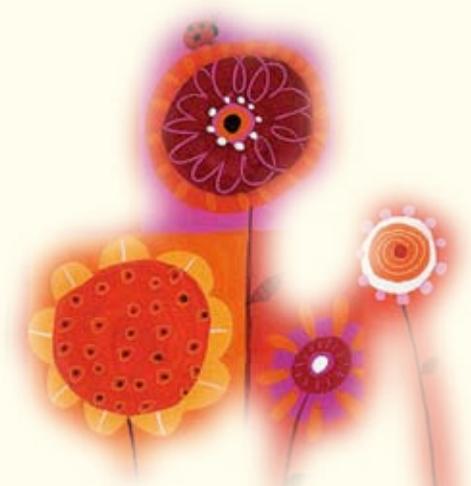


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



我在千山住过一夜。傍晚，从旅舍出来，准备穿越公路去对面的庄稼地。玉米秀出流苏般暗红与白金色的须子。那里响起昆虫的大合唱。母鸡在地边埋头啄食，公鸡警惕地眺望四周的治安状况。

然而公路车多，准确说是车速太快，没有横道线，只好等。这时，屋舍的人字形尖顶反射夕照，空气中传来仿佛只在夜里才有的露水的气息。我无意间低头，看一只小虫已经从马路对面爬了过来，就像踩在上帝的脚上。小虫一寸长，栗子色，蓬张金红的须毛。



小虫太勇敢了，无视卡车、出租车和农用四轮车的飞驰。一只白色的小狗，刚刚被桑塔纳撞伤。小虫爬得很慢，显出优雅。它怎么能从车流如鲫的公路上爬过而毫发无伤呢？我甚至想把庄严、大义凛然这些词献给它。

我想起福克纳说的：“我们对我们的评价是以我们做不可能之事所获得的辉煌的失败为基础的。要永远梦想，永远定出比你所知你的能力更高的目标。”福克纳认为，人生的底牌就在“不可能”三字上，人所做的一切都在挑战不可能，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按照军委最近颁布的新共同条令向它致帽檐礼，小虫还我行进礼。

我遇到的第二件趣事跟麻雀有关。我家后面的废园里野草疯长，有一株草（我惭愧于没有植物学知识，不知何草）直楞楞地长了一米多高，旁叶无出，顶端有穗，如军乐队的指挥棒。一只麻雀俯冲落上去，草低头，就在麻雀要掉下去的时候，它飞开，再俯冲。我以为其乐趣超过荡秋千。隔一会儿，麻雀找来一只伴侣，它俩对冲落草，两力相抵，草竟不晃。于是两只麻雀快乐地大叫，重新玩这个游戏。如果两个麻雀落在草上的时间不一致，草弯腰；而其中一只麻雀会扑空，再开始。当它们稳稳地共居一草时，便大叫，炫耀胜利。



没想到麻雀竟会搞游戏，我以为它和老鼠一样，只为生存奔忙。麻雀不仅游戏，而且幽默，有搞笑态度。过去我小看麻雀了。它不仅懂得生存，还懂得“生活不过是游戏，艺术也不过是游戏，虽然是高尚的游戏。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我们在梦中见到这个坚不可摧、玄秘深奥和清晰可见的世界”。这段博尔赫斯的话我刚刚读到，但废园的两个麻雀估计早读过了，且实践之。

福克纳和博尔赫斯提到了梦想、游戏、可能与辉煌的失败。我读过似懂非懂，以为翻译的不对劲。而小虫和麻雀以简单的行为告诉我，没啥不对劲，如泰戈尔访问日本时在演讲中所说的：“在真理中发现美，在美中发现真理。”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拥有梦想，变不可能为可能，这才是人类追求的真理。





唯一的橘子 唯一的灯

有一次，我从北陵大街经过一座桥回家。在桥上，偶然发现一个生动的画面：拓宽的河堤上，新鲜的黄土堆出阔大的斜坡，一个橙色的圆点从上面缓缓下移。那时是暮冬，在铅云与枯树的背景下，黄土以及上面的橘红非常抢眼。仔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穿橙色衣裤的孩子在堤坝上滑行。

我很感动，好像体味到一种深远的寓意。想了想，又好像见过这场面。一路上，回忆在哪里见过此景：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儿，没有。我很奇怪，记忆似乎又与什么东西串笼了。

那天随手闲翻一本油画集，有幅画差点儿让我跳起来。



《唯一的橘子唯一的灯》，作者是奥地利的衣贡·席勒。这是一幅铅笔水彩。

画面简洁，床、墙壁与门都未敷色，淡黄调子，在赭石色的衬布上放一只橘子。席勒将这只橘子诗意地称为“灯”。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曾感叹作者的内心多么岑寂，珍惜着来自外界哪管是一点点的温暖。这种感受进入记忆之后，竟然一直活跃着。它一旦与生活实景的相似场面相遇，就会跳出来，如北陵大街桥头的一幕。我在桥头看到缓缓下移的橙衣小孩儿，心里也生出无端的伤感，仿佛替这孩子的寂寞忧伤。可见艺术品潜入人心的时候，场面中央带着情感，不同于实景。

席勒短命，不到三十岁便迈入天国。他是表现主义鼻祖克里姆特的学生，具有卓越的线描才能。他笔下的人或物一反克里姆特的唯美，线条在惊人的准确中艰涩、打结、抖颤，表现人物的手与脸时尤其如此，活画出人心深处的焦虑。也许是维也纳心理学派的影响，席勒比其他画家更逼真地反映了人类具有神经症特征的内心惊惧。席勒又是一个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画家。正如克里姆特深浸于日本的浮世绘，席勒笔下偶尔会有中国画的意味，他的《带金钟花的





李树》与《向日葵》（布上油画，1909）画面上可以看出朱耷的意味与张力。当然，在澹泊宁静的中国画的领地里，席勒只是身影一闪的旅人。他的内心太平静了，与东土的笔墨意味并不相容。席勒以粗放的绘画语言真率地表达的敏感与困惑，让观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唯一的橘子唯一的灯》里面，你可以感到那只橘子在呼吸。它渴望过、憧憬过、哭泣过，像他纯真美丽的妻子伊迪丝。

翻画时，我对未来寄寓过一个幻想，希望有一天会遇到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儿，把这幅《唯一的橘子唯一的灯》送给他，说当年的感想。也许那时我已衰老，而他健壮年轻。这人拿着画惊讶地说：“是吗？当年会有这样的事……”

生活所以值得留恋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能够挽留并重温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梦。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留恋过去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美丽，而是里面浸满了我们的欢乐与痛苦的回忆。



公路边的多吉次仁



海螺沟三号驻地海拔4000米。早上醒来，我想：跑不跑步呢？海拔高，不敢跑，不跑又不甘心。

跑吧，沿公路慢慢跑。初跑，没什么事儿，我想象的头晕、昏厥乃至坠入山崖等事情都没发生。

跑了15分钟，折返时出现困难。这段路坡度大，几乎感觉不到下坡。而返回即上坡时，简直抬不起腿，腿中血液的携氧量微乎其微。跑着，见路边一处简陋的寺庙，一个穿绛红僧衣、三十多岁的喇嘛在石块搭的灶上煮茶。

我上前问讯。喇嘛一愣，看看我，笑说：“噢，蒙古人。”

他竟知道我是蒙古人，不一般。

“我叫多吉次仁，你呢？”他问。

“我藏语名字叫白玛顿珠。”



“噢，这个名字好着哩。来，领你拜蒙古人的菩萨。”

墙上有一幅矿物质颜料画的佛像，看不出什么民族。

“唐东结布菩萨，蒙古人，像汉地的鲁班一样，听过没有？”

“没听过。”

“噢，现在听过了。布达拉宫是他参加建设的。”

我向蒙藏人民的工匠之祖叩首。之后，多吉次仁递我一把菜刀：“把茶砖
砍碎。”

我在老家干过这活儿，得心应手。

“噢，砍得好。”

他把碎茶放进沸水，从怀里掏出纸包，拈一小捏儿放进去，盐。再揣入
怀。

一个藏族小女孩进来，坐板凳上。

“噢，卓玛来了。”多吉次仁从毡子底下拿出一本书，翻开给我，指一个
地方：“昨天念到这儿，你接着念吧。”

这是一本极为破旧的童话书，插图汉字。我读：“大地母亲还在熟睡，
像许多美丽的女人一样，熟睡的大地格外美丽。”我问多吉次仁：“她听得懂
吗？”

“噢，就是这样学汉语。念吧。”

我看了一下书皮，《水孩子》，接着读：“高大的榆树在睡，树下的奶牛
也没醒来。不仅如此，酣睡的还有几片白云，在林隙静卧……”

小女孩凑过来坐我膝盖上，盯着字看，仿佛怕我读错。她头上梳七八个小
细辫儿，沾着干草屑，藏袍有酥油的气味。她边听边动脖子，像个小动物。

“……云雀唱起了晨曲，婉转的歌声盖过采掘机的响声。叫了整整一夜的
矿坑鸟还在啼叫。”

“噢，就念到这里。卓玛，你回家吧。告诉你爸爸，给羊多喂一些盐。”

作为跑步者，我向多吉次仁告辞。



“噢，你明天来吧。活佛明天到这里讲经，活佛知道你来。”

明天，我所在的旅游团开拔了。多吉次仁看我犹豫，说：“那就以后来。你到北京吧？”

我点头。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只皮包，打开：“噢，这里面有钱和我不知道的东西。你到北京交给中国科学院的李××。”

“我……”

“噢，我知道你说不认识李××，见面就认识了。她去年把包忘在这里，你还给她。”

我接过，心想，北京那么大，上哪儿找呢？

到了北京——此事复杂，简短节说——通过人事部门以及户政部门的帮助，主要靠电话，终于把东西交还失主。

李××是中科院×所退休人员，家住东城区红桥批发市场附近。我看了她身份证，她看了包里的东西。李××说自己并不知包丢在哪儿，旅游丢的。包里的美元、相机以及各样东西都没少。她说：“我怎么感谢您呢？”

我说：“噢，那就感谢多吉次仁吧。”

“他有地址、电话吗？”

“噢，没有。他住在公路边上一个寺庙里，连寺名都没有。”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时而被这种陌生人的坚守而感动，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重要，而是这事在他心里很重要。



咋不跳舞啊？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男主人老姚扶门框走进来，表示欢迎。

东北农民欢迎客人的动作有两样。

一是笑。这张风吹日晒、皱纹密布的脸，笑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心底有一汪湖水，漂着野鸭子、树叶和云彩，没杂质。

二是搓手。骨节突出的两只手互相掰扯，手语翻译过来是：太好了，挺好。

这是老姚，六十多岁，刚从庄稼地里回来。像其他生活在北纬50°以北的农民一样，他患关节炎，往椅子上一坐，“扑腾”一下，像把一袋土豆撂地



下，关节没油了。

老姚最值得说的不是手和关节，是眼睛。他的眼睛——医学称之为虹膜——为湛蓝色，深邃乃至浪漫。

没错，老姚是俄华后裔。他的眼睛和自己的装束气质不配套，和满口山东方言也不配套。学语言，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当年利玛窦说广东话，郎世宁说上海话，皇帝听不懂，才改京师口音。

老姚用粗大的手指讲解——墙上有一幅幅外国人的照片——我二舅、二舅母，我叔伯哥哥，我姥爷，我三大爷，听着特别可乐。照片上穿西装、套布拉吉的人，如果说是捷尔任斯基、加加林、契诃夫、阿赫玛托娃还差不多。老姚却言“二舅母、三大爷”，逗。

这地方临国界，地名冠以数字，曰“二十八顷”，还有“十五顷”等，全数字化了。老姚家铺松木白茬地板，不打蜡。女主人每天跪着用毛巾擦洗一遍。墙上若裂纹，抹几笔涂料，看上去斑斑驳驳。所有的窗台上都有花，小黑塑料盆栽的草花。餐厅大，一半用餐一半闲着，长方形。

后来吃饭，除了腌黄瓜、牛肉汤外，其余为东北风味。

我们吃，老姚拘束，不上桌。这帮人里有一位大校，老姚盯着他肩上数不清的星与杠深情微笑。俄罗斯人崇尚军官，老姚把这个也遗传过来了。

吃喝间，老姚抱一个手风琴蹒跚进屋。琴两厢都是扣子，人称“巴扬”。他说：唱吧！

大校早就憋一肚子苏联歌曲，随琴声洪亮迸发——纺织姑娘、山楂树、德聂伯尔、共青团之歌。太“革命”的歌老姚不会拉，他父母（也是农民）没教，只打个节奏。

大校大唱，不肯收声，老姚看我们，眼神含着询问与疑惑。歌声止时，老姚问：“咋不跳舞啊？”

从额尔古纳回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咋不跳舞啊？有了美酒，有了歌声，为什么不跳舞呢？老姚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他的浪漫。



有音乐而不跳舞，像有酒而不喝，有姑娘而不爱，有一条清澈的大河而不纵身畅游，有笑话而不笑，有花而不赏，有戒指而不戴。总之，光阴虚度，岁月蹉跎，对不起老姚。餐厅另一半原本是预备跳舞的。

这帮人欠欠屁股，扭捏一下，还是没跳。此外，也不太会跳。哥萨克男人矫健如鹰的独舞，难为咱们了。

唱罢，告辞，老姚送我们到门外。院里桦木栅栏上缠绕牵牛花，木刻楞房旧得像城堡，老姚扶着墙笑。这是山东登州府的笑容与外贝加尔湖的眼睛。他的笑里多一层探究，咋不跳舞呢？

我们说再见，再见，傻了吧唧走了。

后几天，晚上刚入睡，老姚在床边推我：“你咋不跳舞啊”？我扑棱坐起来，才知是梦。想一想，是得学学跳舞，不然造成多么大的浪费呀！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我们纠结于凡俗的世界，扭捏于人情的社会，以至于连载歌载舞这种天性都差一点失去。



信任开花



今年夏天，我在川西的康定城游历，这里是“康定溜溜的城呀”的属地。街上倒没有什么好看。这里时兴拆旧建筑盖新楼，缺少“溜溜”之时的风情，而店铺有好玩的东西。

一是康巴汉子的礼帽，两头掀起，扣在随便什么男人的脑袋上都有几分像英雄。问好价，我付钱，又给老板10元，请他帮我寄给我的外甥。

小老板有点窘迫，或者说，这种信任让他有一些扭捏，如同考验。边上几个人起哄，说：“不要把钱私吞了。”他恼火，瞪这些人，又对我笑，说：“你相信我？”



我用不怎么清澈的眼睛看他清澈的眼睛，说：“怎么会不相信？”

他脸红了，四外看，好像成了人物。接着，抓过一张纸，要把自己的铺号、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留给我。我说不用，10元邮资不够，请他垫上。

他大声说：“会，我一定会。”

说着，我和山西作家吕新离开这里，继续看街景。可是我们迷路了，又转到这家店铺门口。小老板见我们，跑出门，说：“我马上去邮局，刚才有事耽搁了，不好意思。”

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转回来了。”

我们转到另一条街，见小老板趴在一个案子上写什么，边上放着绛红的呢帽。他见我们更为吃惊，说：“前边就是邮局，你写的字我有些不认识，请人念一遍，抄下。”

我和吕新颇不自在，想说“我们并没有跟踪你、监视你，巧遇而已”，但说出口。吕新小声对我说：“咱俩看上去很阴险。”

过了十多天，我继续在川西游历，接到外甥电话，他收到了帽子。接电话时，脑海浮现小老板的脸，十分真切。



在康定城，我还买了一尊木雕，一只玛瑙嘴的大烟枪，准备分送不同的人。我把钱、邮资和地址交给各位老板，包括一位面相诡异的老板，请他们帮我寄出。后来，东西都到了。

回想起来，这三位老板当时都显惊讶，或者说对别人的信任有一些意外。

我心里有数。做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关于人性的试验，我的钱也没多到率意为之的程度。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一定会寄达目的地。

信任一个人，其实没什么理由，不需要和所谓陌生人认识多久，也不需要研究他们的长相、学历和口音。

我是这笔买卖的受惠者，买了东西又有人帮你寄走。而他们——帮我寄东西的老板，对我心存好感，就像我给他们每人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

信任一个人，就好像说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好人，而他反过来觉得你好。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信任有时候不需要理由，只是出于人的一种合作本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种本能消失。



寻人记



德力德是个老头儿，岁数不小了。人上了岁数就看不出岁数了。二十岁跟四十岁差一半，七十岁和九十岁差别不多。老德头圆脸，眉毛弧形下弯，眼睛弧形，嘴角向上兜着，也是弧形。这样的脸，除了笑干不了别的。

他坐炕中央，逆光，笑着看这个看那个，像检查大伙儿的表情。炕下一对三节柜，红漆剥落。柜边是描花炕琴（垛被褥的家具）。

我妻子进了老德头家就喊：“炕琴呢？那个炕琴呢？”见到，默视不出声。当年它光亮无比，妻子与其妹每天都用手抚之。

“当年”之“当”，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妻陈老师与其家人在这里住



了四年，房东是老德头。

陈老师三十四年后来到此地，其激动自不必提。彼此用飘舞的鼻涕和不停歇的眼泪代替言说，配合拥抱。

老德头身穿八九式公安旧制服，戴前进帽，坐炕上笑，看这一屋子人。桌上摆着炒米、奶豆腐和黄油。

别人问老德头：您多大岁数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众人笑，提高声音：您多大岁数？

老德头：刚上初三。

声音再大：您——高——寿？

老德头：住校呢。

谁也不问了，没那么大气力。老德头耳聋，以为问他孙子呢。人若发问，他觉得无非问他孙子，其他有什么可问呢？

别人解释，老头儿上过朝鲜战场，是空军，耳朵被炸弹震聋了。他配手机，平常溜达到一个地方，掏手机告诉家人：我在哪儿哪儿，关机。不关机也听不见别人发言。

话说上个月，老德头一早儿出门溜达。中午给家里电话：我在牯牛沟；下午电话：我在黄柳坝；傍晚电话：我在哈拉套海。

家里人急了，从牯牛沟到黄柳坝到哈拉套海，越走越远。离家五十多里地了，八十六岁的人怎么回来？

但是，这在电话里劝不回来。此地是牧区，地广人稀。虽然狼和狐狸都不伤人，但磕了碰了就不好办。家人去找，他老伴儿和儿子共乘一匹马，再牵一匹马去了哈拉套海。到了那里，天空已出星斗。打听没地方打听，喊也没人应。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一个种子站，去问，人家没见老德头。他们娘俩儿以一棵榆树为圆心，前寻四五里地，原路返回，从榆树再前往另一个方向，辐射式巡察。累了，他们靠树歇息，儿子抽烟，老伴抽泣。手机突然响了，老德头



来电：

“我在沟里呢。”

他儿子用最大的声音呼喊：“爸！你听到了吗？你别关机！你在什么沟……”

老德头平静地重复一遍：“我在沟里呢。”

关机。

“爸！爸！爸！”这边怎么喊都没用。人这时候恨不能乘着手机的电波找到对方。娘俩儿一想，哈拉套海没有沟啊？老头儿一定往北去山嘴子乡了，那儿是丘陵。他们骑马上路，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南边毛山东乡也是丘陵。老德头在哪个沟里呢？他儿子不禁下马呜呜哭了一场，决定先上山嘴子，后去毛山东。

到了山嘴子，老德头的儿子先把母亲安顿在老乡家，等待天亮。天不亮，几十条沟没地方找。熹光四射，老乡家糊窗的白纸抹上一层嫣红。手机响了，老德头儿在那边说：

“我在炕上呢。”

这边问了千言万语，老德头重复一遍：“我在炕上呢！”，关机。

老头儿好歹没事，“在炕上呢”。可是在哪个炕上呢？在沟里能急死人，在炕上也能急死人。

这时候，老乡发话，对老德头老伴和儿子说：“不用急，一会儿能有人来电话。”

果不其然，老德头手机又打过来了，一个亲切的声音：“你们是老头儿的亲属吗？别着急，老头儿挺好，在我们这休息呢……”

原来，老德头又回到了乌兰敖都。他掉的沟是公路边上栽树的树坑，发出的悠扬呼叫引起过路车辆注意（车上人下车解手）。车是果树站的车，人家认得他，却找不到他家，于是拉到果树站的炕上喝奶茶歇息。老头儿睡了一觉，醒了之后打手机，才有这番对话。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德头观看众人的表情，看大家由惊讶到恐惧到释然到欢笑，而他始终笑，又像评比众人的笑。

众人感叹手机之有用与无用，感叹老德头冒险历程。人知道，他漫游一宿也出不了事儿，这里十几年没有刑事案件了，六千口居民中只有一百名汉族人。这里有史前画岩，有民间艺术团，有个人承办的马文化节，一片世外桃源。野鸽子站在房脊，大花喜鹊落在树枝上。这里是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

有人和炕上的老德头搭讪，用吼声：认识王海吗？

老德头：那是我们团的模范飞行员。

吼问：张积慧？

老德头：哟，张积慧是中队长，后来成大队长了。他们俩现在干啥呢？

这两个人三十年前都是空军司令员，可我们哪知道他们的近况。

老德头笑眯眯地说：见到他们问个好吧。

我们说：是，是。

忽然有人问：您上那些地方干啥去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真急死人了！这人大声喊：您上——沟——里——干啥——去——啦？

嗨，老德头一伸手：看战友！

张积慧他们在牯牛沟等你啊？越说越不像话，这人捧着耳朵喊：牯牛沟！哈拉套海！嗨，老德头指他鼻子：你小点儿声儿。他说，我原来不是在县大队吗？不是归二十二军分区吗？不是四野吗？三个战友，乌力吉、张广才、司旺不都死那儿了吗？牯牛沟、黄柳坝、哈拉套海，他们仨。我掉沟儿那天不是八一吗？去看看。坟都没了，头十年不就没了嘛？让沙子刮跑了。往地下倒点酒，看看……

老德头说得低声细语，我们大喊反显得不文明。有人翻墙上的挂历，一指：阴历七月初一，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大伙儿纷纷向他竖大拇指，老头儿嘿嘿儿乐，端奶茶喝了一小口儿。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用生与死换来的友谊是珍贵的，也是不可磨灭的，这比其他的感情都要牢固。



头发记



午后，我到桑园的树阴下歇息，看蚂蚁在水磨石地面上奔走。有的蚂蚁为搬运孩子嘴边掉下的饼干屑忙碌，有的无端忙碌。没有沿一条直线行走的蚂蚁，也见不到哪只蚂蚁在树阴下睡觉。

蜘蛛在空中飘荡，一根看不清的绳索连着碧桃树桠。大风吹得树叶乱响，却吹不断蜘蛛丝。蜘蛛像在浪头上打滚儿、上攀，忽又吐出一段，使自己离树桠更远。在过去，我可能用木棍挑断看不清的蛛丝，现在不干这类事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松树下找东西。他盯着地面，态度惶然。

松树下面的草被人踩光了，空出桌子大的地面。理发的女人在这儿营业，下雨天卖雨衣，这儿邻近马路。头两天树上挂个牌子，粉笔写的：擦鞋。红粉笔在白字外边勾上弯曲的花边儿，像旧日的饼干那样。后来换了字：算命，没勾花边儿。算命再勾波浪纹，显得命不真实。这是女理发师告诉我的。

这个男人垂首盯着地下，后来双臂撑膝，头更低了。又蹲下，手指抚弄地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看 he 看啥。

我无事一般踱过去，脖子不转，眼角扫视他观看的地面：土湿润（上午有雨）、石子半露于地面、碎头发，没了。我无事一般踱回来，坐原来位置，他还在看地面，恨不能钻进地里。

怪了，这算什么爱好呢？新的健身功法？我劝自己别对别人的私事太热心，找那只蜘蛛——我命名的“阿迪力蛛”。

“大哥。”这个男人走过来，步履踉跄，面惨白，嘴唇毫无血色。“大哥，打扰了。你看见上午有理发的吗？”

理发？我说，“理发的没出来，上午下雨了”。



“噢。”他若有所思，在我身边坐下，左手攥一绺头发。

我们并排坐着，我在透明的空气中寻找飞蛛。身边传来抽泣声，他弯腰抽泣。成年人没有晶莹的泪珠，更多的是鼻涕。他一把把擤鼻涕。

“我父亲没了。”他直起腰对我说：“昨天走的。我半夜才知道信儿，从牡丹江上车，到沈阳是今天十一点多了。已经火化了。”

说到这儿，他用掌擦泪。“人说走就走，连一面都不让你见。邻居说，我爹昨天在这儿理过发。”

他握着的左手慢慢松开，摊着一些头发，白的黑的。他说：“就留下这点头发，也不知是不是我爹的。雨水把头发冲没了，剩这些，但愿是他的，怎么也有一点儿。”

我听了震惊，想劝慰却说不出适宜的话。

街上行人络绎不绝地走过，他们的父母大多健在。谁知道，老人的生命竟会像花朵被夜雨摧折。到那时，别说奉养，连保留一绺头发都不可得。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别因为逝去了才知道珍惜，父母需要的只是更多的陪伴。



废墟下面的信



2008年5月23日，辽宁省消防总队在清理北川县一所中学的地震废墟时，捡到一个作业本，上面有一个中学生写给妈妈的话。

妈妈，我在瓦石堆里，还活着，想你。

我比过去更想你。过去的事情像电影一样，自动地、一幕幕在脑子里回放。回忆让我有了一些安慰。写出来，好像你在身边。我一定能活着出去，见到你，妈妈！

我不知道这里是几楼，肯定不是原来的四楼教室了。楼沉了。我头上有一块斜立的预制板，缝隙透进光。手边有一个不知是谁的书包，我用里面的纸笔



给你写信。

脚还不能动，已经没知觉了。很长时间前——不知道是不是一天前——从周围的瓦砾里还能传出哭声，有人号叫。晚上，这些声音特别清晰，特恐怖，不说这些了。

妈妈，小时候，你给我梳头、编辫子，把落下的头发交我手里。我对着阳光看，看我的头发长了多长。你给我剪指甲，指甲屑装在润喉糖绿色带小熊的铁盒。碎米粒似的指甲屑已经很多了，被你用洗衣粉刷得很干净，从四五岁的，一直到高中。

我爱吃橘子，有一阵儿手心都吃黄了。你说你不爱吃橘子，怕上火。那回上晚自习回家，我看到路灯下一个女人翻垃圾，那是卖橘子的人白天扔弃的烂橘子。她丢掉橘子的烂瓣，好一点的塞进嘴里。走近，没想到是你，妈妈！我当时很生气，跟你没打招呼就走了。

我怕你的举止被同学看到，受人嘲笑。我想告诉你别去路灯下翻烂橘子了，但说不上口。不过，我不再走那条路回家了。没想到这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妈妈，你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白发，是在35岁。我记得你因为一根白头发跟我爸吵了一架，说他没能耐，你卖菜、做钟点工挣钱，白发早生。那时我虽然小，已觉得你们的争吵特别无厘头。觉得你们不了解生活的美好，不懂音乐，没情调，为一根白发吵架。现在明白了，美好是包在草叶里的粽子，平凡、裹紧，很大众。

妈妈，我不知我能不能坚持得住，渴、饿，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周围已经没有声息了。我在顶楼算是幸运的，一、二、三楼的同学都被压在底下了。我如果能坚持到明天，完全是因为想念你，妈妈。

你有失眠症，夜里心里数黑绵羊、白绵羊等等。天亮刚入睡又被闹钟吵醒，起床为我做饭。

这些事我都忽略了。如果一个人整夜睡不好，又早起，天天如此该有多痛



苦。当时，我对你的絮叨无动于衷，觉得大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痛苦“化”为让子女学习的动力。现在知道，你只是倾诉一下而已。被我反驳之后，你再也不说了。现在，我多想再听你说啊。

妈妈，你完全不知道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像中药一样，加火加水熬煎。学得好的学生永远是凤毛麟角，大学的校门是对他们开的，其次是有钱人的孩子。

你可能不知道，我考不进大学，连三本也不够。但是为了你的辛劳，特别是你近乎迷信地以为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信念，我每天麻木地上学放学。今天我的感受是：为了你们的苦心，我从初一到高二，每天都拼搏一下多么应该。可是，人生的美好并不是上大学所能独占。如果我活着出去，无论上技校或自己闯天下，一定多赚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妈妈，你说过，成都有一家洗浴宫，洗澡的人由别人搓背、修脚、敷面膜，你说真是神仙生活。我问：别人没给你搓过背吗？你说，小时候你姥姥没搓过，结婚了，你爸没搓过，也不能让他搓。这个福没享到。

我洗澡历来是你给我搓背，听你这样说，我笑笑就过去了。妈妈，其实我应该为你搓搓背，至少我有这个能力。你一定也想过，只是没说。

以后，咱们母女俩要去成都的洗浴宫爽一下。去不了，我就给你搓背，每



星期一次。不知老天爷给不给这个机会。

上初一，我把300元学费弄丢了，你打我，骂我是败家子。其实，钱是在书包里被人偷掉的。你不听我解释，像疯了一样。我曾在日记里写你是一个巫婆。现在我悟出，你捡饮料瓶换钱，只开8瓦的小灯泡，把40瓦的台灯给我，吃咸菜，300元钱意味着你付出了太多心血。我不是富家子弟，竟没学会体恤你。

妈妈，我不知你在哪儿？我从地震那一刻起就惦记你和我爸，还有姥姥。如果你在露天市场卖菜就好了，千万别在雇主家里做钟点工。我特盼望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方法，比手机还方便，告诉你我还活着，也知道你们也活着。只要活着，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咸菜、8瓦小灯泡、你和爸爸的白发，都是世上最美妙的享受。

妈妈，我可能不行了，幻听，眼前出现了幻象。腐烂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我的腰以下都没知觉了，外面有机器声，可是我没力气呼救……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无论生活给了我们什么艰辛，活着总是美好的，我们应该为生命欢呼。



琥珀发卡



这个女人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时间是14点整。阳光刺眼，人流如织。一排穿彩裙的姑娘拍手呼喊，推销一款酸奶。无腿的乞儿伸出手，说：好人一生平安。女人挥手把他赶开。这是四川绵阳的繁华街市。

女人身边有男人，他们三十岁左右。衣装考究，神色漠然。这种表情对他们来说，已算友好，至少礼貌。两人刚办完离婚手续。

女人看表，14:00。今天是护士节，她所在的医院有活动，每位护士都有奖品，可能还有红包，当然她也有。



女人向男人伸出手，道别。也许这是最后的握手或称肢体接触了。男士摆手：你在这儿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女人说：我有事儿。

男人：等10分钟。前面就是那家店，给你买个琥珀发卡。

女人：不必了。

男人跑远，一百多米外那家商厦，里面卖高级发卡，每个200元、500元，好的上千元。去年，女人过生日要一个发卡，男人竟说：发卡二三百元？够失学儿童一年学费了。你有病！

女人告诉他：头发是女人美丽的一部分，它不是拖布。如果发卡上镶琥珀，还会上千元，物有所值。

男人说：头发剪掉卖了也值不上二十元钱，凭什么戴一千元的发卡？荒唐！

女人反诘：美丽无价！

诸如此类的争吵还有很多，他们离婚并没有骇人的事件。简单说，是因为价值观不同。对钱以及使用钱的观念不一样。

比如，她说吃剩饭有害健康，倒掉。他说，扔粮食作孽。看亲友，她想买花篮，他说买牛奶。每次聚会，他带回一堆打包的饭菜。他甚至把单位作废的文件用车驮回来卖钱。跟他在一起，女人感到窒息。

女人看表，14：20。分手了，她真不稀罕发卡之类的东西。饰物和衣物一样，与心情在一起才美丽。她心急，14：30就开会了，她却在大街上等一个前夫的什么发卡，这才叫荒唐。

可是走掉也不好。女人朝那家商厦走，准备劝他别买了，当然要谢谢他。至少他还记得有这么一件遗憾的事。

快到商厦了，男人隔着玻璃门朝她摆手，笑着。他穿一件蓝T恤衫，白领，手里晃动金黄色的发卡。这一瞬，大地剧烈抖动，如野马。人们的叫喊声淹没在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地震了！女人想跑却迈不开步，地在晃。



静了，楼房倒塌的土灰笼罩街市。女人蹲着，用手袋盖着头。她站起来，惊见商厦已经没了。它一半倒塌，另一半还立着，像被劈开。男人——她前夫被埋在山丘般的瓦砾堆里，砖石离她只有几米远。

恍惚半天，她才接受眼前的现实。前夫在废墟里？泪水突然涌上眼帘。她拼命地捡砖头、搬根本搬不动的预制板。

刹那间，女人脑海浮现一串画面：每天晚上，他给她洗脚，边洗边兑入保温瓶里的热水。洗她的裙子用筐晾晒，防止拉长。新婚之夜推醒她一起数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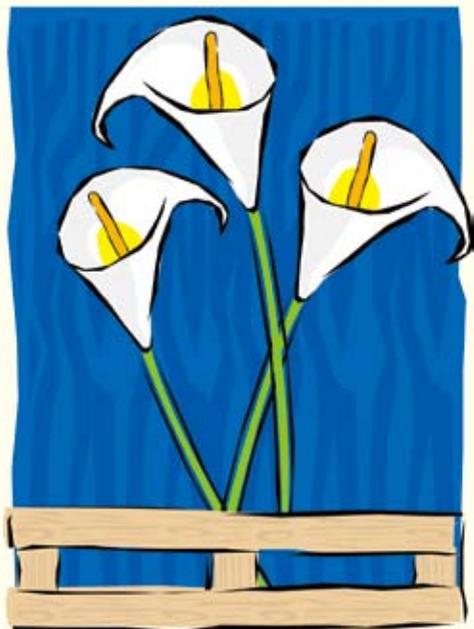
如果不为她买发卡，他不会埋在瓦砾下面。如果不离婚，他们不会来这里。女人觉得地震是老天爷对她的惩罚。

搬砖头，再搬……她的努力太微小了。她忽然得知：价值观的核心是活着，废墟下面那个在门口举着琥珀发卡的男人，是她最重要的人。

女人在余震中受伤，转入沈阳某医院治疗，在病床上讲述这段经历。她手里拿着琥珀发卡。其前夫已遇难。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灾难不知何时来临，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好
每一天，爱每一个值得爱的人。



花有话

五一长假时，从早晨起，桑园次第出现晨练压腿的人、耳贴半导体听新闻的人、下棋人、无所事事的茫然人。阳光照暖后，出现最积极的人：小孩。

眼前的孩子约一岁多，刚学走路。他双脚像敲鼓一样用力拍打地面，节律却不匀，翘起而快，见什么便一阵风跑过去，抓起来看，甚至吃一吃。小孩认为，天下之物兼有看、摸、吃三种性质。因此，大人料理孩子，主要在防范他的摸与吃，其次是别摔着。

孩子东西奔走，忽在黄花满枝的刺玫前停下。花和他眼睛同高，看完，伸手抓。大人拦住（有刺），示意他闻嗅。孩子以为是吃，张嘴咬花朵。大人重



新示范——闻，吸气，表情微醺。孩子察觉这是新玩法，嗅之，香味入脑，神色悦然；跑开，过一会儿又回来闻。刺玫的香没因吸嗅而少，还香。小孩子闻了跑开，再闻，大为开心。少顷，孩子示意让边上系花绢的哈巴狗闻香。狗是人家的，不好办。孩子哭闹，于大人怀抱后仰，如“不想活了！”大人和狗主研究过，抱狗闻花香。狗乃嗅觉最灵之物，受不了这么贴近的气味熏陶，这像骂狗，像人吃芥菜。狗怒窜，抗议大吠，委屈小叫。孩子看了大笑，以为狗在逗他，指使大人抱狗再嗅，狗主领狗急忙走开。孩子困惑，看人狗俱远，回来再闻小黄花之香。挺香嘛，跑啥？刺玫的枝条如一团包裹，绿枝探出，花朵在外，像系铃铛的小帐篷。孩子捡石子、树叶依次让它们闻花。

孩子成为使者，让石子、树叶和刺玫交朋友，因为她香。花在枝上孤单，不能下地走动。

闻过了，孩子扔掉它们，找新东西闻香，玻璃、纸盒和风干的狗粪。孩子



的父亲观棋入迷，由此，狗粪平生闻到了花香。

孩子比大人仁慈，有好东西让众生分享。以后，他一点点长大，会自私。在五月的空气里，花香是礼物。我在辽大操场跑步时，风——如徐志摩所说——“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遭逢槐花香气。人猛地闻到这么缠绵的香气，迟疑或怔忡，像有人喊你的名字。风中花香，是无意间听到的婉约的私语，听到的人也想一一回答它们。

各个方向吹来的风，在空气中飘撒温软的传单，从早上到夜晚，这比在树边闻花更飘逸——不见花树，却有香来。

在桑园，开花的只有刺玫，高大的碧桃树已被伐倒。花里有话，对孩子、石子、树叶和玻璃一一说过。

孩子这时又对瓶盖发生兴趣，他把瓶盖放在垂直的墙上，掉下；捡起，再放上去……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自然界赋予人的惊喜和旖旎是需要单纯来体会的，我们需要停下脚步，把自己变小，聆听。



在雨中跑步



在雨中跑步的困难不是雨。雨量大小不过是水量大小，就当跑步时有人在你身后举一个淋浴喷头，水量或急或缓，水流的方向忽东忽西。在雨里跑步的困难是敌不过避雨人的一双双眼睛。

街上避雨的人，躲在树底檐下，衣装干爽，沉默地看我跑步。跑步可以谅解，在雨中跑步就不容易被谅解。我推想自己不被谅解的理由，边跑边想——头发湿成一绺，像破抹布一样趴在脑门；眼角眯着，因为进水，要不断擦去脸上的水珠。而衣服贴在身上，鞋里面也进了水，呱呱响。这个人在干什么？

唱
歌
就
是
歌
唱



哼！跑步。

水，仅仅身上挂满了水，在街上奔跑就受到蔑视。仿佛我是欠别人钱被罚在雨里跑步的人，是趁天气不好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是想作秀上不了电视的人。

在雨中跑，跑相有点狼狈。但我觉得豪迈，可惜别人没看出来。白箭似的雨水急急钻地，两三米之外看不清东西，像一块块裂了纹的玻璃。雷声此起彼伏，在天边搞心电图。我大步奔跑，脚下激起水花。我想，这就是攻打太原时为争夺834高地而奔袭的尖刀营战士的雄姿。

而路人的目光在说：跑吧，傻子，跑到太原去吧。我每天搞冷水浴，最难忘的一次在松潘，那里的水把每一根神经都冰得抱怨不已。五大连池的冷泉也非常凉，骨头冻得好像变成了钢管。而平常的冷水澡没什么诗意，远不如大雨。雨水有一点温暖，因为雨前的天气总是很热。雨水流到嘴里没什么异味，当然不要把雨水咽进去，里面有多种污染元素，喝下去没准身上会结红锈与蓝斑。

雨天跑步比较讨厌的是睁不开眼睛，应该戴上游泳镜。是的，下回跑一定戴上。虽然戴游泳镜跑步更加像怪物。第二讨厌出租车。一见有积水，出租车假装是一艘火轮船，加大马力开过，轮下溅起一人多高的水墙，湿你全身。而我浑身湿透，已经不在意这个了，出租车司机能缺德就缺一下德的品性在人民群众面前又暴露了一下。





在雨中跑步很舒服。如同说一个人搞冷水浴时跑了5公里，一举两得，德艺双馨（究竟什么叫德艺双馨我也不清楚，好像跟古代人有关。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获得了这项官方殊荣），速度可快可慢。想，雨水带着我的体温汇入大街的积水中，流进地沟。那些撑伞的、穿雨披的人在逃离这场雨。而跑步的人在享受着雨，多么愉快。而雨不服，拼命下，恼怒于我的悠闲。没啥，雨再大就改游泳，岂不更好。

在雨中，我穿梭于人们的白眼之中。但也遇到了崇拜者，即孩子。他们瞪大眼睛看我，如视英雄。那么，我就把这次跑步看做是送给孩子们的倾情表演。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在雨中奔跑，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在生活中奔跑，不为自己，只为爱的人。





湘杂记



山里面，张家界显得最突兀。看到这里的山相，无由想起黄永玉、谭盾，这些人就是这种相貌。从山顶往下看，峰峰如悍将骂阵，如藤甲兵士向外冲。一座峰和另一座峰不挨着，各怀腰刀睨视。这些山，看了半天，想起两个字：造反。这是一帮伺机造反的山，被玉皇大帝发配到湖南来了。此处耕地那么少，苗人、土家人从古到今活下来不容易。山看到生民艰辛，日久天长表情带出恨意。我看此山，刚好和九寨沟相反。虽然一样莽莽苍苍，但九寨丰腴有女性气息，张家界全是男丁，荷锄的、打猎的、砍柴的、浩浩荡荡，灌满湘西。



这里的居民——我是说当地做买卖的人，面貌与山连相。说不上哪儿像，黝黑、矫健、颊上少肉，乐观而凶戾，能走能担。说像，是气质与山达成契合，或者叫配套。人山如兄弟，在其他地方少见。没见北京哪个人像香山、玉泉山；也没见安徽人表情如黄山。这里放眼望去，天人合一啦。

上一回赴张家界顶峰，我考虑登山汗大，穿短袖短裤上路。到了山顶，天降雪。穿毛衫的人脸上青紫，我脸是什么颜色无人告知，自己也没带镜子。山上见朱镕基题字“张家界”，隶书，于右任风格。一看就是胸臆饱满之人所写，大气。还看过朱镕基为珠海会计学院题校训——不做假账。他题字少，我只见过这两种。山顶上，雨雪接力，雨之雪之，不定性，落在我胳膊腿上，今吾凉矣，却见游人瞪我。好像我穿这么少是在炒作自己，是二百五，冻死活该。我认为游人藐视我已经足够，像毛主席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用不着瞪眼。我穿这么少我妈都没生气，你生什么气。今天我是大意了，出于平常搞冷水浴等玩闹活动，没觉得冻得怎样，左右看胳膊色比原来新鲜，接上地气了。

下山，旅游团队的导游向我们传达山情山况。我伺机把小贩的整捆报纸连绳全买下，分四叠，绑在左右腿臂，跟变形金刚差不多。山民们（连男带女十多人）哈哈大笑，放射崇拜目光。有人推女的往我身上撞，女的假意不爱撞，撞了还想撞。一男人喊：把她们带回家做老婆吧！推四五个女人进我怀里。

我说早有老婆了。

男人说一个不够，你这么好的身体要有六个老婆。

我说好，今天选几个民女弥补挨冻。上前拎她们，长得俊的不动窝，丑婆娘躲闪尖叫。越叫越擒尔等村妇，掐着她们的脖梗带走，一手一个。这两女一脸快活。这时，旅游团的导游发话，呵斥：你搞什么呢？

我说没搞呢。

导游：你这是干什么？

我指山民沸腾笑脸，说：我们开联欢会。山民说，对，对，这个大哥太好了。



旅游团来自上海，也算一个笔会。这些上海人说，这么快你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我说我们是一伙的。

这几个上海文化人不懂什么叫“一伙的”。即可以沆瀣一气（瀣字太难写，顶写三个字），玩呗。人到外边来干嘛？你以为看山，看山干什么？实话说渺小的人仰脖看山多么可笑。有趣的只有人。但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打打闹闹，认为低俗，穿短袖短裤绑四捆报纸跟山区女同志打闹尤其低俗。他们觉得旅游必须听讲解，肚里才能增进文化。

有一次，我随“重走长征路”采访团到了大凉山。山路上停车，我下车走二十几步跟一个锄地的妇女拉呱。我说三句话，这个妇女爆笑三次，手撑后腰（她怀孕了），笑的表情痛苦。

上车，人问，你说什么话这么快就和她打成一片？（又是打成一片），我没言语。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妇女三十多岁，身边有四五个三四岁的孩子，手里还抱一个。

我指群孩：都是你生的？

她仰脖笑，摇头。

我说，再给我生一个呗？

她笑，摇头。

我指她肚子，说别笑了，要不就生了。

她嘎嘎笑，摆手。

瞎闹呗，说不上打成一片。乡人看你跟她闹，觉得你们城里人也是人，坐汽车里的人也是人，并不像录音机那样讲话，感情接上啦。

再说我，跟张家界山下的农夫农妇嬉闹，你推我搽就差入洞房了。一个最丑的女人抱着我胳膊（隔着报纸）说，你们城里人爱找情人，带我回去吧，省得出去搞破鞋。

谁搞破鞋？我像那样人吗？



丑女手指我，你还说你不像？你身体这么好，相貌堂堂，怎么会不搞破鞋？

我说，那也不跟你搞，容易吓着。

丑女跺脚，吓什么吓，老娘跟定你了！

我说，那我就做变性手术。

丑女哼一声，你做我也做，做成男人。

我说，挖坑容易栽树难，你变不成男的了。

丑女招呼她同伙，过来，把他裤子扒下来，给他做手术。

吵吵归吵吵，她们谁也不敢上前。我掐她们小细脖梗，就跟掐小鸡似的。

跟这帮人闹得正欢，有个女人抱个孩子从远处匆匆赶过来，扒开人堆走到我跟前，说，这孩子卖给你吧。

卖孩子？

她语调平静，脸上甚至带有期待。

山民们去掉嬉闹气氛，规劝我：买吧，带回家去。

我……这回窘了，不知怎么应对。

五百卖你，这个女人说。她抱的女孩，被女人勒肚子抱着，长的基本上像猴，手上摆弄树叶玩。

哪有卖孩子的？我说你这是犯罪。

女人说，我赚不了多少钱，为给孩子找个好人家。我看你是好人。

一眼看不出好人坏人，我做的坏事多了。卖的是你孩子吗？

是。

你卖了，不想孩子吗？

再生。

我说你真是混蛋母亲。卖了女孩再生男孩？

对。

我抱过这孩子。大伙儿以为我要买了，说五百元便宜，快买吧。这孩子身



上柔软，骨头和肉的接缝一抱就知道。她脸上脏，但从耳后和眼皮能看出粉白的皮肤。眼睛漆黑明亮，嘴唇像花瓣一样撅着，很可爱。怎么抱，她都不认生也不看我。手里树叶蔫了，小孩常常就这么静默着。儿童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把孩子掂了掂，问女人：够秤吗？

这女人糊涂了，说，够。这么大了，够秤。

够什么秤，也不是猪肉。我从兜里拿出100元给她，说，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多好的孩子。我不买，你也别卖了。

这女的抢过钱，手举着，用当地话叽叽呱呱说一通。

我说，还有孩子呢。把孩子递她。

这帮人用当地话争议起来，好像女人不该得这钱或应将此钱均分。我走了，想给我当老婆那两个女人也没跟过来，什么记性。

这一次赴张家界，与当地女导游谈方言。女导游说张家界的女人对自己丈夫的爱称是“砍脑壳的”、“剁肉末末的”。

这些话，往里面一想，爱得真深呀。指向终极——死亡。爱到深处，人常以死亡（消灭，占有）譬喻。但这些关于丈夫的指代词并不仅是“该死的”，还有行刑过程——砍脑壳，古代留下的刑罚。“剁成肉末末”之爱比“砍脑壳”更深入琐细。

导游还说，这里的丈夫倘若不服妻子管教，还有另一种惩罚：下蛊。被下了蛊的男人恍如行尸走肉，客死他乡。导游说这就是包二奶不听话的下场。导游还说，如果丈夫在性事上不尽职责，也会被下蛊。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好在我没把那俩村妇领回家，她们身上不知带着多少蛊药。我四下望，山壑里仿佛有一层阳痿早泄者的尸体，都被蛊过。

从天空看，张家界的山峰像一根根钉下的楔子，如尖桩阵。这一片山，好看是真不好看，只是倔犟顽强。群山之巅好像被火烧过、被雷劈过，如一群绝不投降的战败者。从另一方面说，山里面不知藏有怎样混沌未开的风貌，有人



们看不到的奇石奇兽、奇草奇花。但进山无路，想象不出怎样才能进入山的深处。居住在这样的山里，如果遇到晦暝、雷电，一定骇人。而这里的人被骇出来了，对万事万物都无所畏惧，浪荡达观。卖个小孩、当个老婆、下个蛊，算不上什么事。张家界的女人强硬。女人硬，逼男人更硬而且不许退缩，活得就像这些巉岩峻峰。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被家乡塑造出的性格会伴随我们一生，永不磨灭，因为这是判定自己归属的唯一标记。





彩裙记

六月末，我从长春回沈阳，坐某次列车的8号车厢，卧铺。这是慢车，卧铺上没什么人。我买了几本杂志读，一目十行，无兴味。列车员打扫卫生，我把杂志送给她。她感谢，坐了一会儿。走后，她手机落在这儿。我送还她，又收到感谢，比送杂志得到的感谢热烈。车过四平之后，列车员来了，送我几根黄瓜，接着聊。

列车员四十多岁，长春人，跑沈阳，一次歇三天。她很健谈，说：“我真不怎么丢东西，今天让你捡到了。你这个人贪财，而且孝敬老人。”

“你怎么知道？”我问。



“耳垂上有痣。我会看。”她接着又说，“要说丢东西，火车上丢啥的都有，手机、药，连结婚证都有丢的，真的。到了终点，列车员整理卧具，也想捡点东西，这是心里话。捡的，不是偷的。对不对？你来要就还给你，也不能追着还人家呀？你知道人家在哪儿？我遇到一事儿，捡东西了，追着送，他不要。”

下面是列车员讲的故事。

不久前，在这个车厢的21号铺，她捡到一个胶带缠的牛皮纸包裹，上面写一行字：车开再打开。当时车到了沈阳。她用手捏，像衣服。但这行字挺吓人，“车开再打开”，像恐怖分子的话。

这个包裹压在卧铺的枕头底下。她没上交，也没打开。第二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包裹。是一件连衣裙，黑地带红色橙色大花朵，鲜艳。还有一封信，写道：

“亚丽，打开它就会原谅我的过错了。我希望你婚礼穿上它，艳惊四座。如果婚礼推迟，也给南湖公园望月亭带来色彩。话在衣中。树卿。”

列车员读了几遍，完全被搞糊涂了。这是一件婚礼穿的裙子？婚礼不穿婚纱吗？搞不懂。要是婚礼穿不上，就穿上到望月亭，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她决计物归原主。乘客下车，连男女、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那怎么办？送到望月亭？只能这么办了。

南湖公园是长春的大公园，离她家不远，她去过，那里有健身和唱京戏的人。列车员觉得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儿，树卿，跟对象闹矛盾了。那天一早，她让儿子陪着到了望月亭。早晨无月亮可望，她们娘俩儿等包裹的主人。然而没有小伙儿，只有一个白发老头儿用背撞树。等得不耐烦了，她要走，这时心生一念，上前问老头儿：

“您认识树卿不？”

老头儿正闭眼撞树，睁眼，问：“什么事？”

她从兜里拿出包裹。



老头儿伸手要抢，列车员问他包裹里是什么物品，答对了，给了老头儿。

原来，“树卿”是这个老头儿。

老头儿说，亚丽是他老伴，已经过世一年了。去年这时候，他老伴上沈阳参加侄女的婚礼，买了这件裙子。老头儿觉得太艳，穿在婚礼上不妥，两人吵了一架。老伴刚到沈阳就犯病去世了，心梗。老头后悔呀。至少后悔没让她穿上爱穿的裙子。

“他憋屈了一年。”列车员对我说，“把这个包裹偷着送上火车，塞到他老伴当年这张卧铺枕头底下，就当实现了这个愿望。老头儿接过包裹，说：‘没想到你给我送回来了，不送回来多好。’”

老头儿抱着包裹坐在石椅上，抹眼泪。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遗憾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还是做了该做的事？



电梯记



我堂兄朝克巴特尔生长在牧区，我四五岁的时候去过他家——哲里木盟胡四台村，这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之后十年，朝克巴特尔像学者回访那样到我家赤峰市参观学习。我爸交给我一项任务，领他上街。

我领他走进一座楼房，入电梯。电梯门从两面合上，吓他一跳。我伸出三个指头，然后按“3”，“3”红了，梯微颤，门开，我带他出去。我说这是三楼，朝克不信，他刚还在楼下仰视巍峨的楼顶。我领他从步行梯下到一楼，说明我们刚才坐电梯的经历，他还不信。我再次拉他进电梯，到三楼并从窗口往下看，马路上的人渺小地行走，朝克大惊失色。于是对电梯极为崇拜，认为



这个狭窄的金属房子是神的房子，说什么也不敢坐它下楼。我对他进行启蒙：电梯即电房子把人垂直拉到各楼，由电控制。朝克生气地反驳我：电在电灯里面，不可能控制一个房子。

今年春节，朝克巴特尔扛一只冻得邦邦硬的羊来到我们家。他头发全白了，对我说，他已经领悟到电或电池让人在收音机里唱歌、在电视机里跳舞，但不足以让房子腾升，那是另外的神秘力量。电，不过是冒火星的、小巧的、在胶皮线里乱窜的小玩意儿。

我和朝克巴特尔均为独生子。许多年前，当大伯告诉朝克我是他弟弟时，他在我身上也发现一些乐趣。

那年，即我四五岁到胡四台，被一只羊羔吓哭了，以为是狗。朝克和堂姐们哈哈大笑，讲解羊和狗的区别。我不信，以为他们骗我。见过狗，我以为是狼，越发大哭。朝克越发大笑，用脚踢“狼”。

在胡四台村，朝克巴特尔飞身跃上无鞍烈马，奔驰至远，让我视为天人。朝克一家和当时的全国农民一样穷，他的衬衫下摆和袖子都褴褛掉了，仅遮肩背。这件衣裳在我看来很神奇，在马背上飞扬如帜。他穿这件衣服在苇草里发现野鸭蛋、找到酸甜可口的蓝莓。朝克和我走在沙丘下面，他停下倾听，快跑几步，用手接住一只从上面滚下来的刺猬。在茫茫的沙漠上，朝克聪明健壮。他看我的笑容半是嘲笑半是爱。一个城里人在乡下的土地上不怎么会走路、不怎么会吃饭喝水，给他们带来欢乐。就像朝克在城里给我们带来欢乐——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摸电梯门，“嗖”地缩回来。

我第一次到胡四台，在堂兄家吃到野鸡肉——肉丝雪白。我一人吃掉两块胸脯，余下的肉被我姐塔娜吃光。朝克和众多的堂姐站着看，带笑容。大伯招待我们的佳肴还有一小碟葡萄干儿、一小碟红糖。许多年后才知，野鸡和那么少的葡萄干儿、红糖是他们从供销社赊来的——秋天用五十公斤玉米偿还。事实上，大伯两年之后才还上这笔债务，因为当年的玉米扣除口粮后不足五十公斤。平日，他们果腹之物是轧半碎、炒过的玉米。如果玉米碾成面，就不够吃



了。他们从未吃过野鸡肉和葡萄干，连玉米面都未曾饱餐。在山上捉到或挖到的山禽与草药，送到供销社抵债，偿还赊欠的红茶、盐和煤油。因此，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实在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他们家没钱。他们有幸一睹钞票是每月乡邮员驰马而至喊大伯名字，并将其右手食指按向鲜红印泥再拔出来按在一张纸上，而后交给他们15元钱。这是我爸从1950年挣工资以来每月寄来的钱。这些钱隆重地积攒着，后来流入医院收款处。伴随穷人一生之物，除去饥饿，另一样就是疾病。

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的知识，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大伯去世后，我爸悲痛不已，痛哭、独语，几个月缓不过来，我们并不劝他安静。劝人节哀实为文化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人生连一场痛哭都不曾享用，灵魂何以自如呼吸？我爸经历过战争，在“文革”中被打为重残。自我曾祖母去世后，他从没流过泪。他七十多岁了，从自己房间踉跄而出，看着我们，说：“你大爷死了。”而后泪水蒙住他的眼睛，像胶在结膜上哆嗦，化为眼泪大滴落下。他本来想说许多话，但说出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喉颈吞咽。因说不出话而全身颤抖，只站着，盯着我们，样子很



吓人。我们报以沉默。少顷，他失望地走了，回自己房间。过一会儿，我爸还会走出来，告诉我们：“你大爷死了……”充沛的泪水滚滚而下。

父亲的正直，我早有感受。而他在失兄之痛中的纯真情感让我惊讶。那几个月，他回忆了大伯的一生，并用泪水送走这些回忆。

朝克巴特尔今年和我见面，我用笨拙的蒙古语和他对话并给他买一些东西，我爸很欣慰。在他的房间里，我爸拿出去年在现代文学馆开会的照片，拿出记有他事迹的内蒙古骑兵典藏纪念册，还有登他传略的《蒙古人物志》向朝克巴特尔诉说。我堂兄听得很吃力，我爸讲得很从容。我感觉，我爸其实是说给一个老牧民——大伯听……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亲情会超越地域的、阶级的、贫富的界限
汇集成让人刻骨铭心的浓情，当有一天我们失去的
不仅是一位亲人，而是一段永远的回忆。



父 亲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失手把锅丢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膘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髭须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看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W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人大欢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起先他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儿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胶皮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摩四周，眼里退去了惊惧和恐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成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他是个翻译家及前骑兵军官。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入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



层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饮酒悦谈。但晚上鸡不肯入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小棚装杂物，譬如自行车，小小棚装煤。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惬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那一幕。我想，家，是人生最猜不透的一个谜，在艰难离乱中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唯有家。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组成家庭就是为了遮风挡雨，我们守候一生就是为了彼此宽容，我们抚育子女就是为了其乐融融。浓情，当有一天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亲人，而是一段永远的回忆。



继 母



到胡四台的第四天，我爸说：“得看看你奶奶，咋也得去。”

他的口气虽然像商量，但很坚决。

塔娜因为感冒，头朝里躺在炕上，拿着一瓶风油精，听了这话，仿佛要笑出来。

她要笑的理由我了解。我奶奶是我爸的继母。曾祖母住在赤峰的时候，多次讲述一个故事，大意是：这位继母过门之后，把鸦片拌入黄油红糖的秫米粥里，飧以我爸。那时他三岁，最喜美味。就在这节骨眼上，曾祖母看出事情蹊跷，夺过碗，叱令我父亲的继母吃下去。我的曾祖母能在风平浪静中发现饭里



有事，只是她一生所历奇迹中的一种。在我儿时，听曾祖母用蒙古语讲过全套的《瓦岗寨》和《三国演义》。曾祖母不识字，她年轻时听汉人说书，只一遍就能把几百万字的故事记下来，且转译蒙古语。书中人物相貌秉性、兵器屋舍乃至草木虫鱼，无不栩栩如生。当她平端尺多长的烟锅向前一戳，烟雾从唇齿浮漾之际，吐露故事可谓天花乱坠，而曾祖母则庄严如故，无论厮杀场面怎样血肉横飞，仍临危不乱，表示贵族身份的圆发髻高高挽在头顶，所谓“百会”之处。面对这碗秫米粥，我爸的继母没敢接，“扑通”跪下了。我爷爷也跟着跪下了。曾祖母把这碗粥顺窗户泼向当院，一条狗欢快飞舔，扑地，替我爸死去。

我妈常在不同的情境下引用这个故事，使其产生奇妙的寓意。譬如我爸翻译书稿挣了钱的时候，酒醉以及拍案把筷子震挺高的时候，也包括他在小园里种了许多向日葵，窗前蜜蜂飞舞的时候。我感到我爸一次又一次从他继母的毒害中逃逸，他对我妈提起此事并无快意，倒不是怕死，仿佛别有感触。

我爸三岁已成阔人，以眼睛特大、偷瓜、飞掠马背和擅骂人驰名于朝鲁吐一带。他常站在墙头上滔滔不绝地、用无法称之为文雅的骂人话把富人小姐弄得不敢出屋，出屋亦心跳耳热。乡亲们知道，当我爸爸的大眼睛乌溜溜转起来后，就有人（包括庙里的喇嘛）和瓜要倒霉了，与我大伯的温良恰成对照。曾祖母将我爸昨日之种种称为聪明，并让大伯放羊，我爸念书。

他们跪了一宿，第二天被撵走。我爷爷彭热苏瓦早先是个当兵的。曾祖母独身抚养小哥俩。后来我爸也投军，远飘天涯，与其继母基本没有来往。而此时我爸这样说的时候，于我是意味着到供销社买礼品，于堂兄朝克巴特尔是套马车。

路上，朝克巴特尔翻来覆去地说自己种的玉米长势好，甚至停下马车指点。在南沙梁子下面，朝克巴特尔的玉米地高出别人一头，黑绿叶子肥大，像欧洲球员与亚洲同事站在一起那样。马车辘辘在沙窝里磨蹭着，不时把大胆探头的浅粉色的牵牛花轧过去。在车厢的花棉被上，陈虹和鲍尔金娜挺身坐着，



腰身随车韵律一致地扭动，以手遮阳，像给玉米仪仗队敬礼。我外甥阿斯汗惊讶地盯着辕马的臀部，后者高傲掀尾，粪蛋滚滚而下。在我小时候，曾用包点心的红纸包一提溜马粪，放在辽河工程局墙外的大道上，等贪财的人来捡。等有人发现，见左右无人，弯腰捡那纸包时，我们从墙后探身爆笑，羞得那人疾走。

我奶奶住在依咪姑姑的东屋，破旧而凉爽，窗台玻璃爬满豆角的桃形的叶子。她躺在炕上睡觉。实际说不上睡，而是一个老人临终前的静寐，像在归途上等车。我们到来，依咪姑姑叫醒了她。她转过头，眼神是陌生的，宛如刚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即使对烟酒礼品也无眷恋之意。她身体非常柔软，九十多岁，已经坐不起来了。看得出，她年轻时姿色不同一般，即使现在目光仍锐利，皮肤白而细。炕梢放一叠新衣服，内衣和外衣。显见是奶奶一咽气，就随时穿的。

“介……”（蒙古语，是，是的）。依咪姑姑的额头掐两行暗紫的血印，如扑克牌的方块，她笑着抚摸母亲的头发，意谓就是这样。

我爸大睁眼睛看老太太，半晌没说话。

依咪姑姑大声喊：“那顺德力格尔！那顺德力格尔依日介！契尼乎必希！”

“那顺德力格尔”是家父的名字。依咪姑姑的反复喊声，企图唤起我奶奶对那个大眼睛男孩儿的回忆。后面的话是，他来了，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什么？什么？”老人用目光茫然、徒劳地寻找什么。她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嫫嫫！”我爸低声叫，音有些抖，“嫫嫫……”

在蒙古语中，“嫫嫫”即妈妈，作为动词，又指吃奶的动作。这是非常亲的、连着血肉的词。

“嫫嫫”，我爸的口气越发轻了，像微风吹过花朵。他仿佛回到了童年，至少那种语调如此。



没有办法了。我爸把钱放在她枕下，老太太接着静寐。临走时，他用可怜的目光看炕上这个身材已经很短小的老妇人，说：“‘文革’的时候，她替你爷爷挨了好多的打，铁丝都勒进肉里了。”

原来在我爸心里，继母经受的痛苦原本是应该由我爷爷经受的，虽然我爷爷已于光复之年就死去了。她的苦楚，不止勇敢而且是奉献了。

“……胳膊被拧断了，把烧红的炉盖儿放在她头上。”我爸缓缓介绍他故乡的造反分子折磨他继母的情况。

我们低头在架上的丝瓜间穿行，一行新栽的小葱透出像马兰那种银灰色的深绿。

朝克巴特尔拿鞭子站在车旁，他用一种特殊的笑容看着我爸，就像早上塔娜发笑一样。

夏季的峥嵘云阵里，余晖放射而出。我爸由于刺眼而皱着眉，向马车走去。阿斯汗在他身后问：“姥爷，你妈不认识你了，要是亲妈，她就认出来了。对不对姥爷？”

阿斯汗边跑边追问着，我爸在朝克巴特尔的搀扶下费劲地爬上马车。我没看到他的表情。

我矜持地笑了笑，关上宝石的盒子。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追究过去只会让你忽略现在，关心现在才会让你看清未来。

第四辑

碗不翻

WAN BU FAN

故事说，有一个孩子拿着大碗去买酱油。两角钱的酱油装满了碗，提子里还剩了一些。这孩子把碗翻过来，用碗底装回剩下的酱油。到了家，他对妈妈说：“碗里装不下，我把剩下的装碗底了。”

孩子期望得到赞扬。他聪明，善用碗的全部。而妈妈却说：“孩子，你真傻。”

当年母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孩子傻在哪里，但没问，否则我妈会说：“你真傻。”



碗不翻



故事说，有一个孩子拿着大碗去买酱油。两角钱的酱油装满了碗，提子里还剩了一些。这孩子把碗翻过来，用碗底装回剩下的酱油。到了家，他对妈妈说：“碗里装不下，我把剩下的装碗底了。”

孩子期望得到赞扬。他聪明，善用碗的全部。而妈妈却说：“孩子，你真傻。”

当年母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孩子傻在哪里，但没问，否则我妈会说：“你真傻。”



过了三十年，我才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发现故事的主角乃是我。如今，我的生活恰如捧着一个倒扣着的碗。碗底浅浅地漾着一点东西，即我写过的一些文字。碗的那一面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已洒光了。同时我不知自己曾经泼洒了什么，但必可珍惜。

故事的第二部分。

妈妈：“孩子，两角钱就买这么点酱油吗？”孩子很得意，说：“妈妈，这面还有呢？”他把碗翻过来，于是碗底的酱油也洒了。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把碗翻过来，去看另一面盛着什么，而使仅有的一点东西散失，无论碗的另一面藏着什么样的诱惑。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无论我们获得了什么，都应该珍惜，那是你辛苦的体现，而当你越过这个界限，你会失去更多。



雪里的火



我上小学就赶上“文革”，学校没课上，和家属院的孩子一起闲逛。我和一个外号叫大果子的关系好，他长我五六岁，是中学生。大果子怀抱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理想——当海员和地质队员，并为此准备。夜晚，他慢慢伸出大拇指，眯一只眼测量星辰离他眼睛的距离，“三光年”，说完撇撇嘴。

四月的一天傍晚，大果子领我到水文站院里的一条旧船上。船置红松垛上，不知什么人抬上去的。大果子摘下棉帽子，头发升腾汗雾，一看即知将要披露高妙计划。

“想抓特务不？”



抓特务是我们最为憧憬之事。电影里的美蒋特务爱说蠢话，体格差，太好抓了。抓一个特务能成英雄，能让人抬着进北京见毛主席，能入伍，能站高台子上对人讲话。

“想啊！”

“好！”大果子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掏出麻绳（绑特务用），一个木头手榴弹，一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册子，抹布（塞特务嘴用），火柴，拟与特务肉搏的两只折叠铅笔刀。

可是特务呢？

“北河套。”他说。北河套在英金河北岸。我一想，树林沙地，空旷无人，正是特务喜欢的地方，行，我们开拔了。

前边说过，已到了四月，远望柳树，团团鹅黄，野菜比青草先绿，河冰黑而暗，酥了。我们顾不上看景，集中精力找特务。大果子说：“别往远看，注意地面的脚印。”地上有兔子屎和乌鸦尸体，没有我们盼望的特务吸剩的烟头和带“USA”的罐头盒。这时起风，风在林里打了几个旋，带来雪。雪从树梢“唰唰”落下，越来越密，扑在脸上，睁不开眼。

开头，我们觉得遇雪是意外收获，在雪地踩脚印、打滚儿。后来，雪在风的裹挟下横扫而来，让人站不住脚。可怕的是风声，似鬼合唱，多声部悲怆不绝。大果子抱住一棵粗树，我抱住他的腰，稍避风，亦防被吹走。

雪埋住了脚脖子，渐至膝盖。大果子虽读过许多做海员与地质队员的书，也不知怎么办好。他磕着牙说：“这不是办……办法。走！”

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用绑特务的绳子系两人腰上，扑通扑通逃离树林，见一片开阔地，风雪更大了。我一脚踏空，掉进河里。冰碎，水过鞋。大果子拽绳使我爬上岸，又回林里。

大果子愤然把绳子解掉扔下，说：“好在……在，河不深……深。”我想附和几句，已说不出话。大果子——要说他真挺了不起——这时筑了一米高的雪墙，背北朝南，避风。当时手冻得从袖子里都抽不出来，他竟筑了一面墙。



坐下，他先给我脱鞋。鞋袜与脚冻上了，一扯如撕皮肉，钻心疼。“疼也要脱……脱……”大果子帮我脱鞋袜，用雪搓脚，然后搓手。其痛苦如心尖疼，想哭使不上劲儿。

之后，大果子给自己搓手脚，然后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头顶枯枝“咔咔”断折落下。

我渐无思想意识，觉得很安逸。眼前时不时冒出一堆篝火，火苗袅娜，冉冉飘扬。现在知道，这是人冻死前的幻觉。冻死和其他死之不同是伴有精神错乱。

“灯！那有房子！”大果子嘶哑喊叫，拽我走，但我如此安逸，根本不想动，被他拽起扛在背上。

夜色里，不远处有孤屋轮廓，窗透微光。怎么会冒出一间房呢？刚才好像还没有。大果子背着我，从雪地抽出一条腿，踏入一条腿，五十米的路程走了很长时间。进屋后，他淌一脖子汗。

屋里有一面炕，炕上坐个叼烟袋的老头儿。我们一人吃了两个烤马铃薯，



在热炕头上浑浑噩噩入睡。半夜醒一次，我看老头儿在火盆前给我们烤衣服。

过了几年，我想起这事儿，问大果子：“那老头儿是干嘛的？”大果子想了半天，说：“他会不会是特务呢？”一个老头儿孤零零地在河边住，什么意思？大果子心里老想着特务。抓获特务，可入红卫兵。他家庭成分地主，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我也同样。

到今天，我有雪浴的习惯。用雪在身上搓一搓，活血灭菌长精神。雪浴时穿厚袜子，戴手套，回屋再用冷水冲一遍，直至身暖。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我们习惯于在童年做执著的事，无论事件本身是否值得，而长大后我们面对更值得的事却忘记了执著。





勋章



水文站隔壁的院落，是我童年好奇的地方之一。我们站在水文站的破铁船上，仰尽了脖子也看不到里面的风光。院子里有枪声，每当一个人走出院子，立刻有人锁上门。我见过的大铁门即使关闭，小门会开着，比如盟委的门。

“会不会是渣滓洞？”我的伙伴马兔子问。

“白公馆！”三相说。

“哼！”比我们年长的杜达拉达仰面躺在船的甲板上，用鼻孔鄙夷我们，

“没看铁门焊的五角星吗？这是军分区八一修造厂，修枪的。”



修枪的。我们更想进去看了。铁门没哨兵，只有锁。马兔子使劲晃动铁门，出来个人，第一句话是：

“小兔崽子，干啥？”这人阴沉，穿黄工作服，戴军人的软檐帽，腰里并没有枪。

我们展示万般笑脸，说让我们进去看看吧，连撒娇，带行礼，三相隔着铁栏杆捧上一把青杏。

“哼！”这人乐了，旋收笑容，挥手：“去！去！”

隔一会儿，我们又去晃动铁门，阴沉人窜出，开锁，腿迈小门，追上，拽马兔子脖领，照后屁股当当两脚。

马兔子手摸脸哭了，说：“大爷，别打我，我爸原来也是当兵的！”

三相说：“他爸当过营长。”

这人对三相：“当你妈个蛋！”

“真当过。”马兔子说。“你把我放了，我回家拿勋章给你看。”

阴沉人没说啥，放了马兔子。我们感到有点屈辱兼悲愤，坐墙根沉默。杜达拉达说：“马兔子，你拿勋章去，证明你爸比他官大。”其实我们也想看看勋章。

马兔子双袖飞掠眼泪，跑回家。转回，从兜里取一勋章，比桃还大，五角星背后叠着一个五角星。

“金子的。”马兔子说。

“给我戴戴。”三相说。

“一分钟。”马兔子应允。

三相、杜达拉达和我各戴一分钟，然后大摇大摆来到铁门旁。没敢晃动铁门，喊：

“勋章！”

“勋章来了！”

杜达拉达说：“一齐喊，一——二，勋章——开门！勋章——开门！”



那人出来，见马兔子手里拎着勋章，他打开门，出来又锁上（还是没让我们进去），接过勋章，蹲地上看。我们陪蹲，等他评价。

“是营长戴的吗？”三相问。

“这是解放奖章，不是勋章。你爸不是朱德，不可能有勋章。”

“高级不？”杜达拉达问。

这人笑了，像假笑。“高级？这奖章证明他爸打过仗，没打死，活过来了。”

马兔子问：“你有吗？”

这人点头，又问：“你爸现在干啥呢？”

马兔子最怕问他爸干啥。他爸在煤场子卸车呢。他嗫嚅：“我爸，我爸……”

“他爸卸煤的，右派。”

这人摸摸马兔子脑袋。

杜达拉达说：“他爸可好了，尽给我们装大块煤。”



马兔子咧咧嘴。

这人把奖章交给马兔子，说：“收好了。丢了这个，你爸打死你！”

马兔子看套近乎成功，问：“我们能进去吗？”

这人说不行，你是军人的孩子，应该知道纪律，不让做的事永远不要做。说完开锁走进铁门里边，锁上，不再看我们一眼。

那天下午，我们又去土产站仓库偷了几根牛骨头，到游泳池对面的楼顶看人家游泳，五分钱一游，我们没钱。最后到菜园子分食一棵白菜，回家。

就那天，马兔子把勋章丢了。第二天一早，马兔子脸色煞白，耳朵都在发抖，他说勋章丢了。我和三相当即把他上下兜翻了一遍，没有。这可完了，怎么办？我们三人沿土产站、游泳池和菜园子找了一圈，没有。后来找了一整天，不知多少遍。三相在路上捡了二元钱，我捡了一只手套，但没有勋章。天晓的时候，我们和马兔子悲壮地分别。我真以为马兔子会被他爸打死，再也见不到了。

第二天马兔子还活着，第三天、第四天，一直过了好多天都活着，也没有腿瘸或耳朵被拽裂的情况，但他不理我们。

我们问：“跟你爸说了吗？说了没有？”

马兔子扭头走了，不做答。

过了好长时间，我问马兔子：“你爸知道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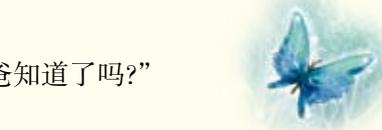
他点头。

“揍你没？”

他摇头。

“你爸咋说的？”

马兔子拿一树枝在地上画，半天说：“我爸说‘留这还有啥用？’”他说的时候低头，一会儿，地面上“吧嗒、吧嗒”落下泪





水，把土打湿了。

没过几年，他爸在火车倒车时被轧死了。

有一年，我突然悟出，勋章可能被杜达拉达偷走了。我一见杜达拉达，就想质问他，忍住没问——那张变化多端的脸，是一张小偷的脸。几年前见到杜达拉达，他老了，在街上卖凉皮。见我，杜达拉达面露惊喜，我又想起勋章的事，看了看他，没说话。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童年之所以让人迷恋是因为我们会犯很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又会伴随着我们一生回味童年。





花瓣手



头一天上小学，放学前我已想好结束学业，一切均无趣。50多名相貌各异的儿童坐在木制的、有小刀刻痕的桌子前大吵大喊，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话说没了，他们伸出舌头在嘴边喇——啦、啦、啦，很快有人模仿，全部“啦——”。而上课，老师说一些奇怪的话。然后排队，我也不喜欢排队。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脚，怕踩掉他的鞋。还是不断有人出列、提鞋。

放学了，我姐塔娜领我回家，她高我一年级。明天我不上学了——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但没说。她太爱上学了，令人不解。塔娜和她的同学领我



穿过运动场。这地方真好，我把遇到广阔地域时的感受称之为“好”。她们指着北边说：“骑兵列队从那边过来，向司令敬礼。”

“司令在哪儿呢？”我问。

“在主席台上。”主席台空寂无人，上面有儿童堆的小土包，插着柳树枝和玻璃碴子。

“司令呢？”没人回答。我回头看，塔娜她们已跑远，追蝴蝶，裙袂飘飘。

站在主席台上，我看到了消防队灰色的瞭望塔。体育场对面的地方是长途汽车站，那地方也好，穹顶高，说话有嗡嗡的回声。我们又到汽车站，有人坐在刷绿漆的木条长椅上，脚下是绑着双爪的公鸡和点心匣子。阳光从落地长窗射入，光柱里微尘浮游。我喜欢光柱——特别是夕照光柱中的微尘，小而反光，不慌不忙地浮动，像在水里。我们在各处的椅子上坐了坐，享受在椅子上摆腿的快乐。然后去卖票的窗口。林西、克什克腾、天山……这是各窗口上方写的字，她们念诵，我不认字。因为个矮，也看不到窗口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事情。她们抱我往里探望——一个镶金牙的女人拨算盘，桌上放一摞硬纸片的车票。

塔娜她们竟有办法随上车的人进站——和收票员说好，一会儿再出来——我们走在公鸡和点心匣子后面，入站台。站台有一个红砖的花池，上边站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她举一根冰棍，“冰棍啊，冰棍”。半透明的冰棍快化了，像出太阳时玻璃窗的霜。我担心冰棍“扑”地掉下来，落在土里。

“快来——”塔娜喊。她们围着一行花，正采花瓣，车站戴大檐帽的人在笑。“这叫指甲桃。”我姐说。指甲桃一尺多高，淡绿的粗茎像玻璃管，仿佛一碰就出水。花瓣或深或浅，然而全都红。她们急急地摘花瓣，往兜里装。我也摘，但不知做什么用。

“行了！行了！”大檐帽摆动卷红旗的木棍劝我们走。她们跑到候车室的山墙蹲下，我也蹲下。她们拿花瓣在指甲上揉搓，指甲变成了红色。赵斯琴举



起十指晃动，“哎——”好看，成花瓣手了。

不一会儿，我们全成了花瓣手。回家的路上，她们噼噼喳喳说别的事，而我始终看她们和我自己的红指甲。

第二天早上，我妈推醒我，说上学。我回忆起学校情景，苦恼，说不上学了。我妈说怎么能不上学呢？我欲辩忘言，以哭抗争，泪水走出眼睛往下落。揩拭之时，看到指甲上的一点残红，想到体育场、车站以及长窗光柱中的微尘，说“上就上吧”。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整个童年我们伴随着上学和玩乐，让我们记住的是快乐，让我们受用一生的是学习。





苹果籽



小时候，我吃了一个苹果。消息传到家属院那帮兔崽子耳里，他们静穆了，也可以说敬慕了，表情像喝醉了一样迟钝地看我。人堆——刚才正搞抢帽子混战，把谁的棉帽子抢来，像破狗皮一样扔掷撕掳，直到稀烂。

他们没吃过苹果，但知道。小学算术 $1+2$ 、 $2+3$ ，课本画的就是苹果。3个苹果加4个苹果等于7个苹果，而说不说2个狼加5个狼等于几，也不说3个糠菜团子加2个糠菜团子等于几。不说吓人与熟悉的什物。咱院小孩最熟悉糠菜团子。用它解说，学得更快。

我吃了苹果后，他们从头到脚观察，吃苹果的人有变化吗？胳膊变长，头



发变绿像海带那样？没有。

这个苹果绿而皱，比鸡蛋大一点，叫印度苹果，那当然很甜，和糖精完全不同（有小孩舔过糖精）。吃，吃，剩一瘪核。苹果是不需要剩核的，核留给谁呢？所以我把核也吃了。吃完吐5个籽。小籽黑褐发亮，像田鼠的眼珠。我吃了一粒，白瓤，微苦，不及苹果好吃。余下的在桌上摆成横线竖线，然后放入宝盒。宝盒是“金鸡”牌鞋油的空铁盒，它口紧，用拐杖式的旋柄才能打开。苹果籽放进去，里面还有带豁口的玉坠，铜别针和不知什么鸟身上的黄色羽毛。

后来，有人用山楂籽换苹果籽。不干，山楂多便宜。弹弓、玻璃球和松紧带都没打动我的心，只有苹果籽可以证明我吃过苹果。当时我想，人的一生也许只吃一次苹果。

1970年，家要搬到五七干校，大人不许小孩带东西。我把铜别针和羽毛送给了穆日根和马兔子，苹果籽种在水文站房后。在墙上给每个籽的位置作了神秘的记号。





干校有挺多好玩的东西，从游泳到捉刺猬。我看别人用“金鸡”牌皮鞋油的时候，会猛然想到苹果籽。我认为它们已是开满碎白花的苹果树。一次做梦，家属院小孩像猴子一样悬在苹果树的每一根树杈上，狂吃大笑，不听我的苦劝，竟哭醒了。如果回到赤峰，我要告诉别人苹果树是我种的。他们当然不信。太好了，我当即指出，东边那棵树身上箍一个玉坠。我知道会有人怀疑，就把一粒籽埋在环形的玉坠当中。

那时有大人回城，我请他们到水文站看一看。我告诉他们那儿有苹果树。大人们哼哼哈哈，好像谁都没去。

后来，我忘记了这件事。再后来，我不幸得知一个知识：苹果籽长不成树，需要嫁接。我再也没去水文站。学这个倒霉知识之前，我以为咱院的兔崽子每年都被苹果撑得满地打滚，像犯了羊癫风。

带鞋油味的苹果籽，是我的珍藏物，后来却被忘记了，因为有人说它们长不成树。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人的梦想太容易被知识击败，被世故淹没，
被时间隔离。



谁的羽毛



小时候，我从午睡醒来——午睡从来都像从另外的地方旅行回来一样，对眼前十分陌生——在台阶上发现一根羽毛。

不知这是什么鸟儿身上的羽毛，而落在我家的台阶上也并非偶然。我向附近的电线杆子和树上，包括小瑞家高耸的门楼，都没有发现那只鸟儿。

这根羽毛是淡黄色的，如果再长一些，就和画里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资本论》用的笔差不多了。

我把羽毛收好，思考它的用处。比如，可以插在衣领上，不，那会被别人抢走；可以用它当小扫帚，扫窗台上的细土面儿，也没什么意思。最大的用处



是写一封紧急的信件，粘上它寄出去。我不知谁需要一封紧急的信，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按说军人最需要紧急情报，譬如告诉他们：咱院小孩在水文站房后偷着抽烟。这叫告密。其他可以告密的事儿还有：小瑞把在军工厂捡来的子弹壳卖给了卖樱桃的老头儿。

但是，军人不一定喜欢这些事儿。在军分区门口，常常有戴红袖标的学生静坐。坐了一天一夜之后，他们说绝食，于是牛奶和面包奇迹般地出现在身边。咱院大孩子也假装绝食，吃面包喝牛奶，被学生们打跑了。我一度羡慕过绝食的人，以为一绝食就有面包。面包当然有，但绝食就是连面包都不吃。

我把羽毛染成红色，使人感到又换了一根羽毛，然后是蓝色。可惜钢笔水没有其他颜色了。

我姐说：“你把羽毛洗干净，放回去，小鸟儿一定回来找。”

是吗？这太好了。我清洗羽毛，但它显得凌乱不堪，纹路都裂开了。我把它放在台阶上，在西屋的玻璃窗里监视。为使其早来，又放了几粒米。少顷，再用装口红的空铁盒盛水放上去。来吧，鸟儿。我知道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那种惊喜——当年找到遗失在体育场的书包，抱着不肯松手。尽管边上并没有米粒和口红盒盛的清水。

世间最漫长的事情莫过于等一只鸟儿的来访。它终于没来，我以为它即使不来，也有可能派一只麻雀过来，叨走这根羽毛——麻雀匆忙地吃点米，啄羽高飞。这一切，都被不知藏在哪棵树深处的黄鸟仔细地看在了眼里。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幻想是人最初的天赋，只是在随后的生活中，有些人将它放大了，有些人则再也不幻想

了。



美丽的葡萄

“葡萄。”我爸说，然后摘下一粒放在嘴里咀嚼。

我和姐姐甚至没听清，什么桃？也摘一粒放在嘴里。等我们把这种酸甜莫名的多汁之物咽进肚里后，我爸把葡萄皮吐出来。

“吃葡萄要把皮吐出来。”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说：“籽也要吐出来。”

我根本没感觉出它还有皮和籽，而诧异于我爸能够弄来这么奇特的东西。一粒粒紧密地挨着，像把鱼尿泡系在了一起。如果他不说明能吃，我以为这是一个摆设之物，工艺品。

“这叫什么？”我扭捏地又问一遍。

“葡萄。”我爸说。



“在哪弄的？”我不知这是他制造或怎么弄出来的。

“买的。”

世上还有卖葡萄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事，也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件事始终瞒着我在人间发生着。

葡萄，我默念着这个古怪的名字，吃葡萄的速度已越来越快，引起我姐的抗议。她说刚刚吃一粒，我已吃两粒甚至三粒了。葡萄，我管不了那么多，这个词在脑子里此起彼伏地发出声音。而且，这不能怪我，葡萄到了嘴里之后，自动冲进嗓子眼；它们挣脱了咀嚼，争先恐后钻进肚子里，和我有什么关系？葡萄。

我听说葡萄是冯阿訇所卖时，更惊讶了。冯阿訇住在我们去剧院那条路的边上，胡须银白，脸色干净，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亲切地打招呼。他家里有葡萄，这就不奇怪了。

当最后一粒葡萄丢进嘴里后，我以极大的毅力把它取出来，放在桌上研究。剥去它的紫衣服，它像雨衣一样光滑。里面的果肉像模模糊糊的绿玻璃球，镶嵌着纵横脉络，籽儿坐在当中，这就是葡萄。但为什么这样就不清楚了，也许冯阿訇知道。它很软，不像苹果或土豆那样脆或暄，咬一下也没有咬梨的“咔嚓”声。

葡萄，那时我会不自觉地吐出这个词，像打嗝一样，像金鱼在水面吐出的气泡。

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拜访冯阿訇，这距我吃葡萄已逾半年多了。我记得他永远站在菜园对面的高门楼下，衣衫干净，笑着跟人打招呼，嘴唇红润。到了之后，却没见到阿訇。我来回走了几遍，见不到他出来。事实上，那一条街都没有人。肥硕的白菜望不到边，蝴蝶追逐着渠水飞向远方。冯阿訇的家，院门紧闭，里面是树与飞檐的青砖瓦房。我只好回去。

葡萄的事情刚刚被忘记，我和父母上街，不期然见到了冯阿訇。我挣脱母亲的手，飞跑到冯阿訇面前，敬一个礼，说：“阿訇您好！”



冯阿訇被突如其来的礼遇感动了，父母对我的行为也满意。阿訇问“几岁了，学习好吗”这些问题，我不言语，全由父母作答。

“走吧”母亲说，又向阿訇解释“我们上街”。

“好，好！”阿訇说。

“不”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紧握着阿訇的手不动，在心里说：“你们上街吧，快走，走得越快越好。”

父母见我不走，有些尴尬。他们觉得我平时并不是这样，说：“走啊。”

“不！”我开口告诉他们。

阿訇笑了，用慈蔼的眼光征询他们的意见。

“走啊！”我爸几乎要发火了。

“快走啊！”我姐很急躁，她要为“六一”买一条裙子。

“不！”我紧紧握住阿訇的手。

我爸谦卑地向阿訇笑一下，说：“阿訇，这孩子没礼貌。”

阿訇说：“很好啊。”

我爸把我的手拽开，夹在肋下上路。我不禁涕泣，双脚踢踹，把一只鞋子甩到渠水里，另一只甩到白菜地深处。我姐姐不得不下水并猫腰在菜地里寻找。

那天，他们疑惑不已，互相探讨“这孩子到底怎么啦”？而我，拒绝了他们给我买的小人书、山楂冰棍以及上公园看熊等所有诱惑，心里只有美丽的葡萄园。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最美的事物不是来自外界的诱惑，而是内心中真正渴望的东西。



曹大营长

“小兔崽子！”我蓦然一惊，回头，不是喊我，一个老头呵斥往他金鱼盆里扔石子的小孩。小兔崽子，我多少年没听到这个词了。别人管我叫“原老师”。

小时候，我们玩闹惹祸的时候，传来的声讨就是“小兔崽子”。只有惹祸的游戏才算好游戏：踩碎别人家屋顶的瓦，从男厕所往女厕所（隔墙）滋尿，用粉笔往站岗士兵的军大衣后背写“王八”，偷樱桃。这一切的事情穿帮之后，一律是“小兔崽子”，然后飞奔，肺活量练得无比强大，堪比埃塞俄比亚的长跑家什么什么塞拉西。

我们后院小卖店的书记（小卖店还有书记，啧啧！）是朝鲜战争时的营长，戴茶镜，镶钢牙，系大皮带。他没什么可人之处，但会讲战斗故事。

“兔崽子们！”这是他的开场白。“敌人最不是东西。”他说的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吓人！你们没见过外国人啥样，吓死你！这帮兔崽子，端着枪，呀呀地往上冲。我靠！黑压压的，汤姆逊枪、连发的，我靠……”

这家伙牙光灿烂地讲那些烂故事，也有离奇的。他说有一班人走着走着



没了，掉雪沟里了（西藏平叛）。雪沟有多深？多深？牙营长说，立陡悬崖（挨，读音阳平），比山涧还深。一声都没哼啊，现在还在里边呢。他晃脑袋，营长把脑袋连晃十多次。

营长（好像姓曹）手下两个营业员全是女的，鹰钩鼻子和眯缝眼永远在交头接耳。配货的老头姓王，下肢与上肢之间抻不直，撅腩，是伪职员。曹营长不和他们说话，也不瞅他们。他站小卖店门口（这是国营买卖），在朝阳初升的时候，大幅度做操。做完操叉开双腿，提气，双手插在腰间的皮带里，注视远方。他一见我们的踪影就欢喜招手：“小兔崽子们，快过来！”

我们慢吞吞走过去，他说：“听故事不？战斗的。”我们抱着膀，向四外看，表示不买账——这是事先计划好的。

“咋啦？兔崽子们？”曹营长问。

狗剩盯着自己指甲，懒懒地说：“让我们听故事，得给我们一人一块糖。”

“这帮小兔崽子，糖是公家的，我能给你们吗？”营长挥臂。

我等闭上眼睛，撇嘴，意谓非糖勿听。

他翻兜，把零钱找出来，数：二分、五分，他还有一个高射机枪弹壳做的打火机。行！营长进屋，买糖给我们分发。

“文革”开始后，王撅腩戴上了红胳膊箍，曹营长每天早上向商店的领袖像低头认罪。王撅腩用铁丝连一个筐挂在营长脖子上，里面装砖。曹大营长脸上的汗吧嗒吧嗒，而女营业





员们往他脸上吐唾沫，呸、呸！她们比赛。最后，鹰钩鼻子赢了，连吐26口唾沫。“我嘴都干了。”鹰钩鼻子说。

不知什么时候，老曹在小卖店后院仓库上吊了，地上有块红布，放着钢笔、残废军人证和奖章。我们问王撅腩咋回事。

“畏罪自杀！这是。”

“啥罪？”

王撅腩晃晃脖子，用舌头在嘴里呶了半天，吐出一屑菜叶：“啥罪？他说彭德怀有功，这不是找死吗？”

我们听了，想半天没明白。狗剩说：“王撅腩，你个伪职员还抖起来了。”

王撅腩眼露凶光，说：“什么？小兔崽子！”

狗剩拽他蓝大褂的衣领：“你敢管我们叫小兔崽子？”琉璃猫照他后屁股踹了一脚，王撅腩刚回头，小胖儿抓一把炉灰塞进他脖子里，狗剩像拽门一样拽他衣襟：“还叫不？”

王撅腩说：“爷们儿，爷们儿，行行好，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送你们糖吃！”

狗剩一把推开他：“谁吃你他妈的臭糖！”

王撅腩四仰八叉躺地下不敢动，假装特委屈。俩营业员，鹰钩鼻子和眯缝眼在小卖店玻璃窗后面偷偷地笑。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无论社会给我们的良知蒙上多少灰尘，总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



鸡冠花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这是鸡冠花”时，我听成“机关花”了。

盟公署栽了两畦花，用红砖的尖角砌出边沿。扫帚梅比我还高。它孤零零地清高，叶子像茴香，仅有的花瓣离得很远，如杂技人用棍儿支旋的盘子。满天星的茎细，蜜蜂落上去，花朵弯腰如请罪，以至蜜蜂张开翅，合拢，再张开。它们都是鸡冠花。离花畦不到一米的窗户，是我妈办公的屋子。窗台的空墨水瓶是我姐放的，装蚯蚓。



这些花里，我最喜欢鸡冠花。它是植物里最像织物的。绛紫的金丝绒捆系一起，把上面拽开，像小扇子。其实它比小扇子好看。冠顶攒挤无数绒朵。远看，鸡冠花又像赤面的非洲大角羚羊，角从耳下弯上去，如珠宝坠。它没有花瓣。我以为花一定要有花瓣，无论多少瓣。在童年，当一件事否定了对此事的通识时，会苦恼。我无数次问过妈妈：

“鸡冠花怎么没有花瓣呀？”

我妈回答一律是“它没有。”

星期天，我和姐姐到盟公署嬉游，大多流连于花池。我们把喇叭花摘下来，放在嘴边，用细小的声音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用指甲桃把手指脚趾全染红，最后把架豆角桃形的叶子贴在前额，跷脚，到玻璃窗前照，看像不像妖精。

在花池，我只爱唱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为什么唱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歌缠绵，又矫情，像鸟喙被树胶粘住了，像用方言念一封信。有一点撒娇，还有一点劝勉。劝勉谁呢？花，还有蜂子。那时，我会唱的歌太少。幼儿园的日暮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对着高墙。上学后，扫除时唱“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运动会唱“人民海军向前进”。好多情况下，没歌唱。

在办公室，我妈把文件夹进硬纸壳，用黑鞋带系上。硬纸壳的四角贴着紫布。我在每个椅子上坐一会儿，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看每个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的照片。这些黑白合影照片的上方多用花体字写到——工农干部速成学校毕业合影、热辽军区赴林西县工作团留念。我主要看谁长得好看。他们表情同一，胖瘦同一，服装同一，谁也不好看。我在办公室尝试咳嗽的滋味，拿笤帚扫地的滋味，用脚蹬桌下踏木的滋味。然后跑出去看花。

鸡冠花傲慢，使有瓣的花显得单薄。一次，我听一个人说“鸡冠子花”，困惑，会有“机关子花”吗？小时候，我不识字，便听不懂许多话。电影《东进序曲》，我以为是“东进西取”，按字音取得一个可以理解的意思。还有一



首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下”，一直听成“头戴李逵走天下”，过好多年才明白。

得知鸡冠花正名之后，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或许跑的地方太多，或许忽略。我所在的城市，似乎什么花也没有。节日，政府门前摆一堆盆栽串红，其余的花集合于公园里。今年，邻居在楼下种了四棵鸡冠花。他在自行车棚边上开了几平方米的园圃，用尼龙绳拉着，种小白菜，四角各有鸡冠花，像站岗的。花已老了，脖颈密密的红刺变白，顶冠仍然醉红。花叶细长披纷，一如刚打完架的公鸡。蹲下看这株花，看久了，不禁想从花里找出鸡的尖喙和一眨一眨的眼睛，期望它在某一天早晨“喔喔”地振翅啼唱，惊动左邻右舍。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童年的傻气要到很多年后成年才能理清，
可当你明白那些事实时意味着你开始长大了。





大 枣



在我小时候，玩具不是别人为你制造的，要由自己完成，或去自然界寻找。有一次，我们发现军分区的一个小子从兜里掏一下，用虎口环着给我们看。

“大枣！”他说。

我们啧啧。真是大枣，这家伙竟然有大枣，多富！然而他松开手，原来“大枣”是把中指的第二指节用红墨水染的，再一擦，挺好。我们纷纷在中指涂上了“大枣”，走在路上有一个指节是红的。说起来令人羞耻，我们那时已经上中学了，隐约也上过物理化学课程，但多半时间在学工劳动或挖防空洞。



同样令人羞耻的还有，我们没钱买红墨水，便到学校偷。几人合伙到老师办公室，天真烂漫地汇报最近遇到的事，把老师的视线挡住，偷红墨水。一瓶红墨水咋也染五六十个“大枣”。

手上有了“大枣”，要赶紧向认识的人演示一下，看他惊讶与馋的表情。如果他可怜地央告“给我一个吃行不？”，那就太令人开心了。一般说，欺骗，目睹别人流露欲望时的可怜，以及迅速戳穿这个把戏，这些因素会构置一个好的游戏。当被蒙骗的人发现“大枣”是你突然伸直的一个指节时，他的失望与恼怒亦可观。他也会四处找红墨水，让别人仰慕大枣而暴露可耻。

游戏流行的很快。当你神秘兮兮地把对别人说“大枣”时，他傲慢地仰起鼻子，也把涂一块红色的手指晃一晃时，这个迷人的游戏就接近了尾声。我们为了维护它的活力，曾跋涉很远，到金鱼胡同和榆树林的回民区演示，但那儿也有了。他们火气大，认为我们有意轻薄，欲施之殴打，我们只好速返。

后来有人把这个游戏演进为画老太太像。在中指关节画个老太太，由于褶皱的原因，人脸在屈指时似笑，伸直则近于哭了。这也行，但为什么没有“大枣”深入人心呢？因为后者是美味。在当时的中国，能常常吃到大枣的人，不





是一般的人，我们都没见过。在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成排的倩女穿着短而肥的裤子立足尖罗列而出，全留大辫子。我们对伊的身段容貌尚无思慕之心，但对每人端着的（道具）大筐充满觊觎之意，里面堆着冒尖的大枣。

歌词曰：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一个枣儿一颗心，哎嗨嗨嗨哟嗨……云云。

当兵多好，有这么多的枣儿源源不断地送来。歌词说，枣儿这东西“甜又香”，这的确是不错的。而吃枣，姑娘说是“尝一尝”，多客气，我们认为每人只允许吃一颗才叫尝，而他们明明有十多筐。歌词写得真好。

在没有游戏的日子里，我们成排坐在盟公署家属院后墙底下，缄默着。没有书读，当然也没有电视，没有打架或武斗的场面可供观看。常常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我们希望有人给我们讲黄天霸、海底两万里、牛氓，或随便什么历史上发现的或人们编出来的事情。但没人懂这些事情。而懂得故事的大人们，都要禁口。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童年的游戏不是靠施舍，也不是靠教给，
真正的游戏是自己创造的，我们应该自己创造
快乐。



宝 音 三



那时，我们的脑子半在神话里面，半在现实当中。刚刚上小学。当老师在黑板上教一个字的第三个笔画时，我可能被窗外的桃花吸引住了。风吹过，碧桃树从袖子甩出花瓣，像把一封信撕碎了，撒在地上嗟叹。老师说的历史故事固然可听，但倘若窗台爬过一只甲虫，会使我们立刻像狗一样警觉，看它驮着花碗似的甲壳，慢慢爬过水泥裂缝。总之，上学快乐。

我入学时年龄尚不够，因为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我，寄寓学校，可追随



我姐往来。“学不学的倒其次”，我爸说。这是赤峰市第七小学，即蒙古族小学。

入学前，父亲携我到校长办公室考试。“这是几个？”校长推出左掌。“5个”我答。他平伸双掌，我说“10”。我爸满意地笑了。

“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是多少？”校长问。

我愕然了，为什么要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呢？这毫无道理。况且我也没留意脚上有几个指头。

“20”，我爸说。“20”，我说。

校长宽厚地笑了。

这样，入学考试顺利通过。

校长名叫宝音三。平日，他在校园捡废纸、修理门窗，面色平静。冬天，他帮我们生炉子。见到了孩子——即我们，会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笑意像水波纹那样从眼睛、嘴边扩充整个脸膛。有时，我们背手扯着嗓子朗读课文时，会发现他在窗外静听，表情不仅满意，好像还有一些感动。

上操的时候，宝音三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指出我们的未来。他身后是茂密的碧桃树，树身闪着缎子似的亮光，而叶子像柳叶一样，弯而长，带着锯齿。从树的间隙，能看到体育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堆着排球。我们的教室红砖红瓦，但瓦的颜色比砖浅一些。窗户全都刷着绿漆，砖缝勾白粉。宝音三讲话的时候，张臂，前倾着腰身，仿佛这样离台下的我们更近些，表情也更加热切。

“在你们中间，长大之后会有一位飞行员……”

我站在第一排，听到这话，常回头看到底谁是飞行员。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会有勘探队员，为国家寻找宝藏。会有火车司机……”





他张着手，仿佛怕这理想跑掉。我敢打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我们必然会成为飞行员之类。有一次，他说到这些时，竟有些哽咽。他那张老年的、像妇人一样善良的脸上，泪水流了下来，但眼睛仍然深邃地、带着笑意地望着我们。

在我后来想到这些事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父辈是新中国第一批蒙古族干部，譬如班上有人的父亲是盟长或司令。他们大都在军界服务过。换句话说，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是从战火里钻出的幸存者。而这些人的孩子，在宝音三看来，是可珍贵可造就的蒙古族未来的希望。虽然我们很无知，只贪玩，连自己脚上有几个指头都不清楚。但不妨碍宝音三从裤兜里掏手绢为我们擦鼻涕，蹲下身子给我们系鞋带。

这是我上学后半年内的事情。从下半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文革”使我惊悚的第一件事是，早上，老师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鞠躬请罪。然后是砸玻璃，我们班的门竟然也消失了。宝音三和其他蒙古族教师在工人师傅面前惶恐如罪人。

后来——我记得是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班一米多高的大铁炉子沾着血，血里夹杂着黑头发，炉盖上涂满奶酪似的液体。这情景不幸被我看到了，但不知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我，宝音三死了，炉盖上是他的脑浆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被砸死的，还是自杀。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在我们教室。只觉得宝校长淌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脑浆子，不可思议。

就在那几天，门后墙上有一行墨写的标语：“宝音三万碎！”我们以为是反标，慌慌张张报告了校方。校领导（工人）微笑着解释，这不是反标，是讽刺。

我第一次听到“讽刺”这个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宝音三被铁炉盖击中头颅，闭耳惨叫那一瞬间的表情。难道这还不够，还需要讽刺吗？从童年起，我就感受到人心的冷酷深不可测。后来我当知青时，一个人看庄稼，有时间回忆



过去的事情。在想到宝音三之死时，曾不解，这个慈蔼的、老母鸡似的校长，如何会激发别人那么大的仇恨呢？终于想明白了：仅凭他想把蒙古族子弟培养成才这一点，就让有的人认为他死有余辜。从此，我不再想这件事情。

宝音三译成汉语人名，可谓福旺或隆福的意思。可惜他没有熬过“文革”的劫难。而想到他站在土台上伸出双臂对我们的期望，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惭愧。我不知小学同学有没有人当上飞行员，但当我听到飞机的啸声、仰望云层的时候，常常想起宝音三，我的第一个校长。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无论一个人是如何逝去的，只要他曾经给过我们希望，他就是值得纪念的人。



第五辑

南西伯利亚故事

NAN XI BO LI YA GU SHI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

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

“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滞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扭捏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沉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哪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



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嘴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巴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

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我们在享受这美好生活时均应心存敬畏。



爱听二人转的狗



人出了国后，先怀念祖国的不是心，而是肚子。胃，或称消化系统在激烈排斥外番饮食的同时，怀念着小葱拌豆腐、打卤面、粉条头萝卜丝炸素丸子和黄瓜拉皮。人在国外，脑子想这事那事，肚子只想“国吃”。科学家说胃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说得太对了。十九世纪的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庞克解剖人体，第一次发现胃壁有两层神经束和神经细胞的网络，这是大脑才有的东西啊！胃想搞什么？后来弄明白，这是胃用来回忆和识别故乡饮食的思考器官。在西伯利亚，我的胃从早到晚想吃的，腹腔像开进消防车，彼此呼叫。吃不到，胃改为回忆绿茶的滋味。我按照胃的指示喝绿茶，但这里宾馆的电源是三相插座，我



的小电壶为两相。我想起，阿巴干广场有干活儿的中国人，找他们去。

见着一个中国人，一说就明白，两相转三相的电源插头。他说送给你了，到工棚取。

他姓李，吉林扶余人，在中国人承包的广场工程铺石板。老李说，一起干活儿的俄国人体格好，可是懒，干一点活儿歇没完。老李干活儿身上舒服，歇着筋疼，说着到了工棚。

帐篷工棚住着几十号中国人，地下摆炉子、马勺和塑料豆油桶，一只半大狗从铺下蹿出来，朝我吠。

“福贵。喊什么玩意儿！中国人。”

狗接着吠。老李让我跟它说中国话，狠点儿，要不它叫起来没完。

我本来就怕狗，大喝“闭嘴，滚一边儿去！”

狗收声，变得唯唯诺诺，用讨好的目光端视我。

“它叫福贵？”

“对。它是张福田从国内偷着带来的狗，我们坐汽车来的。刚来时它小，塞一个地方就入境了。张福田提前回国，把它留这儿了。”

老李把插头给我，“这个狗可不一般，比我还爱国呢。人要说俄语，它满地乱转，表示闹心，一听中国话就老实。邪门儿不？”

老李打开电视，俄国主持人说话。这只狗——福贵低头咬自己尾巴、咬雨鞋，呜呜哀鸣。电视一关，好了。

“它喜欢二人转。”老李从破碟片里找一张，放进DVD，画面上，描红抹绿的二人转男女演员打情骂俏，福贵看得目不转睛。

“福贵鼓掌。”

它立身抖前爪，意谓鼓掌。

老李说：“它太爱国，爱家乡人。我给你演练一下。我说人名它立刻模仿”。

“赵本山！”



福贵慢步走，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如赵本山表演收电费的。

“高秀敏！”

狗乱颤头。

“表示高秀敏能说”。

“潘长江！”

福贵缩头。

“表示个矮”。

“这些人它都认识，粉丝狗。老李在铺下摸出一个盒子，打开，露出铜质奖章。“这是福贵的奖章，阿巴干市政厅颁发。前年我们住一个破楼里，半夜起火。人撤出来之后，一个俄罗斯妇女说孩子还在屋里，才两个月。楼快烧塌了，警察不让进。张福田让福贵进去救小孩儿。福贵钻进火里，用牙咬小孩儿脖领子，拖着出来了。”

“福贵！”老李把奖章戴它脖子上，“立正。”

福贵立身，胸前当啷奖章，眼神无所适从。

老李接着说：“你知道它为什么讨好你不？眼睛老盯着你，有话可惜说不出来。它想让你带它回国，不在这儿待了。这个狗对三个词最机灵，中国、扶余、二人转。有一回，半夜有人说梦话‘二人转’，它扑棱醒了，以为放二人转，汪汪大叫。”



老李又对福贵说：“他带你回中国。”

福贵兴奋地“汪汪”叫，咽唾沫。

“带你回扶余，看二人转。”

福贵高兴地晃尾巴。

“福贵，给他作揖。”

福贵站起来给我作揖，我用手接应，差点没给它回一个揖。

“月底我们回国了，阿巴干九月份上冻。福贵就得扔这儿，海关不让带带毛的玩意儿出境，怎么整？”老李抱膝盖叹气。

我该走了。福贵碎步跟着我，眼睛仰视我，眉头有几根毫毛长长探出来，很认真，很庄重，像说带我走吧！到门口，它咬住我鞋带不松嘴。

老李抱起福贵，它从怀里往外挣脱，鼻子一拱一拱地大叫，如孩子绝望时号啕大哭。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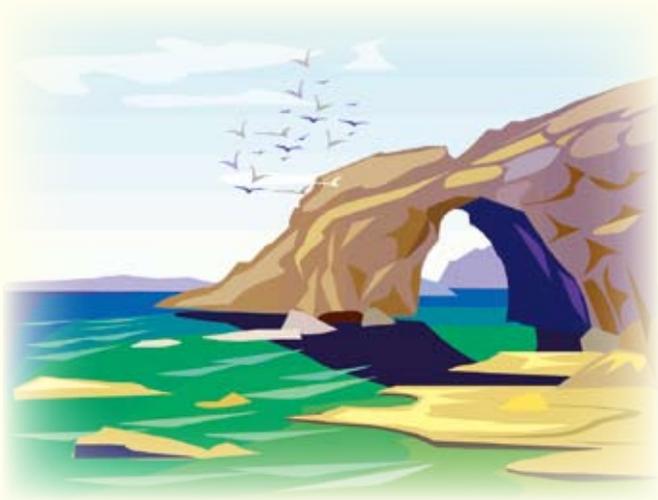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这是一片土地，我们牵挂、留恋，并不是因为她美丽富饶，而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大 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诉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气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160~180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



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来，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他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彩，“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喳！’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还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辫子是跟满族人学的，出自萨满原典。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族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族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的香港、台湾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湾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己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唱一百多年



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我给别人讲图瓦男人留辫子的事，他们不信，更不信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人怀想大清。有一次，央视国际新闻播出最后一条，普京领两个女儿到图瓦度假，画面上，普京坐在篝火边，身旁是巴彦伯和托托。

我起身指着电视喊：“巴彦伯，辫子！”

家里人吓了一跳。留辫子的巴彦伯们两秒钟就消失了，但被我看到。他们唱歌，普京儿童式的表情里微含嘲弄。歌手也许正唱《大清啊大清》，没人告诉普京，图瓦人厌恶俄国，喜欢大清。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王朝的更替只是政权交接，不变的是永远
蕴涵其中的文化，我们并不怀想某个王朝，而
是留恋它独有的文化。





转经筒边土



克孜勒是俄联邦图瓦共和国的首都，人口只有几万人，市中心是广场。周围有列宁像、总统府和歌剧院。中央立一幢亭子，赭红描金，置一个大转经筒，高过人，两米宽。克孜勒的市民清早过来转转经筒，这是个全民信仰喇嘛教的国家。

人说，转经筒里装粮食，有谷子、高粱、麦子、玉米和黑豆。

我到时，转经的人走了，该上班了。一位老汉坐亭子台阶上，手拿马鬃小刷子和一个蓝布袋。他拂扫经筒地上的浮土，归小堆，捧进袋里。

我看，亭子地面已经很干净。过一会儿，老汉又去扫土。他可能在这里保



洁。不过，这个刷子太小了，只有两个牙刷那么大，手柄好，象牙做的。

待我要走时，老汉先走了。他把蓝布袋和小刷子揣怀里，背着手，身态蹒跚。袋里的土也就二两多。

我上前，请教老汉在做什么。

老汉目光转过来，清澈，说婴儿的眼睛也可以，只是眼窝的皱纹证明他老了。

我们勉强对话，用蒙古语。他懂一点蒙古语，会藏语。我主要使用肢体语言。一番交流得知，他不在这里搞卫生，把土收藏回家。

为什么收藏转经人鞋上的土呢？

他比画：家不远。明天在这里见面，邀我去他家。

他家里有什么？

有花。他比画高矮的花儿，花朵有鸡蛋那么大、香瓜那么大。

噢，他用这些土栽花儿。四方人脚下的土栽出不平凡的花儿。

次日此时，我等老汉，没等到，欲归。一个小孩从广场西边飞跑过来，拽我衣裳。怎么回事？他手指我左胸的成吉思汗像。这件T恤是纪念蒙古帝国（1206—2006）诞生800年的纪念，海中雄送。我明白了，小孩是老汉派来的，成吉思汗像是标识。

我随小孩来到一处平房人家。老汉门口迎接，他在家为我做酸奶。院子里，我看到忍冬细长的红花、鸡矢藤、蓝色的桔梗花，还有层层叠叠的虞美人。

可是，这不会是用扫来的土栽的花吧？我意思说，这么大一个院子的土，扫不来。扫来的土应该在盆里。

我比画——盆。

老汉——没有盆，只有土地。

我——花，长在盆里。

老汉——你喝酸奶。



我喝酸奶，不加蔗糖的酸奶开胃生津。我忍不住起身模仿他扫土、转经筒、布袋子。

老汉恍然，领我进入一个小屋。墙上挂布达拉宫的绒织壁画。老汉小心揭开壁橱的布幔，一排小佛像。

它们用扫来的土烧成。

老汉用手语表示，这些佛像将放到各地的庙里。他送我一尊，嘱我放在中国的寺院。花和转经筒边的土，原是两回事。

回国，我心中有一点点未解，以脚下土制佛像，有些不尊敬吧？一天，逢机缘请教一位大德。

他说：“好。佛向八方去，人自四面来。土最卑下，脚下的土更卑微。人的心念就在脚下，土带着各种人的心念，如今烧成佛像，土和心都安静了。甘于卑下，正是佛教的真义。”

这尊佛宁静微笑，如有沉浸无上欢喜之中；并无卑下，只有淳朴。我把佛像留在了这个庙里。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以土喻佛，佛尚且如此，何况人，我们只能用爱来表达对土地的眷恋和做人的谦卑。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湖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杆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cháo）花可汗，但我没去过乌里根河。

我问他铜镜。

边上一个人（后知是警察局长）说：“他是波。”

“波”——他的名字叫尼玛，留给我地址，几乎命令我明早去他家里。

尼玛的家盖在山顶上，屋顶有汉地庙宇的飞檐，在一片木板搭建的贫民窟中露出显赫。尼玛对摄制组的灯光、机器毫不陌生，领我们进入做法事的厅堂。

他的法帽如清朝的官帽，戴上，开始做法。尼玛身后是一幅朝曦出海的彩画，印刷品。上方挂他母亲的照片，两侧挂滚金蟠龙立轴。在图瓦常常遇到的龙的形象，这是清朝留下的印记。他们的语言中有“大清”这个词，指清朝。他为来自蒙古国东方省的妇女龙棠占卜。龙棠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尼玛放进白碟子里烧掉。尼玛探究灰烬的形状和碟子上留下的烧痕，说：“你的羊群并没有丢失，头羊的灵魂飞走了，所以羊群躲在你家东南方向的山坳里。”

这些话是翻译过来的，我不懂布里亚特语。

做法事时，一个姑娘手把着门框向里看。她也就二十岁，脸很白，眉眼迷惑，挺着小小的胸脯。她叫其其格玛，龙棠的女儿。

我们录制这一切。

尼玛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他看过，说：（翻译出大概）你是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你的祖先来过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们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尼玛说祖先到此，对我有一点点危险。比如，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尼玛说：“别急，我劝他回去。”

他让我高举一碗奶茶，在激烈的鼓声里垂首默祷祖先安适。尼玛的导引词说：回去吧，喝下这碗奶茶，回到你住的森林里去。你的子孙很好，他将健康地在漫长的岁月中发挥家族的荣耀。

我举碗的手越来越抖，想到祖先为这里的人民舍命荒野，不觉泪爬两颊，擦不得，吸进鼻腔。

“回去了，你的祖先。”尼玛松了一口气，擦汗。我送他钱，尼玛坚决不受。倚在门框的其其格玛抽泣着，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出去跟她说会儿话。她是乔巴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员，请求我别说英语。她说得不好，我压根儿不会。我们用蒙古语对话，但蒙古国的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后来干脆用手语。

其其格玛了解我的情况。

她“问”（用手比画）：白胡须老汉和佝偻老太太怎么样？这是问我父母。

我说他们很好，没胡子也不佝偻。

她“问”：你一个枕头睡觉还是两个枕头睡觉？

我答：两个枕头，结婚了。

她“问”：你小孩？手比膝盖下。

我答：小孩像我这么高，在北京。

她知道北京，问：小孩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读粗学。”这是口误，蒙古语“粗”和“大”有时是一个词，读大学。

她表示在北京读大学了不起，跟在伦敦、纽约一样。

“宝日吉根（鲍尔吉），”尼玛喊我，“端奶茶。你的祖先又来一位看你，他是一个军官，骑马来的……”



尼玛祈祷，我敬茶。

“军官回去了，现在一切平安。”他快活地点燃一支烟。

我们喝茶交谈，等司机过来。

一个军官大步进屋，手指着我和尼玛说话，态度激烈。窗外有一匹马和一群狼狗。我心收紧，16世纪的祖先们包括军官不都回家了吗？怎么又来了？

两人争辩，手势强硬，不时看我，显然与我相关。我不知躲起来还是待在这里，其其格玛泪流得更多。

我问翻译怎么回事。他狠狠地说：“你最好别说话。”

突然静下来，军官走了。“波”——尼玛显然很扫兴，也走了。其其格玛的母亲龙棠对我摇摇头，走了。

我说走吧。外边来一个男人拦住我，他抱着其其格玛的肩膀，说一番话，示意翻译。

翻译说：“你站到这里。”

我和其其格玛面对面站着。

翻译：“宝日吉根，你愿意娶其其格玛为妻吗？在这里和她生活。”

我不知所云，看每个人的脸都不像开玩笑。其其格玛焦虑地看着我。

“快回答。”

“我……”我说，“我早就结婚了。我……”

“说娶还是不娶。”

原来其其格玛有意于我，军官是前来相看的人，对我没看好，尼玛为我辩解。

“不娶。”

“不娶谁？”

“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

没等翻译，其其格玛从我脸上已得到答案，泪珠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大家劝其其格玛，她摇头，哭。



我们悄悄地收拾三角架、灯和摄像机，走出屋。我前腿刚迈上车，被人拽下来了，其其格玛。她抱着我胳膊，攒泪的眼睛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

其其格玛被拉走，车开了。爱情？看来真的有爱情。一个女孩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爱上我，我对“爱情”产生敬畏。这么多年稀里糊涂，没把这事当回事。想起别人拉她走，她转头一望的样子，我竟落泪，不知为谁而哭。很多年前，有人说我是个傻子。是的，我是个傻子。

其其格玛，蒙古语意思是花朵开的花。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爱情有时突如其来，但你不能说这不是真爱，深思熟虑的爱是不真实的。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



去年夏天，我到南西伯利亚采风，走到小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交汇的一个地方过夜，住在原来的地质队员的营房。房子里茶炊、被褥完好，方糖和旧报纸仍放在那里。二十年了，没人动。

正喝茶，向导霍腾——他是图瓦共和国艺术院的秘书，胡须永远沾着啤酒沫——说领我们见一个人。

我们开车走进森林，在一幢木房子前，一人远远迎接。

“这是猎人德维·捷列夫涅。”霍腾介绍，“他想见中国人。”

德维·捷列夫涅60多岁，粉皮肤，楚瓦什人生下来就有三岁婴儿般好奇的



眼睛，缺左小臂。这个名字俄语的意思为“两棵树”。

他家墙上挂着熊的头颅标本。熊的眼神像德维一样天真，脸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它微张着嘴，一边的牙齿断折了，顶戴一只新鲜的花环。

德维在熊面前述说一大通独白。翻译告诉我，“两棵树”对熊讲的话是：“熊妈妈，安加拉河水涨高了一尺，森林里又有五种野花开放，拜特山峰从下午开始变青。”

我听过后脊背发紧，太神秘了。

霍腾告诉德维：“中国人给你带来了青岛啤酒，你喝了之后会觉得日本啤酒简直是尿，连洗屁股都不配。而他们是来听故事的，把故事告诉他们吧，中国人都是很性急的。”

德维新奇地端详我和翻译保郎，从箱里拿出五罐啤酒摆齐，“啪啪”打开，一口气一个，全喝光。

“故事，”德维用歪斜的食指在空中画个圈儿，涵盖了弹弓、琥珀珠、地下的木桶和铁床，“它们都是故事。”

“讲熊的故事吧。”保郎说。

“这是熊妈妈的故事。这是我第三次讲这个故事，对中国人是第一次。”德维又喝三罐啤酒。“不喝了，剩下的让野兔养的霍腾喝吧。那一年，我领儿子朱格去萨彦岭东麓的彼列兑抓岩羊。朱格喝了山涧的水之后就病了，估计水里有黑鼬的尿。我们只好住在山上，住了七天，吃光了干肉。野果还没长出来，我们快要饿死了，朱格会先饿死。他身上轻飘飘的像云彩一样，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那时候动物也没有食物，春天嘛。它们不出来，我打不到猎物。有一天傍晚，运气来了。我在一个岩洞边发现一只熊崽儿。它饿得走不动了，舔掌、喊叫。我架好猎枪，这时候空气震颤，刚长出的树叶跟着抖——母熊在树后发出低吼，就是它（德维指墙上的标本）。我明白，这时枪口不能指向它的孩子，于是放下枪。母熊转身走了，它走得很慢，也是缺少食物引起的虚弱。我



看它走的方向，突然明白，那是我儿子躺着的地方。我摇晃着回去，见朱格躺在地上的树枝上。他看看我，转回头。我手里什么猎物都没有。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树后，母熊看着我们。过一会儿，它走了。母熊回来时，带着熊崽儿，站着看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保郎问。

“意思是，它们没食物，要饿死了，想吃掉我们。我们也没食物，想吃掉它们。但是，我没把握一枪打死母熊。它会在我装子弹的空隙扑过来。我可以一枪打死熊崽儿，母熊也会一掌打死我儿子。然而我有枪，它不敢。”

保郎问：“熊知道枪的厉害吗？”

“当然。熊像你们中国人一样聪明。我们就这样对峙。它们母子、我们父子，静静坐着，谁也不动。我儿子朱格已经昏迷过去了，腹泻脱水，加上饿。我心里懊恼，但没办法。我一动，母熊就会扑向我儿子。”

“母熊的眼睛始终看着我的枪。它的小眼睛对枪又迷惑又崇拜。好吧，我举着枪，走到悬崖边上——我身后十步左右是一处悬崖——在石头上把枪摔碎，扔下去。母熊见到这个情景，头像斧子一样往地上撞，这是感激，我能看到它流出的眼泪。这回公平了，我想，搏斗吧，要不然你们走开，像陌生人那样。”

“熊不走，也不上来扑我们。这下我没办法了，我毁掉枪，表明伤不到你们，还要怎么样？再想，母熊是想为幼崽儿谋一点食物。为了让它们走，也为了我儿子，我闭着眼用刀把左小臂割断扔了过去。上帝啊！熊崽儿撕咬我的左臂，上面竟然还有我的手指。你们想不到后面的事情，母熊走过来舔我的伤口。它的带刺儿的舌头舔着上面的血，我闭着眼睛对熊说：吃掉我吧，但别伤害我的儿子。”

“可能我昏了过去，总之被母熊的吼声弄醒。它看着我，然后，疯一样奔跑，从悬崖扑下去。我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母熊自杀了。要知道动物从来不自杀，但熊妈妈从悬崖跳下去了。我胆战心惊地爬到悬崖边往下看，母熊躺



在一块石头上，嘴和鼻子冒血。它死了。”

德维用残臂抱着头，说了一大段话，保郎翻译不出来。我想问“后来呢？”没敢也没好意思问。

霍腾说：“告诉他们结局，德维。”

“结局就是，我们活到了今天。我儿子朱格去铁匠家取火镰，明天回来。”

“说熊。”霍腾提示。

“唉！我们吃了熊的肉，活了过来。我又趟着冰水给熊崽儿捞来很多鱼，它吃饱走了。熊妈妈（指标本）被我带回来。我的伤口被它舔过之后好了。”德维给熊的嘴边塞一支红河牌香烟，往它头上洒一些啤酒。

“这是哪一年？”我问。

“普京第三次到我们图瓦打猎那年。”

“2006年。”霍腾说。

之后，德维问：中国还有皇帝吗？长城上有酒馆吗？中国女人会生双胞胎吗？我一一作答，却不敢看墙上熊妈妈的眼睛。为了熊崽儿，它竟有那么大的勇气。

G 感悟心语 A N W U X I N Y U

考验爱的问题不是责任、忠诚，而是面对生死时你作出的选择。



金道钉



“你不反对的话”罗伯特·休举起手里的啤酒罐对我说，“再来两个。”

俄联邦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出售和饮用酒精饮料的时间是20：00—22：00，这在图瓦也不例外。

休，作为在图瓦定居的唯一的美国人，说他了解许多图瓦的故事。我花400卢布请他喝了六罐啤酒后，他开始透露故事。

“你知道，”这是休的开场白，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图瓦人讨厌俄国人，没办法，打不过他们。16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进攻西伯利亚。1581年9月10日，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人的乌合之众朝这里进发……”



休仰脖灌啤酒。他似乎做过特殊的喉部手术，几乎不咽，罐内454毫升就这么流入肚子。他善于记忆历史事件的时间。有人说休是个骗子，我看不出。讲述历史时，他的眼珠在眼眶里痛苦地搜索。

“再来两罐。”休示意服务员。

服务员摇摇头。

“到时间了。”休说，“总之，我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不需要礼物。你会看到一件神奇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你也许被允许伸手摸一摸。但是，绝对不许拍照。”

第二天，我坐上休的车，沿贝加尔湖向库切走。他的车如同一个摇滚乐队，似乎所有的螺丝都没拧紧，噼啪乱响，但不妨碍行驶。休的话几乎都是对车说的：“闭嘴！你这个倒霉的化油器。还有你，磨合器，你总是带头捣乱。我的车……闭嘴！手刹车……不是一个车，是图瓦人丢弃的日本二手垃圾，它们是一群罪犯。行了，后轴。告诉你，这部车会突然自动刹车，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样的事，过去我也没听过。”

就这样，在休对车的谩骂中，我们来到目的地——一个埃文基人住的撮罗子，它外表像一顶松树皮做的尖帽子。进入，树皮连着20公分的原木。里面约有10平方米，熊皮垫子上坐一位目光炯炯的老者。

休介绍：“这是92岁的雅库克·金。”

金上唇和下巴的胡须分为四撇，如螃蟹伸腿。他的眉毛像某一品种的狗那样浓地覆盖眼睛。我看他也就60岁，面色红润，手背的皮还不松弛。

“中国人来听故事了。金，讲吧。”

金捻自己的胡子，像从哪里寻找灵感。他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金。冬天出生。那天，一只孢子钻到这里，此后，我管这个孢子叫哥哥。这个摇篮（他吹上面的土）是我和我父亲出生后住过的地方。这个撮罗子，斯特罗加诺夫曾经来过，他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密友。我太爷的名字叫安加拉，以河为名。”



休向他讲一通图瓦语。

金说：“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1916年修好的，用了24年时间，全长7000公里。它破坏了我们的家园，带来了俄国人的骚味。所有人都知道，俄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堕落。”

休插话：“是的，我恨俄国人，但今天不说这个。中国人，你想听什么故事？天鹅和雪狼私通生下一只鹿，下雪的时候，智慧从人的脚底下传到脑子里……”

休打断，金不以为然，两人争辩。最后，金点点头。“中国人，这才是故事的开始。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完后，上面有一根道钉是纯金做的。沙皇亲自把它安在铁轨上，当当敲了两下，金道钉像长了腿一样钻进去，牢牢地固定在铁轨上。”

休鼓掌，向我夹眼，我也鼓了几下。

“后来，我们开始找这根金道钉。天啊，我们的祖先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根金道钉冻死在风雪里，饿死的更多。他们走过勒拿河流域、切尔斯基山脉、上扬斯克山脉、东西萨彦岭，还有阿尔泰山的西北段。穿过苔原，泰加针叶林和无数草原。后来，他们全死了。休，我说得对吗？”

休说：“金，他们确实死了。”

“我太爷安加拉也在找这根钉子。为此他娶了我太奶奶凯凯，她是茨岗人，会巫术。她说她生下来就知道金道钉在哪里。他们去了她说的地方后，凯凯说沙皇把它换了位置。当然，我太奶奶永远在撒谎，后来被蛇咬坏了左脚脚。安加拉在长生天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金道钉。”

金从身后拽过来一个狐狸皮包裹，掀开棉布、绸布和细纱，抓出金道钉。它半尺长，中指那么粗，递给我。

我其实快睡着了，猛然惊醒。西伯利亚大铁路唯一的、沙皇摸过的金道钉放在我手上，很重，无锈，铭刻俄文。我小心还给金，手上隐约有臭味。

“安加拉找到它后，迷路了，用它和楚瓦什人换了一匹马骑回家。回家再



用两匹马把金道钉换回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它吗？中国人。”

他自答：“它是这条铁路的心脏，我们找到它，在上面撒尿，用唾沫啐它，抹黑牛的血。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铁路就会完蛋，腐朽烂掉，因为它的心脏被玷污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有一个人被雷劈死。再后来，我们把它供奉起来，因为找不到它原来待的那个地方，除非安加拉复活，讲完了。”

我再看这个钉子，所谓历经沧桑。

我感谢金讲这个故事，休说：“付他300卢布。”

噢，是这样。看到了实物，也值。

过了两天，翻译保郎从贝加尔湖西岸回来，对我说：“收获太大了，我们见到了一根金道钉，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的故事和我听的差不多，金道钉怎么会有两个呢？离开图瓦前，歌手巴彦伯嘿嘿对我笑，说：

“钉子是你们中国的。”

“啊？”我吃一惊，“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他说：“森林里会讲故事的人休都认识。休向中国人定做了假金道钉，铅的外面镀金色，发给讲故事的人当道具，说故事的钱各分一半。这是休说的。”

他笑着，眼睛眯得也就一毫米宽，上下眼皮都是肉。他说：“中国人真巧，会做金道钉，刻上俄文字母，给中国人讲故事，哈哈……”巴彦伯笑得倚在床上的被子上，眼缝只剩十分之一毫米。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讽刺的永远不是故事，而是讲故事的人。



婚礼记



在炎热的六月，我身穿黑水獭皮滚边的海青缎面皮袍子，头戴高耸的羊羔皮帽，脖子上涂的香料令人晕眩。我满脸淌汗，端酒杯与陌生人对饮，向他们行鞠躬礼——这不是梦境，是去年的一场经历——身旁，是我的“新娘”阿季阿兰。我总算把她的名字记住了。

这个巨大的白帆布帐篷，能装50多人，没桌椅，熟肉堆在地面塑料布上。食用固体酒精勾兑的酒在饮马石槽里荡漾，随便取饮。

我的“婚礼”，实为阿季阿兰的婚礼，地点是俄国布利亚特共和国乡下的草原。

事情是这样的。为做一档电视节目，我们一行人围绕贝加尔湖，寻找蒙古



文化的遗音。昨天，于乌兰乌德市兵分两路，我和摄像师占布拉搭一辆卡车前往湖边的塔布。司机谢尔盖是俄罗斯小伙子，已经醉醺醺。车上，占布拉（兼翻译，而我约能听懂一点点布利亚特语）向司机炫耀中国的富裕：我们一幢楼比你们五幢楼叠起来还高（这里多为二三层楼），我们的电视有50个频道，我们吃肯德基都吃腻了，我们……我暗示占布拉换话题，他可能太想念祖国而滔滔不绝。终于，司机停车，绕过车头开右边车门，让我们下去。

我道歉并提出加钱，司机不屑，把20美元车费和国产清凉油扔地上，拽我们下车，说：“傲慢的中国人，你们有钱，但没有森林和正直的心灵。”

司机——带着正直的心灵把这辆吉斯牌卡车开向远方，我们像两个蚂蚁被丢弃在南西伯利亚。我痛斥占布拉的愚蠢，告诉他，中国人刚富几年？穷人刚富，显摆啥？该！可是，这条路还有车过吗？

“写遗书吧，在咱俩变成木乃伊之前。”我说。

占布拉以比蚊子还尖细的声音回答：“摄像机还在卡车上。”

该！还管什么摄像机，我想应该去寻找村庄。如果没村庄等着我们，就只有死亡等我们。我和占布拉的手机都没办国际漫游，联系不上剧组。该！

我从风中的气味判断西南方向应该是森林的边缘，果然走出了森林，用两个小时。占布拉提出休息，我说，你不断思考自己所犯罪孽就不累了。又走了一小时，遇见草场，绿汪汪的点缀鲜花，有没有人？占布拉说：“多美！要有摄像机就好了。”蠢货，还是不累。

走着，大脑和腿都麻木了，突然见到前面说的冒炊烟的大白帐篷，人们攒动，衣服鲜艳，像一场婚礼。

走近，我们伸出双手——人其实都有乞讨的本能——给我们吃的、喝的、睡觉的床铺吧！

人们端来矿泉水和洋葱抓饭。这时，一位威严的长者用手势阻止。长者蓄油亮的黑胡须，目光锐利，披一件阿富汗总理卡尔扎伊式的长袍，问了我们姓名、来干什么。然后告诉身边的人（名海日苏）带我去换衣服。



换衣服？吃饭或者说乞讨难道要换衣服？海日苏告诉我：呼伦贝尔（长者）说你相貌端方，有尊贵的“鲍尔吉”姓氏，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后代。他决定选你做他的女婿，今天的新郎。

啊？我问是不是玩笑，海日苏答不是。我又问：原来的新郎呢？他答：等他等了五六个小时，不等了。

不等了？难道这是看电影吗？我想了想，这是一场婚礼，并且是一次婚姻。谢绝？我的消化系统发出呐喊：不！不应该轻易说不，而说“耶！”

我换上华丽的新郎礼服，吃之喝之。“新娘”阿季阿兰恐怕只有十九岁，但已很丰满，眼梢嘴角都上翘，蛮美类型。她对我似乎很满意。在众人的怂恿下——俄国婚俗，大家喊“苦啊”，新人接吻——我和她接了二十多个吻。我成为“新郎”，把占布拉乐坏了。他给我梳头，不断往我嘴里塞口香糖。而我，手端镂空花纹的银酒杯，挨个儿看眼前纯朴的布利亚特蒙古人，他们眯着眼，面黝黑，眼睛带着笑意。他们祖先里面到达中国的人，被清朝皇帝赐名为“巴尔虎人”（虎旗军）。我在想，我已有妻，在中国；在此又得到一位比我女儿年龄还要小的媳妇儿，怎么办？这里的文化没有“怎么办”以及“以后怎么办”，纯朴和当下欢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曾问海日苏，我和新娘要入洞房吗？他答是的，生出很多孩子。难怪阿季阿兰对我眼波烁烁，那是对三个，不，六个孩子的期待。

别了，祖国的亲人，闲暇来布利亚特草原找我吧，带上中国的好东西给孩子们。好了，就这么办！我把心念刚转过来，又有事情发生——新郎出现了。猜猜他是谁？司机谢尔盖。

他换上一身新西装，与呼伦贝尔（我今天的岳父）阿季阿兰（我未进洞房的新娘）激烈争执。谢尔盖！是你把我们扔在森林，又因为酗酒迟到而失去新郎的资格，该！现在来抢我的新娘，呸！

人们静下来，谢尔盖阴沉沉走过来，说要和我决斗。呼伦贝尔、阿季阿兰和所有人都看我们俩，看不出他们希望谁赢，这是他们的文化。我想了想，



还是认输吧，能打过他吗？但内心的基因说不能说不。我，把袍子脱掉，表示开始。袍子、酒以及不知什么东西起了作用，总之奇迹发生。小时候我跟一个回民练过摔跤。此刻，我用手别子摔倒这个吃瘪新郎，又以“德和勒”再次把他摔倒下。人们雀跃，把新郎袍子披在我身上。

这一刻，我完全清醒了，发表演说让占布拉翻译：“在这个帐篷里，我远离了森林死神的召唤，得到你们美好的款待并荣幸地成了新郎。但我想念我的家，我要回家……来，祝福谢尔盖和阿季阿兰成为夫妻吧，生一百个孩子……”

原以为，我这番话会招来一顿殴打，不，是一片掌声，像敬重一位绅士。我把袍子披在谢尔盖肩上，把羊羔皮帽子扣在他的金发上，之后，我醉累交加，倒地不醒。

次日黎明，占布拉叫起我，我们登上谢尔盖的吉斯牌卡车。占布拉抱着摄像机赞美眼前的一切。谢尔盖表情甜蜜。上车前，阿季阿兰拉着我的袖子说：

“你才是我想得到的新郎，你还会来吗？”

我说：“可能不会来了。”

“别这么说，会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神奇。”

但愿如此。汽车向塔布开去。



我们用勇气面对死神，用力量面对挑战，
用爱面对爱。



灵魂潜入向日葵



晚上，橙色的云朵在总统府顶上气象峥嵘，映衬两面旗。左手是俄罗斯三色旗，右手是图瓦自治共和国黄蓝两色旗，象征河流的蓝色从黄土地流过，很实在。总统府巍峨高耸，四层。这是他们国最巍峨的楼。这里找不到挤压人的太高的楼，实在。

因为是总统府，我时不时看一眼。我手边还有一张照片：前景旅舍阳台，放一杯绿茶，我喝的；中景一排杨树，大叶杨；远景飘两面旗的总统府，国徽是一个蒙古人乘马飞奔。

晚上，总统府门前寥落，没哨兵。我一看就揪心，总统府怎么能没警卫



呢？结论是：总统下班了，所有职员都下班了，楼里没人。黑黝黝的总统府，偌大的图瓦国只有我用一双眼睛为它守卫。

平常，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一看就是山区的牧民，慢腾腾走进总统府，倾诉，也有问天气和寻找走失牲畜的，很家居。旅舍服务员说，总统爱到百货大楼溜达，背手看各类商品。另一个服务员说，头几天，总统坐在列宁广场的长椅上吃冰棍，一位国民说总统穿的西服不讲究。总统不高兴，请四五位过路人品评，大家说西服好，扣子也好。总统赞扬了每个人。这是现任总统，前任总统打猎从马上摔下，带着重伤走入天国。

早上9点起，一个礼兵在总统府门前廊柱间漫步，肩扛一杆步枪。用望远镜看，枪托雕刻花纹，枪管缠绕紫色的牵牛花，很可爱。礼兵制服袖口和下摆绣的是蒙古人喜欢的云子图案。图瓦人家供奉成吉思汗。礼兵右手把枪，步履如蒙古牧民一样蹒跚，像参加婚礼，很家居。这时，他立定敬礼。可能是总统来了，我挪移望远镜寻看，没人。对面是歌剧院，中间的广场有放转经筒的亭子。没人呀？礼兵还在敬礼，抬下颏。向谁敬礼？他练习敬礼？不对。礼兵怎么会总统府前练习敬礼？礼毕。礼兵接着扛枪溜达，偶以手指捻腮旁胡须。他又敬礼，刚才向南，现在向北。哪里有人？柱子、台阶和空荡荡的广场。他会不会向蚂蚁敬礼？我调整望远镜看地上。一只黄猫走过，半拉脸和高翘的尾巴是白色。它从南往北走，脚步轻佻，没搭理礼兵。

哎，这个事太蹊跷了。我跟同伴讲，他们说那不可能，总统府礼兵怎么会向猫敬礼，这种说法对人家不尊重。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广场。

我坐在列宁塑像下的长椅上，等猫。

猫来了，白尾巴黄猫，领四五只扈从，黑的、灰的，它们由北边叶尼塞河边往南漫步。猫漫不经心地走上总统府的台阶，嗅嗅地下的树叶，用爪子拨动。

礼兵没反应，不知是不是昨天那人。可能每个礼兵对猫的态度都不一样。



礼兵向南面踱步，眉眼因阳光照射而蹙紧。他转身见到猫的队伍，立定敬礼，对着它们屁股，目送远行，礼毕。正是昨天的礼兵，腮边卷须。

我心里喜悦，冒出一个念头：图瓦人是崇猫的民族。马上觉出不确切，广场上的行人对猫均熟视无睹。抑或图瓦军队是崇猫的军队？不可靠。我抑制不住这份好奇心，向礼兵走去。我知道对执勤的士兵不能搭讪甚至不可接近，况总统府乎？试一试。我带着笑容，拾阶走近礼兵，敬礼，他微微点头还礼。我问他懂不懂蒙古语，他说刚好懂一点，家乡是图瓦南部靠近蒙古国的地方叫恰尔基。我指远去的猫群——为什么敬礼？

他说，因为猫有灵魂——“孙思贴”。

灵魂？当然应该相信猫有灵魂。骆驼、马和燕子也可被赋予灵魂，为什么向猫敬礼呢？

礼兵说——向大官、首领、老爷，向他们致敬。

我说“喵”？

他说是的，“喵”正是大官、首领、老爷。

没法唠了。语言混乱让通天巴别塔出现官僚主义烂尾楼，更别说猫的事了。我灵光一动，问：死去的总统灵魂附在猫身上？

对！礼兵握住我的手，正是这样。

噢。我心满意足，向他敬个礼，又感冒失，他并不是附体总统灵魂的猫。刚才我们俩不断用敬礼这个手势谈论猫。

这件事告知同伴后，他们说编造。有人对自己理解不了的事都不相信，我不想为他们启智，蒙昧更适于他们。

第二天晨跑，马路上有人喊我。是喊我吗？这里的警察说过，图瓦人午夜开始喝酒，早上才醉。我嗖嗖跑之，然而，拐过几个街口，他出现在我面前。不用怕，图瓦人都很善良。最多——醉汉向你讨要十卢布喝酒。这个人张臂拦住我，我把运动裤兜翻出来，没钱。他摇头，对地面敬礼。嗨，是礼兵。他穿一件灰夹克，没看出来，再说他也没扛枪。



他说他叫宁布——图瓦人信喇嘛教，好多人取藏语名字。宁布领我去看猫，到附近。

我身上汗湿，还是跟他走了。穿过两条街，人们都在睡觉，图瓦人清早不起床。宁布背一个羊皮口袋，系口。我用手捅一下，液体。宁布说，他看出我是一个和猫有渊源的人。也算是，我妈爱养猫。他说，去世这位总统养了一群流浪猫，管它们叫“灵目国民”。他死后，总统遗孀到乡下住，猫散伙了，四处游荡。

我问：你怎么得知他附灵于猫呢？

宁布不管我问话，按自己的思路说：猫想念总统，月圆之夜在屋顶嗥叫。今年牛蒡草比去年多，你看路边。总统喂猫牛奶，他认为每个猫前生都是艺术家，并且更喜欢喝羊奶。总统呼麦唱得好呢。小孩子死去了，总统会流眼泪。他是德国的博士，但没有孩子。他养了五十个猫，每个星期三给一个猫过生日，给猫带那种帽子。这个俄罗斯老太太的儿子醉酒淹死了，她每天早上在这里等儿子。总统送给我一个指甲刀，韩国的，这么宽。原来这里是俄国兵营，撤了。可是总统死了，猫离开了他的房子，也没人给猫过生日。后来，我站岗，下午两点钟天突然黑了，乌云像树那么低。一个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照亮地面，总统在广场孤零零地站着，看见我，他一转身跑了，四脚着地，尾巴是白的。你明白了吧？

没等我说明白，宁布说到了。两扇灰色铁皮门，门环用柳条系着。打开，空场堆着无数废骨头（不废的骨头堆不到这儿）。上面趴着一群猫，纷纷跳下





来。宁布把皮囊放下，对着两米长的铁槽倒下去，牛奶。小猫们粉薄的舌头飞快飞舔。宁布掏出花生米大的奶球喂那个黄猫。宁布抚摸它的毛，说：总统的灵魂不在它身上了。

我问宁布：它经常去总统府吗？还有别人知道它是总统附灵吗？宁布把手臂横着劈过去：信，就信了，没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总统，也许是副总统，也许是副部长，有什么区别吗？他用细长的突厥式的眼睛看我。

我只是问问，图瓦是俄联邦六十多个结合体之一。它的政体是共和国，首长叫总统。这里的人信喇嘛教，同时信萨满教，相信天人合一。宁布又说，我觉得总统把灵魂转移到向日葵上面了，你看到没有？那只猫的眼没有灵气了。你知道向日葵吗？

我说知道一点。

他拎着空瘪的皮囊，领我向叶尼塞河边走去，经过一个二战烈士塔。河边，一片向日葵垂着沉重的头颅，它们躯干的白芒还挂着露水。向日葵像路灯，像花洒，像厨娘一样低头沉思。

宁布说了一通图瓦语，用蒙古语翻译给我：总统啊，你的灵魂藏在哪棵向日葵上，就让它抬起头看看我吧，我是宁布。

宁布坐下来，双手抱膝等待。我也坐下，等待某一个向日葵慢慢抬起沉重的脸盘子看我们。葵花的花蕊大多脱落了，用手一拂，将露出挤在一起的葵花籽，像排字工人的字盘。有的花盘垂得比枝干都低。一棵小向日葵站在队伍里，身材只有它们一半高。它的脸就是脸，不为结籽，新鲜光润。唇形的花瓣





整齐地张扬，像儿童混在成人逃荒的队伍里。我指着小向日葵问宁布：会不会是那棵？宁布走过去，单腿跪下，用手指摸它的花蕊和花瓣，站起转到它后面查看，掐一块叶子捻碎在鼻下闻闻，说：最有可能的了。然后他与它对视。

这场景，别人看了也许觉得他们好笑，但我喜欢宁布“离奇”念头后面的认真。人为什么不可以有灵魂？灵魂为什么不可以附着于向日葵身上？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有这种毫无功利的念头。图瓦国家很小，很家居，人民善良。

宁布用双手的食指拇指拉住小向日葵的叶子，用图瓦语悄悄说什么。他后背汗渍，鞋带乱成了一团。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一个民族的性格是这片土地给的，一个国家的性格是历史给的，一个人的性格是信仰给的。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这个词现成、概括、绝对。“美丽”——可以形容女人又可以形容景色，好像不应该。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出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是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象，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



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个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会这个看一眼她，做一会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苜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怦怦”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





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地跑远了。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撒落在青石上。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美丽的爱情并不是只发生在王子和公主身上，只要有花的地方就有爱情。



谁是天堂里的人



“白嘎力”是蒙古语，“自然”之意。转音成为“贝加尔”。如果你问这里的俄国人，贝加尔湖是什么意思？他耸肩，说不知道，这是蒙古语。我们包面包车沿偌大的湖畔巡游，寻找拍摄与蒙古血缘有关的原住民。车从下安加尔斯克向南行驶，到达名叫“海日斯”（也是蒙古语）的小城，刘翻译得了喉炎，说不出话，准备在当地再找一个翻译。

路上，旅伴中多了两个女人，她们是中国商人，搭车去乌兰乌德。两人四十五六岁，东北人，一姓佟，一姓关。她们上车把袋子里的香肠、啤酒翻出来，一人塞一份，豪爽。



翻译找到了，是俄罗斯小伙儿。他远远走来，双腿矫健，胸膛平展。一顶鸭舌帽压在泡沫式的卷发上，卷发下有一双热辣的眼睛。

“我叫亮亮，”他用汉语说，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压在左胸，“我爱中国。”

大家拍巴掌。

亮亮——他叫列昂诺夫，“列”和“昂”汉语拼成亮——笑的时候，铲形门齿的缝上紧下松，像个“人”字。他21岁，自称游遍中国，掰指头计算“上海、昆明、杭州、长春，还不算沈阳。”

为什么“还不算沈阳呢”？逗。

亮亮在我们的采访中做得很差，他懂中文的万分之一，限于吃喝拉撒，将就吧。他爱中国爱得痴迷，说“天堂就在中国”。问他喜欢中国什么？楼盘、饮食、风景？亮亮含笑不语，用牙齿咬指甲。

佟说：“喜欢中国姑娘吧？”

他竟跳起来，双掌相击，说：“姑——娘昂，这个词就好听。”少顷，发觉自己失态，坐下，手放膝上。

亮亮面对我们时满面羡慕，这样的表情在俄国很少见到。他说：“中文太了不起了，把一样的音节放在一起当名字，兰兰、娟娟、丽丽，太神奇了。”他闭上眼睛。

“都是你情人吧？”关说。

“没有。”亮亮脸红了，“中国姑娘看不起我，我穷。中国人有钱。”

“哪儿啊？你要在中国，大姑娘都得把你围着吃喽，你体形多酷。”说着，佟和关相视大笑。

“尤拉，”亮亮给我起的俄文名叫尤拉。“‘吃了’是什么意思？”

他看不出这两个女人的调戏。“吃”代表对男色的贪婪，与食物无关。我说：“爱你。”

爱，在外国人理解中含有信任、友善、倾慕等含义。亮亮“呼”地张臂拥



抱关商人。关虽胖，却敏捷，她“嗖”地跳起搂住亮亮脖子，脚离地，胸脯紧贴，时长一分钟。亮亮弯腰把关放下，关红光满面。

刘翻译这时能说点话，她私下告诉我，亮亮是孤儿，住姨妈家，姨妈瘫痪。我想起早上他到饭店用浴室的热水冲一杯速溶咖啡当早餐。我们请他吃面包，他指自己肚子说“吃不下了”。工作餐，他很慢地吃自己那份儿，不多要。

车上，亮亮看窗外边景物的时候，面严肃，不是21岁的神情。俄罗斯老人常有这种表情，像一块被海风劲吹的岩石，嘴抿紧，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剧组有几个人喝多了，后半夜去舞厅。西伯利亚少有这么晚打烊的舞厅。他们回来说，看见亮亮跟几个女人跳舞，女人看上去很富也很老。

刘翻译说：“不是什么好事儿，挣钱呗。”

佟和关听了很活泼，“亮亮厉害呀！这体格不挣点钱都白瞎了。咱们也请他跳。”

我问亮亮陪舞的事儿，他低头，用鞋踢石子。“尤拉，我知道你会瞧不起我，我只是挣一点小费，给姨妈买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尤拉，你这种脸型在我的家乡会受到尊敬，叫‘正直的脸’，不撒谎，棱角分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去一个渔村。车上，佟和关唧唧喳喳地兴奋。虽然佟的肉长满了身体的凹处，像塔糖，眼睛不闲着，像撒传单一样四处丢眼风。关的脸宽而平，像被狗熊一屁股坐扁又腾起来的，上涂脂粉。她们纷说，我听明白一点，亮亮昨晚跟她们在一起跳舞喝酒。说着，用大小眼瞟亮亮。

亮亮眼神空洞地看窗外，像不认识她们。摄像师说：“亮亮，你今天这件T恤真漂亮。”

亮亮咧嘴乐，“杭州买的，正宗中国名牌。”

摄像懂这个，“不对，假货。”

亮亮把衣服脱下来，气恼地说：“怎么是假货？你看吧！”

摄像从衣服内领找出“越南制造”的英文标签给他看。



亮亮真是悲愤，这么热爱中国的人竟穿上了越南货，花费200元人民币。他卷起T恤从车窗扔出，飘落在田野，身上只剩下黑挎栏背心。

佟和关坐在车后，说亮亮身态凸凹有致，能看出肌肉群的层次。佟说：“跟古希腊大卫差不多。”

关说：“多一身衣裳。”

佟说：“昨晚是真大卫。”

关说：“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

亮亮听得懂，假装听不懂。外国人假装的方法是沉默。

我们在渔村录完节目，有人推销鱼骨头做的镶嵌画。佟突然喊：“我钱没了！”

别人说你好好找，没外人，丢不了。

佟低头翻兜，把兜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出来，摊开卢布。“一千卢布，没了，我就这么一张。”她想了想，手指亮亮：“你偷的！”

亮亮无辜地摊开手。

“就你！”佟的脸变紫，“你昨晚偷的。你一个卖身的臭鸭子，得了钱还带偷。交不交？不交我叫警察。”

亮亮背过身，站得离我们很远。

叫警察，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到麻烦，没收护照（我们护照有一点问题），用钱赎。

我示意大家安静，走过去跟他说：“亮亮，诚实地看着我。清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偷了没有？”

“尤拉，”他眼神困惑，“我没有。”

我示意他别说话，掏出我自己的一千卢布，转身交佟。“他还你了，你消消火。”

佟拿卢布对太阳照照，“想要老娘，没那么容易。”

这一天大家都不太愉快。傍晚，我们去乌兰乌德，亮亮来道别。他竟然若



无其事，露着“人”字形门齿，和每一个人拥抱，包括关、佟，她们俩嘻嘻哈哈跟亮亮说笑。

到我这儿，亮亮问：“尤拉，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会高兴呢？巴不得离开这儿。

亮亮说：“我知道你正直，你有权利不断发脾气，但我像你一样诚实。”他把一个银制圣母像塞我手上。“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值六百卢布，送给你。”

车走远了，佟转过头对我说：“大哥，不好意思，那一千卢布我找到了，塞裤衩兜给忘了。这一千卢布还你，他们说是你垫的。”

我接过钱：“你冤枉亮亮了。”

“也不叫冤枉，弄错了。谁没出错的时候？”

“刚才你没向他道歉。”

“一个妓男，我向他道歉？你还挺较真儿的。”

我心头火蓦地上来，让司机停车，说：“你们俩下去！”

“这哪儿啊？让我们下去？中国人对中国人哪能这样？”

我把她们的东西扔了下去。车下，她们隔着玻璃窗掐腰骂我。

这是列昂诺夫——亮亮的故事。我想起他说的话：“天堂就在中国。”

天堂是个好地方，可是谁是天堂里的人呢？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生活的艰辛让我们变得麻木，但是我们至少要保留诚实。



他乡月色



我越来越想念图瓦，三年前在图瓦我就想到会想它。

国宾馆是一座安静的三层小楼，靠近大街。大街上白天只有树——叶子背面灰色的白杨树，晚上才有人走动。人们到宾馆东边的地下室酒吧喝酒。我坐在宾馆的阳台下，看夕阳谢幕。澄澈的天幕下，杨树被余晖染成了红色。你想想，那么多的叶子在风中翻卷手掌，像玩一个游戏，这些手掌竟是红的，我有些震撼。大自然不知会在什么时候显露一些秘密。记得我在阳台放了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玻璃杯里的叶子碧绿，升降无由，和翻卷的红树叶对映，万红丛



中一点绿，神秘极了。塞尚可能受过这样红与绿的刺激，他的画离不开红绿，连他老婆的画像也是，脸上有红有绿。

图瓦的绿色不多，树少。红色来自太阳，广阔无边的是黄色，土的颜色。有人把它译为“土瓦”。我年轻时听过一首曲子，叫《土库曼的月亮》，越听越想听。后来看地图，这个地方写为“图库曼”，就不怎么想听了。土库曼的月亮和图库曼的月亮怎么会一样？前者更有生活。象形字有一种气味，如苍山、碧海，味道不一样。徐志摩一辈所译的外国地名——翡冷翠、枫丹白露，都以字胜。

图瓦而不是土瓦的月亮半夜升了上来，我在阳台上看到它的时候，酒吧里的年轻人从酒吧钻出来散落到大街上，在每一棵杨树下面唱歌。小伙子唱，姑娘倚着树身听，音量很弱。真正的情歌可以在枕边唱，而不是像帕瓦罗蒂那般鼓腹而鸣，拎一角白帕。我数唱歌的人，一对、两对……十五对，每一棵树边上都有一个小伙子对姑娘唱歌。小伙子手里拿着750毫升的铝制啤酒罐。俄联邦法律规定，餐馆酒吧在22:30之后禁止出售酒类。而这儿，还有乌兰乌德、阿巴干，年轻人拿一瓶啤酒于大街上站而不饮乃为时尚，像中国款爷颈箍金链一样。

图瓦之月——我称为瓦月——像八成熟的鸡蛋黄那样发红，不孤僻不忧郁，关照这些人。它在总统府上方不高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总统府三层楼，瓦月正当六层的位置。所以得出总统府不往高里盖的道理。

书说，人在异乡见月，最易起思乡心。刚到沈阳的时候，我想我妈。见月之高、之远不可及更加催生归心。而月亮之黄，让人生颓废情绪，越发想家。我从沈阳出发到外地，想老婆孩子。而到了图瓦，一个俄联邦的自治共和国，我觉得我之思念不在我妈和老婆孩子身上，她们显得太小。所想者是全体中国人民。我知道这样说有人笑话，我也有些难为情，但心里真是这样子。虽说中国人民中，我所相识者区区不过几百人，其绝大多数我永世认识不到，怎么能说“想念广大中国人民”呢？而我想的确实就这么多。比如说，在北京站出口



看到的黑压压的那些人（不知他们现在去了哪里），还比如，小学开运动会见到的人、看露天电影看到的人、操场上的士兵、超市推金属购物车的人。我想他们，是离开了他们。在图瓦见不到那么多的人，也显出人的珍贵。早上，大街尽头走来一个人，你盼望着，等待着这个人走近，看他是什么人。但他并不因此快走，仍然很慢。到跟前，他一脸纯朴的微笑。

在图瓦，验证了人有前生一说，至少验证了我有前生。大街上，迎面遇到随便什么人，你得到的都是真诚质朴的笑容，像早（前生）就认识你、熟悉你，你不就是谁嘛。图瓦人迎面走来，全睛看你，突厥式的大脸盘子盛满笑意，每一条皱纹里都不藏奸诈。我像一个没吃饱饭的人吃撑着着了，想他们凭什么跟我微笑呢？笑在中国，特别在陌生人之间是稀缺品，没人向别人笑。而向你笑的人（熟人）的笑里面，有一半是假笑，和假烟假酒假奶粉一样。笑虽不花钱，却也有人不愿你真笑。跟我社会地位低也有关。从美术美容观点看，假笑是最难看的表情，如丑化自我。纯朴的笑有真金白银。笑，实为一种美德。

我没想明白图瓦人为什么对人真诚微笑。而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不诚实以及各种各样迷惑人的花招。中国人到这里一下子适应不了，像高原的人到低海拔地区缺氧了。这里没有坑蒙拐骗，人的话语简单，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让来自花招之地的人目瞪口呆，有劲使不上。图瓦人的笑容，展露的实为他们的心地。

总统府上空的月亮像带着笑意，俯视列宁广场。广场上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下楼去广场，看月亮笑什么。

列宁广场在克孜勒市中心。塑像立北面，身后山麓有白石砌就的六字箴言，字大，从城市哪个角度都看得清。广场西面歌剧院。东面总统府。该府连卫士都没有，农牧民和猎人随便出入。总统常常背着手在百货公司溜达。广场中立中国庙宇风格的彩亭，描金画红。里面是一座巨大的转经筒，从印度运来，里面装五种粮食，一千多斤重。这些景色到了夜里跟白天不一样，所有的



东西披上一层白纱，边角变得柔和，夜空越显其深邃，而瓦月距总统府上空其实很远，在山的后方。

广场上有两三个转经筒的人，有人坐在长椅上，有人缓缓地散步。他们在和我相遇的时候虽露笑容，但更庄重。他们的人民到夜里变得庄重了。我们的人民晚上似更活泼。我想到，图瓦人虽把纯朴的笑容送给你，像满抱的鲜花，他们其实是庄重的。面对天空、大地、河流、粮食和宗教，他们生活得小心翼翼，似乎什么都不去碰。农民除了种地时碰土地，剩下的什么都不碰，包括地上的落叶也不去扫。人在这里安分守己并十分满足。看图瓦人的表情，他们像想着遥远的事情，譬如来生。又像什么都没想，脸上因此而宁静。这种表情仿佛从孩童时代起就没变化过（他们小孩就这表情），更未因为衣服、地位、年龄和GDP而变化，只是成年人成年了，老人老了，表情都像孩子。再看月亮，我刚才在国宾馆看到的月亮像它的侧面，在广场看到的还是它侧面，这是下弦月。看它正面除非上火星看去。

脚踩广场的月色上，没发出特殊的声音，月色也没因此减少（沾鞋底上）。月色入深，广场像一个奶油色的盒子。人都回家了，只有一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慢慢走，这是我和我的影子。

G 感悟心语

ANWUXINYU

远离故土最思的不是亲人，不是家人，而是那片土地的生气。